海燕

郑振铎

·中国现代散文名家名作原版库·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郑振铎

·中国现代散文名家名作原版库

海燕

据新中国书局一九三二年再版排印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序

近年，散文颇有些热闹的味道了。

论理，在小说、诗歌擅胜一时之后，散文也不该再如以往那么冷清了。但，与小说、诗歌不同，散文的热闹不是时下之风，而是炒卖四十年前的历史存货，这是个值得探讨的现象。

五四以后，中国的文学界发生了革命。就艺术形式而言，西洋的小说、诗歌、话剧，横向地移植到中国，取代了章回、格律和以歌唱为主的旧有模式，虽然唱的最高境界是说，也足够令人尴尬的了。而散文则不，固然，异域的观念也曾经发生过位移，其结果却不是简单的替换，而是与本国的传统相糅和，出品了优质的再生产品，不象前三个文学门类那样，要经历那样一个蹒跚的学步过程，至今仍免不了模仿的痕迹。因此，鲁迅评价新文学运动说，散文的成绩最为辉煌，超过了其时的小说、新诗、话剧的成就。鲁迅的评价是准确的。时至今日，说到那一时代的散文名家，我们也可以毫不费力地数出三十位而感到还有遗漏。有这些作家中，有些人兼搞别样，今天看来已然品位不高，应该淡忘的了，而他们的散文作品却时时被人们所记诵，从这一点说，散文的艺术生命，似乎比小说、戏剧、诗歌还可以更为长久地保存下来。因为，同其它文学门类不同，散文是最能透射出作家的学识、情趣、操守、情感、人格的，从而也

就最容易相互勾通。可惜，五四以来形成的这个优秀传统，四十年间发生了断层，至今还没有完全弥合。相形之下，时下的文章，未免做作，仿佛是裱出来的，丢进洗衣机，一洗，全是糨糊，这样的东西写多了，自己也难免糊涂，接受主体又如何能够喜欢？及至轮到散文好不容易热一回，却拿不出自己的货色，只有向历史讨教，这当然是前辈的光彩。

但是，这并不意味，五四以来的散文已然尽善尽美，发展到极至，无可超越的了。众所皆知，中国的散文历史悠久，倘若从甲骨与青铜算起，是应该比韵语还要长久的。在传统的散文观念里，小说除外，经、史、子、集中的文章都可以冠以散文的。五四以后，有一种将散文精确化的倾向，一方面，增重了它的文学色彩，另一方面又将其软化，散文似乎只余下叙事与抒情的功能，而且三十年代后，又似乎只有抒情体裁被视为散文的正宗，这就免不了格局狭隘，丧失了本应属于自己的园地且少活力了。〔一〕其实，散文是大可以随便的，生活有多么丰富，散文也就应该有多么丰富。当然，在那时，也仍有不少散文的名家，恪守旧道，捡到篮里便是菜，不受什么框架的束缚，而不惮于无所不包，难免会让今天的散文作家惊诧，甚或以为不足道哉。

但是，上面的话，并没有抹煞的意思，而目的那一时期的散文成绩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今天还有那么多的热心读者，还有那么多的选家纷纷登场便是一个例证。于是也就产生我们的酝酿与构思。这就牵扯到选篇与选书的优劣比较了。应该说，这二者是各有千秋的，

〔一〕这个问题仍在争论，现在又似乎有大散文观复潮的趋势。本书库采取的还是约定俗成的准则。

不能够相互替代。关于选篇的优点，这里不去讲它，对于后者，或许更能够客观地展示作家与作品的原有风貌，从而也就避免了选家们的某些偏颇。另一方面，这些原作，久已不流传了，在一般的图书馆里也难以见到，且有上升为「文物」的趋势，如果将其中的一些精品排印出版，〔一〕窃以为不仅对于读者，即使对于当代的散文作家与研究家（原本大概也读得不多）是应该不仅可以感悟到其中的文学氛围，也还可以领略一些版本价值。俗话说，隔日如新，在历史尘封了多年之后，一旦面世，这些名家的原版作品，当会引起纷纭的新鲜之感罢。

准此，我们选辑了鲁迅、周作人、朱自清、俞平伯、郁达夫、丰子恺、叶绍钧、冰心、郭沫若、茅盾、胡适、徐志摩、林语堂、梁实秋、许地山、郑振铎、夏丏尊、钟敬文、沈从文、梁遇春、施蛰存、巴金、阿英、陈西滢、朱湘、陆蠡、张爱玲、李广田、何其芳、苏雪林等三十位名家的代表作品。这样，五四以来的散文名篇大体上也就罗致在内了。读那时的散文，是时时感到一种繁星丽天的愉悦的。如果有可能，我还是愿意把这项工作进行下去的，这或者为贤者所鄙，以为不足道。其实，选家的劳动应该是一种切切实实的津梁性的工作，自有价值。当然，这些话也依然会被讥为秋虫吊月，偎栏自热的了。这自可不必去计较。但选家也真有时困惑，所谓砖儿何厚？瓦儿何薄？跑掉的鱼是大的，这就需要致谦而有待于提高眼光的精审。同时需要申明的是，在本书库的编选过程中，得到了顾志诚、奚跃华、黄亚昌等先生的热诚支持，是要郑重感谢的。

〔一〕据较好的原版本排印，只是将繁体字改为简化字，以适应目前读者的需求。

孔老夫子说：「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倘若我们的工作能够鉴往知来，对于中国当代的散文发展有所推动而不是「美女入室」，我们也就满足了。

王　彬

92.12.20

书目

1. 鲁　迅：《朝华夕拾》
2. 周作人：《雨天的书》
3. 夏丐尊：《平屋杂文》
4. 胡　适：《四十自述》
5. 郭沫若：《山中杂记》
6. 许地山：《空山灵雨》
7. 叶绍钧：《未厌居习作》
8. 林语堂：《有不为斋文集》
9. 徐志摩：《巴黎的鳞爪》
10. 郁达夫：《闲书》
11. 陈西滢：《西滢闲话》
12. 茅　盾：《见闻杂记》
13. 朱自清：《背影》

14. 郑振铎：《海燕》
15. 丰子恺：《车厢社会》
16. 阿　英：《夜航集》
17. 俞平伯：《燕知草》
18. 冰　心：《寄小读者》
19. 苏雪林：《绿天》
20. 梁实秋：《雅舍小品》
21. 沈从文：《湘行散记》
22. 钟敬文：《西湖漫拾》
23. 朱　湘：《中书集》
24. 巴　金：《海行杂记》、
25. 施蛰存：《待旦集》
26. 梁遇春：《泪与笑》
27. 李广田：《画廊集》
28. 陆　蠡：《囚绿记》
29. 何其芳：《画梦录》
30. 张爱玲：《流言》

目录

出版说明

郑振铎(1898—1958)，原籍福建省长乐县，生于浙江省永嘉县。笔名西谛、CT、郭源新等。

郑振铎是五四以来的重要学者，兼写散文。主要有《海燕》、《山中杂记》、《蛰居散记》等。

郑振铎的散文，大都是忙中写就，故而朴实、真率、自然，不假雕饰，有质胜于文之感。但他的散文，如《海燕》、《黄昏的观前街》，也自有风彩，耐人咀嚼回味。郁达夫评述他的散文：「按理而论，学者是该不会写文章的，但他的散文，却也富有细腻的风光。且取他叙别离之苦的文字，来和冰心的一比，就可以见得一个是男性的，一个是女性的了。」

谴责小说

大家似乎都以异样的怀疑的眼光去看小说家。「某人是做小说的」说这句话的人，对于这一位小说家至少总有些鄙夷他而又惊怕他的情绪。大家都以为小说家是一位侦探，似欲侦探人家的阴事而写之于纸上的，是一位轻薄的无赖，常以宣布人家闺阁中事及某某人的秘密，为唯一的任务的，是一位刻毒的下流人，常以造作有伤道德名誉的事，隐约的笔之于书的。当小说家静听人谈话时，或眼光射到某处时，大家便以为是在搜寻他的小说材料。于是大部分的人，对于小说家都抱敬而远之的态度，都具有一种鄙夷他而又惊怕他的情绪。

为什么大家对于小说家会有这样的一种异样的态度呢，为什么他们会如此误会我们的小说家呢？

这有一个大原因在。

大家之所以看不起小说家，对小说家起这种误会，其责任的一大部分，应该由近数十年来在那里做流行一时的「谴责小说」的人担负。

原来我们中国人的做小说，一向很喜欢用真实的人物为书中的人物。所谓「演义」自然是以历史上的人物为书中的人物。其余小说，如今古奇观一类的东西，也有一部分是以当时盛传的实事为他们的题材的。儒林外史中所写的人物，差不多个个都是真的人，杜少卿慎卿就

是作者及他的哥哥，庄徵君就是程绵庄，马纯上就是冯萃中，牛布衣就是朱草衣，权勿用就是是镜，其他诸人物也都可考。品花宝鉴是叙毕秋帆袁子才蒋苕生张船山诸人的，花月痕亦有人谓是叙李次青左宗棠诸人的。因此读小说的人，养成了每欲探按书中某某人物的背后是某某人的习惯。除了几十部历史小说，如北宋杨家将粉妆楼等，以及其他性质的小说，如包公案镜花缘西游记之类外，差不多没有一部小说不被读者如此的猜索着的。金瓶梅中的西门庆，有人猜以为是严世蕃。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有人猜以为是纳兰容若，有人猜以为是清世祖，又有人猜以为是某一个人。其他林黛玉，薛宝钗，以至袭人，晴雯，也以为各暗指一个人。总之，由我们的读者看来，大部分的小说都是有所为而作的，都是以笔墨报仇的，不是谴责时人，便是嘲骂时人。其中的人物，大多数都是有所指的，都是实有其人的。到了近来，「谴责小说」的作者日益多，这种小说日益风行，于是益证实我们的读者的「小说中人物都是有所指的」这个主张的正确。

「谴责小说」大约是始于南亭亭长的「官场现形记」一书罢。此书之出，正当我们厌倦腐败的官僚政治，嫉恶当代的贪庸官吏之时。南亭亭长的严厉的责备，与痛快的揭发他们的丑恶，叙写他们的「暮夜乞怜，白昼骄人」之状，使时人的郁闷的情绪为之一舒，如在炎暑口渴之际，饮进了一杯凉的甜水，大家都觉得痛快爽畅。于是这一部书便大为流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及什么新官场现形记续官场现形记之类，都陆续的出来了。留东外史也为此着而出现，益张「谴责小说」的旗帜。这个时候，小说真成了谴责的工具，小说家真成为人家隐事的侦探者与揭发者了。其流风至于今而未衰。什么人间地狱黑暗上海，什么上海水浒等等，都是以真

实的人物，以遣责的态度，为他们的叙写的态度的。于是大家对于所谓「小说家」便有一种异感，以他们为侦探，为轻薄的无赖，为好揭发或造作人的阴事的下流人。

这种的「遣责小说」，可算为伟大的或上等的小说么？这种的小说家可算为伟大的或可崇敬的小说家么？以我想，决不能的。

我们要知道，小说的重要任务，本不在于揭发或布露人间的黑幕——至于揭发某某人的阴事，更是「自桧以下」的无聊而且卑下的举动了。小说家的态度，本不当为冷笑的，遣责的，嘲骂的。小说家要叙写实事，要以真实的人物为他们的人物，本也无妨。然以冷笑的，谴责的，嘲骂的态度对于他的人物，却是决不可的。以揭发或布露某某人的阴私为目的，却更是万万不可以有的举动。这种举动，使小说的尊严，被污辱了，使尊荣的可爱的小说家，被人看得卑贱了。什么时候这种小说可以绝迹，什么时候我们的尊荣可爱的小说家便可以被大家以亲切的面目，崇敬的态度相待了，小说的尊严，便也可以恢复了。

「那末」有人问，「小说的重要任务，该是什么呢？小说家的态度该是怎样的呢？」

把永在的忧郁与喜悦，把永在的恋爱与同情，写在小说中，使人喜，使人悲，使人如躬历其境，又且句句话是他们自己所欲说而未说，而不能说的。人的同情心因而扩大，人的劳苦，郁闷，牺牲，自己所未能告诉的，作者已为他告诉出，叙写出了。他给读者以理想的世界，以希望的火星，他把他自己的热情，自己的心脏，都捧献出，他有时表满腔的同情于他所创造的人物，有时完全以旁观的态度对待他。但止于旁观而已，却并不再进的谴责他，冷笑他，嘲骂他，柴霍甫写他的一个可爱的人，原想把她写得坏的，给果却把她写得异常的可赞颂，异常的可

爱，西万提司写吉诃德先生粗看之，好像他是在嘲笑他，看到后来，却什么人也会为这个愚而诚的武士所感动了。狄更司的贼史，写犹太人法金那样的可恶可恨，他的滑稽外史，写英国某乡的教师那样的残忍下流，然他对他们所持的态度仍是极严肃的，不谴责，也不嘲骂。小说的任务便是如此，小说家的态度，便是如此。

没有一部伟大的上等的小说是专以揭发人的隐事，人间的黑幕为他的目的的。没有一个伟大的上流的小说家是持冷笑的，嘲骂的态度来叙写他的人物的。

「然而」，又有人为谴责小说辩护，「他们对于社会上的恶人，不是也可以给些惩戒么？」

不能的。小说本不是惩戒恶人的工具，恶人也未必因被写入小说而知所顾忌，我们中国的人本来有喜谈人隐事的习惯，本是最没有同情心的，对一切人，对一切事，都冷笑，谴责，嘲骂。而这种谴责小说恰正是投他们之所好，恰足以助长他们这种的恶习惯与恶态度。我们欲使中国前进，欲使中国人变为有同情心而恳切，严正的，便须先扑除这一类的谴责小说。

我们的小说……家为什么不移你们的笔端，移你们的眼光，向更远大，更可写的地方望去，写去呢？永远的被人视为侦探，视为轻薄的无赖，视为刻毒的下流人，永远的不能得人亲切的同情，这是可以忍受的么？

我们要光复小说的尊严——要改正大家对于小说家的敌视态度——不可救药的职业小说家也许不足以语此。

〔一〕滑稽外史为林纾译的 Nicholas Nicklepy 译名。

论武侠小说

当今之事，足为「人心世道之隐忧」者至多：最使我们几位朋友谈起来便痛心的乃是，黑幕派的小说的流行，及武侠小说的层出不穷。这两件事，向来是被视为无关紧要，不足轻重的小事，决没有劳动「忧天下」的君子们的注意的价值。但我们却承认这种现象实在不是小事件。大一点说，关系我们民族的运命，近一点说，关系无量数第二代青年们的思想的轨辙。因为这两种东西的流行，乃充分的表现出我们民族的劣根性，更充分的足以麻醉了无数的最可爱的青年们的头脑。为了挽救在堕落中的民族性计，为了「救救我们的孩子」计，都有大声疾呼的唤起大众的注意的必要。

关于黑幕派小说的流行，我们将别有所论。现在且专论所谓武侠小说。

武侠小说的流行，并不是最近的事。很远的，在我们的唐代中叶之时，便已有了这种小说的萌芽在生长着。裴铏传奇中的几篇著名的记载，例如昆仑奴，聂隐娘等，便是这类小说的代表。（后来有人集合这一类小说多篇，名之为剑侠传，托名段成式撰。）宋初，吴淑作江淮异人传，也带有很深刻的唐人的剑侠小说的影响。此后，几乎没有一代没有这一类的作品出现。最后，便是林琴南氏的技击余闻录。当文学革命的初期，蔡胡陈他们在竭力提倡着国语文学的

时候，林氏还写了一篇类乎武侠小说的文字以为口诛笔伐呢。较这些传奇更有影响的，乃是一些长篇小说，像施公案彭公案三侠五义（即七侠五义之原名）以及七剑十三侠九剑十八侠之类。他们曾在三十年前，掀动过一次轩然的大波，虽然这大波很快的便被近代的文明压平了下去——那便是义和团的事件。但直到最近，他们却仍在我们的北方几省，中原几省的民众中，兴妖作怪。红枪会等等的无数的奇怪的组织，便是他们的影响的具体的表现。

这种武侠小说的发达，当然不是没有他们的原因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一般民众，在受了极端的暴政的压迫之时。满肚子的填塞着不平与愤怒，却又因力量不足，不能反抗，于是在他们的幼稚心理上，乃悬盼着有一类「超人」的侠客出来，来无踪，去无迹的，为他们雪不平，除强暴。这完全是一种根性鄙劣的幻想；欲以这种不可能的幻想，来宽慰了自己无希望的反抗的心理的。武侠小说之所以盛行于唐代藩镇跋扈之时，与乎西洋的武力侵入中国之时，都是原因于此。

但这一类「超人」的侠客，竟久盼而未至，徒然的见之于书册，却实在并未见之于现实的社会里。于是，民众中的强者们便天天在扼腕于自己的不能立地一变而成为一个侠客，为自己，为他人，一雪其不平；同时，黠者们便利用了这一股愤气与希望，造作了「降神」「授术」「祖师神祐」「枪炮不入」等等的邪说以引诱着他们。于是，在不知不觉之间，便酿成了「无辜的」大祸。而这祸，却至今还在不断的蔓延着呢。不知有多少热血的青年，有为的壮士，在不知不识之中，断送于这样方式的「暴动」与「自卫」之中。呜呼，谁想得到武侠小说之为患有至于此的呢！

在五四时代的初期，所谓「新文化运动」初起之时，「新人们」是竭了全力来和这一类谬误的有毒的武侠思想作战的。当时，虽然收了一些效果，但可惜这些效果只在浮面上的，——所谓新文化运动至今似乎还只在浮面上的——并未深入民众的核心。所以一部分的青年学子，虽然受了新的影响，大部分的民众却仍然不曾受到。他们仍然是无知而幼稚的，仍然在做着神仙剑客的迷梦等等。

到了今日，「五四时代」似乎已成了过去的史迹了；「五四」的领袖人物，最重要的几个，也似乎已经告「老」了。——功成身退了——而并不曾彻底影响到民众的文化运动，便又顿时松懈了下去。于是「国」字号的东西，又蜂然的遭逢时会，一时并起，自国学以至国医，自国术以至武侠小说。猗欤盛哉，今日之为一个复古的时代也。

武侠小说的流行于复古时代的今日，又何足为奇呢！仅在这三四年中，不知坊间究竟出版了多少部这一类的小说。自江湖奇侠传以次，几乎每一部都有很普遍的影响：

普遍的影响于是乎来了：

时报的本埠新闻上，曾屡见不一见的刊载着少男少女们弃家访道的故事。前年记着法租界某成衣铺学徒三名入山学道之事；去年三月中，则有白克路之国华学校学生叶光源等五人欲到峨嵋山学道之事。同年五月四日的报上，又载着西门唐湾小学女生周霞珠等三人，联袂出门拟赴昆仑山访道事。时报记者以为这些都是中了武侠小说及电影之迷。（我上文忘记了述及电影，这乃是一个新式的「文明」利器，用来传播武侠思想的力量，似较小说为尤直接，普遍，伟大！）

不必说小说及电影了，即小学教科书上，还不充满了这一类的谬误思想么？（参看小说月报第二十三期从予君的武侠教科书介绍一文，他在那篇文中，将世界书局的新主义教科书国语读本第二册，统计了一下，在三十八课之中，竟有七课是宣传飞剑之术的。我不知教育部何以会纵容或竟审查通过这些教科书在小学校中流传的！）

小学生的受害，老实说，还是为害之最小者；其为害于无知、幼稚、不平、热血的壮年人，那才不可限量呢！

他们使那些头脑简单的勇敢的壮年人，忘记了正当的出路，正则的奋斗，惟知沈溺于「超人」的侠士思想之中，不仅麻醉其思想，也贻害于他们的行为与命运。

他们使大多数的民众，老实说，我们大多数的民众还都是幼稚而无知的——得了新的证据，更相信剑侠的传说，更坚决的陷入无知的阱中。

他们把大多数的民众更麻醉于乌有的「超人」的境界之中，不想去从事于正当的努力，惟知依赖着不可能的超自然力。

总之，他们乃是：使强者盲动以自贼，弱者不动以待变的。他们使本来落伍退化的民族，更退化了，更无知了，更晏安于意外的收获了。他们滋养着我们自五四时代以来便努力在打倒的一切鄙劣的民族性！

这可怕的反对，曾有人注意到它没有呢？

武侠小说的作者们，你们在想要收入并不甚高额的酬报，而躺在烟榻上，眯着欲睡的双眼，于弥漫的烟气里，冥构着剑客们的双剑，如何的成为一道两道白光，而由口中吐出，如何

的在空中互斗不解之时，也曾想到过他们出版的影响么？

武侠小说的出版家们，你们在欣喜的一批一批印出、寄出、售出这些小说时，又曾想到他们的对于我们民族的将来的危害么？

武侠电影的编者、演者们，你们又曾注意到你们的勾心斗角的机关布景与乎明白欺人的空中飞行，飞剑杀人的举动，竟会在简单洁白的外省热血的青年中发生出可怖的谬误观念出来么？

在如今「三不管」的时候——政府不管，社会不管，「良知」不管——你们是在横行无忌着，诚然的。但总有一个时候，将会把你们这一切谬误行为与思想，整个的扫荡而去靡有孑遗的。而这一个时候，我们相信并不在远。

好些朋友们都说，「五四时代」如今是过去了。但我却相信，并不完全过去。我们正需要着一次真实的彻底的启蒙运动呢！而扫荡了一切倒流的谬误的武侠思想，便是这个新的启蒙运动所要第一件努力的事。

致文学青年

为了职务的关系，我乃能很有幸的每天读到不少的文学的原稿。其中的大多数自然是「文学青年」的投稿。我自己不相信我是会有意的压抑「未成名」的作家的著作的。但编辑的良心，逼得我不得不将那大多数的「文学青年」的投稿与那些已成名作家的作品同等齐观。——有时当然未免要迁就些。

不过，说来很抱歉的，我对于他们往往不能有所帮助。热心的要求发表的欲望，往往无从由我使之实现。

这无数的「文学青年」的作品，不能说没有很好的，很有天才的杰作在内；更常见的是现在其作品虽未显得很成熟，却透露着很有希望的将来。这些，我都十二分郑重的将它们反覆审阅。其中也有特别值得赞美的作品，使我们读了会高兴得跳起来的。

这些我大概都将它们发表的。

但大多数的青年作品，说句不怕得罪人的话，实在使我没有将它们发表出来的勇气！——虽然抱有希望把它们发表的热心。它们的缺点大都是同一的：文字实在太幼稚了；结构实在太松懈了；题材方面也是千篇一律的陈腐，无聊。他最喜欢用今日已成了滥调的文

句与题材。总结一句话，那些作品是没有生命的。没有内容的。没有情绪的。

但有一个很好的现象，即在那些大多数的青年作品中，不大通顺的占极少数，——虽然写别字是通常的现象——十之七八文字都很畅顺，——虽然其淡如水，令人读了并不感愉快，也没有什么浓厚的印象。

这可见国语文学在一般青年中已植下了很好的根底。假如他们用了这种通畅的文字去写有内容、有思想的论文或记载，我将很高兴的告诉他们，那是很可以应付的了。

但文学究竟是一种艺术，它所需要的乃是比较一般通畅的文字更有技巧与训练的文字；而尤其需要的，乃是为一般艺术的生命的热情与天才。

以浅薄的情绪，运用缺乏技巧的文字，陈陈相因的结构，来写肤泛无聊的题材，那样的作品以及它们的作家，是无论如何不会成功的，我可以不客气的说。

不幸那一类的作品已成为文学青年的作品的一般的特色与通病！

这实在使我们难以帮助他们了，——除了劝告他们另辟一条路走去，不要再在他们的「故垒」中打圈子。

研究些实际上应用的学问，岂不比闷坐在家中或自修室中搜索枯肠去写无技巧，无内容的文艺作品好些么？

平心而论，我们的时代所需要的实在不是那末一大批一大批的平凡肤浅的作家。

平凡肤浅的青年作家而坚信其前途为有望者，那其结果一定是可悲的：两条大路明显的展开在他们的前面——堕落或出卖及失望或悲叹。

我们真不愿意有一部分的青年走上这样的路径。

我们相信，文学家虽不是天生成的，地长就的，但至少需要大部分的天生的聪明与艺术的修养。

没有天分与好修养的人从事文学，那无异于自杀。

颓废的现代青年那么多，这或者是其一因。

就文学史上看来，大多数的文学作家都不是开头便从事这个「职业」的。有的是政治家，有的是医生，有的是军人，有的是科学家，有的是农夫，……开头便是「职业」的文学作家，实在是很少很少的。

他们之所以将文学作为「职业，」便因为他们的「非职业」的作品已博得一部分的人或大众的认识，为了社会的鼓励，为了社会的督促，或为了自己的喜悦与专好，他们便转而为「职业的」作家。

这样，文学作家乃是选择出来的，并不是自己勉强制造成功的。

也有纯为自己的嗜好，从事于诗歌小说之类的写作，且绝不求社会的闻知的；那是很少的少数。但或迟或早，社会也总会把他们选择出来的。

一个既没有天分，更没有艺术修养的青年，贸贸然的，很早的便舍弃一切，意欲从事于文学，假使有所成功，那可以说是一件例外或偶然的事了。

我们总觉得在社会之中，人人都该有个本业；在现代这样一个剧变的时代，每个人尤非有一种实际上的应用的本业不可。(例如医生，工程师……之类。)「手不能提篮，肩不能挑担，

又不能买卖作生涯」的文学作家却是一个最坏的行业——虽然在社会上决不是最没有用的一种行业(有天才的作家，那当然除外，他们在社会上是尽足以自给的。)

青年们在选择本业的时候，如果选择到文学身上，似乎还应该更谨慎的考虑一下呢。「读书人」或「士」的一个阶级已经过去了，过去得很远的了，用笔杆子写诗文的人，对于他们的地位是很值得更谨慎的自己考虑的了——在他们立意以执笔为业之前。

青年们，你们在一天或一星期之内便写成一册诗集，一部小说的时候，(当然，那时是放弃了一切的功课等等不理会的，)曾否想到文学的工作是一件最不容易的工作呢？

假如你们自己还不大相信自己的天分，(修养当然可以力致的，天分却不能，)你们还是更谨慎的将你们将来的职业的选择，落在文学的职业以外为上策。

浓厚的文学创作的兴味是万不容抑制的，当然。勉强抑制的结果，也许会丧失了写作一部不朽的作品的机会。但这种创作的欲望与冲动，在有意的搜索枯肠之时，往往引不起来的。

在没有得到社会将你选择出来的机会的时候，你还是以文学的创作当作副业为是。

以上当然是一席最庸腐的谈话；但为生活在现实的社会与当前的大时代之中的亲爱的青年们本身计，或者不无用处。

且慢谈所谓「国学」

一

所谓「国学，」虽然经过了好几次的厄运，经过了好几次的似若「沦亡」的危境，然而它终于在如今又抬头起来了。所谓国学要籍的宝库，如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之类，每个中上等的家庭里，几乎都各有一部；而古今图书集成也有了资格和英国百科全书一同陈列于某一种「学贯中西」的先生们的书架上。几种关于「国学」的小丛书，其流传之盛，更百倍于所谓「科学小丛书。」向来只买皮脊金字的洋装书的人，如今也要搜集所谓线装的古书了。做了几任的「刚白度」的人，如今也要集集宋金元本的名著了。每一个大学开了门，总有一个所谓「国学系；」每一个图书馆建立起来，总要在书架上安置了一大批的「国学必读书；」每一位国学大师也总有他的许多信徒与群众。自国学书目开列出来以后，总算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了。当然的，这并不是什么意外的一个收获，意外的一种奇迹；反之，如果开列了国学书目而没有这种收获，那才可算是一种意外，那才可算是一种奇迹呢！二三千年来的根深蒂固的传统的思想，又加之以人人所有的近乎天性的爱护乡产国物的狂热，当然的，只要有人提倡，便会蓬蓬

勃勃的如硫磺棍的头上一触上小火星似的熊熊的大放光明了。当着国学爱护者在高唤着「国学沦亡」时，其实「国学」并没有真的「沦亡，」不过一时被忙碌者所忽视，有若冬虫之暂蛰而已，到了春雷一震，「制礼作乐」的时代一来到，百虫万兽，当然的一切皆要苏生了。

我们且研究这样的一种「国学」的苏生，究竟是不是一种的「文艺复兴，」是不是今日中国所最需要的一种举动；究竟所谓「国学」的一种东西，是不是如今每个人所必要研究的学问；是不是每个要替中国办事的专门家必要涉猎的门径书。

开国学书目的先生们当然都要回答一声「是！」他们还要反覆叮嘱的说，出洋研究工程机械，或飞机驾驶的人，都不能不读读十三经廿四史九通，但我们却要直捷的回答它一个，两个，三个的「不是！」「不是」什么理由？且让我们先来分析一下所谓「国学」的一种东西的内容。

二

大众都知道所谓「国学」便是欧洲人所谓「中国学。」欧洲人的所谓「中国学，」虽仅含有一种的意义，即总括一切中国学问与事物的研究，而他们所指的「中国学」研究者或「中国学者」却有了两种不同的人物，一种是识得中国文字的领事牧师们，一种是未见得懂中文，却是深通某一种专门学问而去研究中国某一种事物的专门家。「中国学」的这个名称，原是极为含混的。为什么没有所谓「希腊学，」「罗马学，」「印度学，」「法兰西学，」而独有所谓「中国学，」「埃

及学，」「巴比伦学」呢？第一点，大约是因为中国与埃及诸古国的艰深的文字，非欧洲人人所能懂，所以研究中国埃及文字的人，也成了一种的专门家；第二点，大约是因为研究中国埃及事物的人很少很少，这种研究，尚未至于扩大与普及之境，所以将这些研究姑且混而称之曰：「中国学，」「埃及学，」「巴比伦学。」就第一点而观之，当然一切牧师，领事，只要请教过秀才举人们，读过四书的都可称为中国学者。所以像英国 H. A. Giles 诸人，便对于中国无论什么事都要谈说，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历史、地理，以及一切，而大众便也异口同声的称之曰「中国学者。」然而这一批人的时代，现在仿佛已经过去了。现代已经进入第二个时代了，便是以专门家去研究关于中国的某一种事物的时代。凡一切史前的考古学者到蒙古去发掘，动植学的教授到闽广浙江去采集标本，中央亚细亚的史地研究者去考察中西交通的史实等等，都是属于这一类，这一类的研究者都是以所研究的事物为主的，不是以懂得中国文字为主的。——懂得当然更好。将他们混而称之为「中国学者，」实为不该。所以「中国学」的内容，一加分析，却是什么都没有，且是不能成立的。

与「中国学」同意义的「国学，」其内容当然也不外于此。

一部分的植物学者，应用了植物学的智识，去研究中国植物分布的情形，或某一个地方的植物或某一个种类的植物；一部分的矿物学者，应用了矿物学的原理，去研究中国各地方的矿产，或某一种矿物的产量与产地，或某一省某一县的矿产的情况；一部分天文历算的专家，应用了天文历算的最新方法，去推定中国古代的某一次日食或某一种天象，或某一类的天文上的问题；一部分的化学家，应用了现代最新的化学理论去研究中国所谓方士炼丹的秘

密，……这些，研究的虽是中国的东西，他们本身却不承认自已是「国学家，」我们也不该承认他们是「国学家。」他们只是植物学家，矿物学家，天文学家，化学家，而独不是「国学家！」而我们今日之所谓「国学家」者，则是有异乎他们的另一类的人。

「国学」成了一个专门的学问，「国学系」成了一个专门的学系，「国学家」成了一个专家的称号。然而「国学」其实却不是一种专门的学问，他不能与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天文学，化学……相比肩，「国学」其实却不能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系，他没有与植物学系，动物学系，矿物学系，天文学系，化学系相对立的资格。「国学家」其实更不是一个专门的学者，他不配与植物学家，动物学家，矿物学家，天文学家，化学家，同立在一个讲坛上。

浅而言之，「国学」乃是中学校的「国文」一课的扩大，「国学家」乃是中学校的「国文教师」的抬高。他们是研究中国的事物名理的，然而却没有关于事物名理的一般的、正确的、基本的知识，他们是讨论一切关于中国的大小问题的，然而他们却没有对于这一切问题有过一番普遍的、精密的考察，他们会讲上古期的中国哲学，中古期的中国文学，近百年来的中国史，然而他们对于所谓「哲学」「文学」「历史」的根本要点却并没有握捉到手，他们谈治水开河，他们谈制礼作乐，他们谈「立法三章」的事，他们谈中国教育的问题，然而他们却不是水道工程的技师，却不是音乐家，制谱家，却不是法律家，却不是教育家。总之，他们是无所不能的国学家，却不是专精一家言的专门学者。他们是认识世界最难认识的中国文字者。他们的唯一工具是中国文字。他们的唯一宝库是古旧的书本。他们的唯一能事是名物训诂，是章句解释，是寻章摘句，是发阐古圣贤之道。他们脱逃不出佛祖的手掌心之外，这只手掌心便是书本

——古旧的书本。

平心而论，我们的「国学家」的中国文字的知识，当然要比仅仅认识几个中国字的一部分西方的「中国学者」高明了不少。然而在常识上也许还要远逊于他们；有的时候，即在对于古书的理解力上也许还要让他们——西方的中国学者——高出一头地。

就我们在上文分析的结果，我们知道：「国学」乃是包罗万有而其实一无所有的一种中国特有的「学问，」「国学家」乃是无所不知——而其实一无所知除了古书的训诂之外——的一种中国特有的专门学者。

三

然而，像这样的一种「国学，」像这样的一种「国学家，」却不是现代的产物，也不是从天上落下来的时代的宠儿。他们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便已屡屡的演着他们的把戏了。原来，他们的前身，便是所谓「士大夫」的一种特殊的阶级，即为君王的家奴，而去帮助他治理天下的一种特殊的「帮治者阶级。」这个阶级，「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既不能耕田种地，又不能买卖经营，更不能执锯握斧，叠砖涂泥。然而却俨然的居于「四民」之首，为他们的统治者，管理者，责罚者，公断者。他们从拜了「开蒙师，」读了「人之初，」「大学之道」取了一个学名——或者官名——之后，便已准备着要做「腰金衣紫，」「治国平天下」的「官」「宰」了。他们学会了做赋，做诗，做八股文，做策论。习练熟了「敲门砖，」把做官的门敲开了之后，从此便一帆风

顺。永远不失其为「治人阶级」的身分了。从此，他们便抛弃了敲门砖，摇身一变，变成为教育家、政治家、法官、财政官、工程师、外交官、带兵的统将等等。总之，自从抛却了敲门砖之后，他们却成为一位无所不能的士大夫了，一位无所不知的治者阶级了。刚刚脱下了蓝衫，放下了做八股文的笔的士大夫，便翻起了「大清律」去坐堂判案，或匆匆的读了几篇治河疏，便去督责工役防河。有的时候，他们竟还知道选日看地，竟还知道抚切手脉，开出药方医案来。真是天下的学问备于一身——这也难怪，现代的某种半殖民地的东方城市里，还有东西方人以外交官而兼做法官的怪物在着呢——也难怪天子要将天下的任何要务责之于其身了。

我们的「国学家，」便是这样的一种士大夫阶级的嫡系子孙。「士大夫阶级」有幸而生于数十百年前，便做了宰天下的高官，我们的「国学家」不幸而生于百十年后的今日，便只好没落而做了一种「蒙馆先生」变相的「国学大师。」

像这样的历史上传统的人物，要一时消灭了他们，是很困难的。他们如今虽然没落了，也许更会「回光返照」了一次二次也难说。然而为了中国的民族前途计，我们却希望这一个特殊的阶级，能够早日由没落而趋于死灭——愈快愈好。

四

「国学」与「国学家」的历史上的背景与其内容既然如此，那末，我们很可以知道他们在今日的中国是一无所用的废物了。——不仅无用，且还有阻碍于中国民族的进步与发展。

第一点，他们使一般志趣不坚定的少年受了煤毒似的古书的诱害，使他们沈醉于作诗经研究李白的诗白香山诗中所表现的人生观或唐律研究孙子兵法等等的浅薄论文而自以为满足，甚且以作已经死去了的词曲、古文、诗，乃至研究所谓书法、刻印法为自得。即使他们目中只看了些「古色斑斓」的破旧古物，却忘记了他们自己是一位现代的人，有他们的现代的使命与工作，有他们的现代的需要与努力，有他们的现代的精神与思想。换一句话，即把他们拘禁于一所暗室之中，黑漆漆的不使之见到一点光明。我们失去了一部分有作为的青年，便是失去了社会上的一部分的工作能力。将所谓「国学」的好听的一个名辞，使青年们「目迷五色，耳纷八声，」「入焉而不能自出，」使他们「玩物丧志，」成了一个社会上的「废人，」这是如何可痛的一种盲目的举动呢！——我说他是盲目，因为知道他们提倡的人，并不是有意的要危害他们。青年们要是人人都去整理，研究，保存所谓「国故」「国学，」则恐怕国将不国，「故」与「学」也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了。

第二点，将所谓「国学」的那末一种包罗万有的观念，灌输到社会去，最容易使这个向来便不曾有过清清楚楚的概念而今日方才有些觉醒的社会，重复走入迷途。我们人人都要明白，我们个人决不是一个万能的人，也决没有从事于万能的一种学问的可能。我们懂得不妨多，研究的门径却必须要专，要精，要深入。像空城计里诸葛亮口说的「上知天文，下识地理」的时代，现在是早已过去的了。

第三点，人群社会的进化，其主因及诱因，都在于外来的思想事物的输入与采用。所以每逢一次战争，每有了几次的交通贸易之后，本国的文化便有了变化，进展。亚历山大的东征，

使希腊文化生了不同的面目，汉武帝的开发西域，也使中国的文化大受影响，日本的欧化与其长足的进步，更是一个显明而最近的例子。但是我们如果提倡「国学，」保存「国故，」其结果便会使我们的社会充满了复古的空气，而拒却一切外来的影响。这种的阻拒，在文化与国家的生长上是极有妨害的。 且现代的中国还充满着中古世纪的迷信与习惯，生活与见解，即用全力去廓清他们还来不及，那里还该去提倡他们呢。 一面去提倡「国故」「国学，」一面要廓清旧思想，旧习惯，真是「添薪以止沸，」「南辕而北辙，」决无可能性的。

第四点，我们即使要整理古书，研究古代哲学，中代文学，近代历史，却也非有外来的基本知识，非参考外国文的书籍不可。他们至少可以启发你一条研究的新路。我从前曾告诉几位朋友说，你要先学会了英德法日或至少其中的二国以上的文字，然后你才能对于古书有比较正确新颖的见解与研究；你要先明白了现代的一二种基本学问与知识，然后你才能对于古书有左右逢源，迥不犹人的见解。 居现在而仍抱了「白首穷经」的态度，仍逃不出古书圈子范围以外去研究古书，则这种研究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不会得到什么惊人的成绩，是可断言的。

不必再多说了，仅就这四点而论，已可知所谓「国学，」所谓「国学家，」于中国国力及文化的发展有如何巨大的阻碍。

所以我的本文的标题与标语，是劝大家：

且慢谈所谓「国学！」

古书少了几个人谈谈，并不是什么损失。古书不于现在加以整理，研究，也不算什么一会事。 现在我们不去研究，不去整理，等到一百年一千年后再加以整理，研究，也并没有什么关

系。宋版元版的精本，流入异国，由他们代为保存，也并不是什么可叹息的事。在今日的中国而不去获得世界的知识，研究现代的科学，做一个现代的人，有工作能力的人，那才是可叹息的事。在今日的中国而不去尽力设法输入采用西方的文化与思想，以期彻底的扫荡了我们的中古期的迷雾与山瘴，那才是可叹息的事。在今日的中国而不去介绍研究西方的事物，努力求中国的生存建设与发展，那才是可叹息的事。

总之，我们如要求中国的生存，建设与发展，则除了全盘的输入与容纳西方的文化之外，简直没有第二条可走。在思想上是如此，在文艺上是如此，在社会上也是如此，我们要求生存，要求新的生活，要求新的生命力，我们便应当毫不迟疑的去接受西方的文化与思想，便应当毫不迟疑的抛弃中古期的迷恋心理与古代的书本，而去取得西方的科学与文明。

我们不妨抛弃了对于古书的研究，我们不妨高叫着：打倒「国故」「国学，」不知道「国故」「国学」并不是可羞耻的事，没有一种专门的学问，没有一种专门的工作能力，那才是可羞耻的事。科学家，工程师，本不应去读什么浩瀚的九通，十三经，念四史，这对于他们是毫无用处的。植物学家，矿物学家，化学家，也可以完全不读过某一种国学必读书中的任何一种，这些书对于他们也是毫无关系的。（如果他们要读王维白居易诗集似的去欣赏他们，那是他们的自由，我们必不去过问。）

五

总结上文的意思是：

第一、打倒所谓国学家。

第二、且慢谈所谓国学。

第三、古书与古代文化的整理与研究，是最少数的最专门的工作，不必责之于一般人，于一般青年。

第四、即研究或整理古书与古代思想文化的人，也不可不懂得基本的科学知识与方法。

第五、全盘输入，采用西方的事物名理，以建设新的中国，新的社会，以改造个人的生活。

所以目前的急务，是：

第一、建设巨大的外国文书图书馆。

第二、建设各种科学的专门研究院，实验室。

第三、用印行四部什么，四部什么的印刷力，来翻印或译印科学的基本要籍与名著。

且慢谈所谓国学！我再三的说。我们的生路是西方科学，与文化的输入与追求。我们的工作，是西方科学与文化的介绍与研究。我们不要浪费了有用的工作力。我们且慢谈所谓「国学！」

论所谓「国学」(附录)

何柏丞

关于所谓「国学」等等，我久有许多意见要发表。有一天，从工厂里出来，和柏丞先生同走了一段路。他和我说起，他有一段意见要发表，那便是关于「国学」的。他说，现在所谓「国学，」实在太混淆不清了，根本上便不应该有什么「国学，」根本上研究中国的东西便不应该全都混杂于一个所谓「国学」的「包罗万有」的名辞之下。现在学问注重分功，关于中国的学问，如何的繁伙，即专精一门，已非容易，如何可以「胸贯天地人三才，」「学兼九通廿四史」呢。况且「国学」一个名辞，原也不该使用，因为欧洲学者将「中国学」(Sinology)与埃及学，巴比仑学，阿速学并视等观，本已十分侮蔑了我们，我们又何必「过而效之」呢？我听了他这一番议论，不禁喜欢得跳起来！那正是我自己所要说的话！当时我极力怂恿柏丞先生将他的这一场话写出来。并说我也许也要写一点什么。他说，好的，且待他回去写写看。第二天，我们又同路，他告诉我，已经动手写了。到了第四天，他便将他的论所谓国学一文交给了我。近来很少有痛快的文章读，除了关于政论之类的文章以外，读了柏丞先生的这一篇文章，正如暑伏的时候，一口气喝干了一大碗的冰冰凉凉的酸梅汤，真是说不出的痛快，舒适。我们应该感谢柏丞先生给我们这末好的一贴好药！但读了他的文章以后！我却禁不住要说几句话，以补充他

的未尽之意，且更有逼我不能不吐的：所谓「国」什么，「国」什么，近来似乎更为风行了。自从欲将线装书抛到厕所中去的吴老头子不开口了之后，「国学」便大抬起了头；自从梁任公先生误入协和医院被「洋人」草草率率的无端割去了一个腰子之后，「国医」的信从者便一天加多一天！自从某先生开列了他的无所不包的国学书目以后，便大众都来开书目，且竟有人以补正「国学书目」之故而荣膺大学教授之职的；于是便有英雄豪杰，乘时而起，发扬国光于海外，太虚和尚则在伦敦巴黎柏林宣传中国的佛教思想，陈焕章博士则在伦敦朗声背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理。论漪欤盛！哉一切国产的思想与出品万岁！然而我们如果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而去观察这些比「国货运动」还要狂热的「国」什么运动，我们便知道这种盲目的国产思想与出品的提倡，其害危于中国民族的前途，真的是「言之不尽！」充其量，这种狂热的盲目的「爱国运动」实为饮鸩止渴，绝无补于我们的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的！我们要的是机关枪，飞机，不是百千万的「国士，」「勇士，」我们要的是千百个科学家，专门研究者，不是几万万个的「国学大家，」我们要的是能拯救国民的贫乏与愚呆的人，不是狂热的盲目的爱国者，总之，我们要的是科学，是步武西方，以建设新的中国，却不是什么「国学」「国医」「国技，」我们要的是发展，却不是仅仅的所谓「保存。」不知不觉的闲话说得未免太多了。高明之士，也许会有同感罢。下文这篇文字，是柏丞先生的论所谓国学，我现在把他附录在下面，以补充我自己的且慢谈所谓国学。

近年以来，国人所谓对于「国学」的研究，非常热心。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好现象。因为我国既然有了二千多年的学术，在世界的学术上，应该占有相当的地位；那末我们自己就得负

起这种研究的责任，不应该专让西洋学者来代我们做整理的功夫。更不应该自己闭了眼睛，专去跟了西洋学者来研究我们自己的学术。所以我以为我们热心研究国学，是一种正当的而且亦是应该做的工作。

但是我觉得近来国人对于国学一个名词，或者误会他的意思，或者利用他的名义，来做许多腐化的事情。我以为如此下去，不但我国学术有永远陆沉无法整理的危险，而且由国学两个字生出的流弊层出不穷，将来一定要使得我国的文化永在混乱无望故步自封的境界里面。我因为见到这种情形，所以要仿现在时行的办法，提出一个口号来，这个口号就是：

「中国人一致起来推翻乌烟瘴气的国学！」

现在让我把国学应该推翻的理由一一叙述出来，请大家加以平心的考虑。

第一，国学两个字的来历很有点不清。我尝尝自问国学两个字究竟从何而来？我在中国书中总是查考不出他的来历。后来我才想到他大概是由西文中翻译出来的。原来西洋学者近百年来对于我国民族语言文字历史等，很有热心研究的人，终以我国书藉浩博，一时不容易理出头绪来，所以不得已只好暂时混而称之为「支那学」(Sinorogy)。据我个人的推测，西洋人所以造这个名词，恐怕有二层意思：第一因为中国的事事物物太广大了，太繁杂了，一时无法理清，而又不能没有一个名词去代表这种广大繁杂的研究，所以不得不造出一个名字来，便于称呼。第二因为中国的事事物物还在混乱的状态里面，我们隐约知道中国的民族、文字、语言、和历史对于世界文化都有相当的贡献，但是恐怕一时整理不好，值价未定，所以混称为「支那学，」表明他还是一团糟。西洋人的意思无论他是好的或者恶的，原来于他们没有

什么关系。但是我们居在中国人的地位上讲，我们对于这个名词，就似乎应该有不同的感想。我以为就我们自己方面看去，这个名词，实在是西洋人给我们的一种耻辱；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的国耻。我们决不应该俯首的接受他，我们应该提出强硬的抗议。这是国学应该推翻的第一个理由。

其次，国学两个字的意义，我总觉得他广泛模糊，界限不清。孔老夫子说过：「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我以为国学两个字就犯了「名不正」的毛病。究竟「国学」是什么？现在谁能下一个合理的定义？试问国学的声浪闹了这许多年，我们所得的成绩究竟有多少？这不是「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的例证么？西洋的学术无论他是属于哲学或者属于科学，没有不以论理学为根据的；而论理学上基本的必要的初步就是「正名。」我们对于中国学术上正名这一步基本的必要的工作还没有做好，就想要去研究中国的学术，我以为这是古今中外的学术界未曾有过的笑话。这是国学应该打倒的第二个理由。

其次：我觉得国学两个字犯了我国向来囫囵吞枣的大毛病。我们中国人向来最大的毛病就是人人要想做到「万物皆备于我」的圣人。结果往往弄得本身一物亦不备。这种精神最是违反现代科学的精神。现代科学的精神在事业上注重绝对的分工。在学术上注重绝对的分析。庄子所说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原是一句人类经验上的格言。我们中国人始终要以「有涯」去拼「无涯，」所以弄得始终在「殆矣」的境界里过活。我以为国学两个字，就是我们这种反科学精神的暴露。我们到现在难道还不知道囫囵吞枣的毛病？还不知道分析工夫在现代学术上的重要？我常常看见许多很聪明的青年因为要维持国学家头衔的缘故，自己

一个小小的脑袋里一定要把一部偌大的四库全书都装进去。结果往往把自己弄得不经不史不子不集，自己亦不明白自己究竟是一个什么人，自己干的究竟是什么一回事，自己脑袋里装的究竟是一些什么东西。现在我国全国的青年差不多都变成移山的愚公了；很可宝贵的光阴都虚度在一大堆的故纸里面了。这不是国学两个字应该负的责任么？我们如果要取法西洋人的科学精神，非从分析研究分工进行入手不可。国学两个字是反分工的，反分析的；换句话说，就是反科学的。我们真要提倡科学的精神，非推翻他不可。这是国学应该推翻的第三个理由。

再次，我们大家都知道现代德国法国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国的学术都是很发达的，而且我们中国人都已经公然承认自己不及他们的。那末何以世界上并没有什么德国学，法国学，美国学，英国学和日本学？而我们中国独有所谓「国」学？我们知道德国对于世界学术上最大的供献是科学和史学，法国对于世界学术上最大的供献是文学和哲学，美国对于世界学术上最大的供献是各种新的社会科学，英国对于世界学术上最大的供献是文学经济学和政治学，日本对于世界学术上最大的供献是东洋的史地学。他们对于世界的学术都是各有供献，但是他们都绝对没有什么国学！我们试问自己既然自命有一种国学，那末中国国学的特质是什么？他的真价值究竟怎样？他对于世界学术究竟曾经有过一种什么供献？假使我们自问对于中国国学的特质，价值，和他对世界学术的供献，我们都一点不知道；那末所谓「国学」究竟是什么东西？还不就是「一团糟」的别名么？还不就是广义的「经史百家杂钞」么？所谓提倡国学或者研究国学不就是大吹大擂，自欺欺人的把戏么？我们要知道这种专挂金字招

牌的办法，在现今科学昌明的时代，决不容许的了。我们试再想一想：我们有所谓「埃及学，」因为埃及早已亡国了，古代埃及人早已死完了，他们学术的内容怎样，价值怎样，对于世界的学术有什么供献，都还在一团糟的状态里，所以西洋学者不得不代已亡国的埃及和已死完的埃及人负起越俎代庖的责任，来代他们发见埃及学术的内容，估定他的价值，而且明定他对于世界学术上有什么供献。另外还有所谓「亚述学，」所谓「东方学，」他们的意义都是如此。我们中国现在依然是中国，中国民族依然是中国的民族，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明白自己学术的内容？不能估定他的价值？不能明定他在世界学术上的地位？这不是我们读书人的奇耻大辱么？现在我们假使还要仿西洋学者对待埃及亚述的学术的办法，厚起脸皮用国学两个字来对待本国的学术，掩饰自己的没出息。这不但是盲从，简直是毫无心肝了。这是国学应该推翻的第四个理由。

以上我所提出的四大理由：就是（一）来历不明，（二）界限不清，（三）违反现代科学的分析精神，（四）以一团糟的态度对待本国的学术。这还单就国学两个字本身而论，我们已经觉得国学这个名词，真不愧「乌烟瘴气」四个字的评语；我们已经应该竭力的去推翻他了。另外我觉得还有三个理由，虽然不属于国学的本身，却是和国学有极密切的关系；所以亦提出来说一说：

第一，就是我国近来「国」字的风靡一时，好像中国无论什么一种丑东西，只要加上了一个国字，就立刻一登龙门，声价十倍的样子。五更天十八扯的调子，现在不叫做小调而叫做「国乐」了。卖狗皮膏药的勾当，现在不叫做走江湖而叫做「国医」了。甚至前一个月上海四马

路上的馄饨铺，亦要叫做「国菜馆」了。这样类推下去，那末小脚、辫子、鸦片等等东西，亦都可以叫做「国脚、」「国辫」或者「国烟」了。这不但弄得「斯文扫地」而且「国」字竟变成一切妖魔鬼怪的护身符了。这不是国学两个字所引出来的流弊么？我们要澄本清源，当然非先将谬种拔去不可。这亦是国学应该推翻的一个理由。

第二，就是现在我国凡百物事，只要加上一个国字，就好像完美异常，我们可以不再加以改良了。我们中国近百年来所以没有进步，最大的原因就是处处自大。现在的国字，岂不就是自大精神的表现么？我们还有一个不进步的原因就是缺少南宋史学家「无我」的精神，主观很强，往往自以为是。现在的国字岂不就是主观精神的表现么？一个人自大自是，他就永远没有进步的希望；一个民族自大自是，当然亦是如此。我们天天希望自己和民族能够有长足的进步，天天鼓吹西洋科学的精神和客观态度；而我们同时天天提倡什么国学，天天培养自夸自大的精神。这种南辕北辙的笑话，在二十世纪科学昌明的时代，恐怕只有我们中国人才闹得出！这不亦是国学两个字所引出来的流弊么？这又是国学应该推翻的一个理由。

第三，就是国学的国字，显然表出一种狭小的国家主义的精神。这不但违反我们先贤所主张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种大同的精神，而且亦违反西洋学者所主张的「知识无国界」那种学术公开的精神。学术是世界人类的公器。我们中国在国际地位上，常常以毫无供献受人家责备；我们正应该急起直追取学术公开的态度，把自己的学术整理起来，估定他的价值，公诸世界。这是很正大光明的态度。又何必高高标起国学两个字，一面表出我们据为私有的狭量，一面表出深闭固拒的态度？这亦是国学应该推翻的一个理由。

我们试再回头看一看：中国几千年来多少天才，因为要想做一个无所不通的「国学家」的缘故，往往弄得「毕生尽力所得几何。」至于「白首穷经毫无所得」的更是不知其数。这是我国民族的大损失！这亦是我国学术的大损失！我们试想朱熹这样天才，假使能够专心研究自古以来的理学，不要再去做史学和文学的工夫，他的造就要比他现在所做到的加上几倍？我们试再想朱彝尊这样天才，假使能够专心向文学方面去发挥，不要再去做史学和经学的工夫，他的造就要比他现在所做到的加上几倍？我们试再想章学诚这样天才，假使能够专心去发挥他的史学原理，不要再去做文学和经学的工夫，他的造就要比他现在所做到的加上几倍？我们大家为什么不屑分头去彻底研究中国学术上的一个小部分或者一个小问题？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一定要听朱熹的话，一定要站在「大坛场」上，不愿走进「壁角」里面去？为什么我们都不愿听程颐的话，「一草一木都有理，皆须格！」我以为国学两个字正好比之朱熹所说的「大坛场！」我们应该先问什么是「大坛场？」「大坛场」究竟在什么地方？这不是空中的楼阁么？我们倘使再继续宣传什么国学，或者研究什么国学，那一定要和朱熹想站上「大坛场」一一样，永远不成功；一定要弄到「书册埋头何日了，不如抛却去寻春」的地步，徒然使得不主张读书的陆九渊在江西「闻之色喜。」所以我以为我们如果真真要想整理中国的学术，我国应该先把幻想中的「大坛场」一把火烧掉了，换句话说，就是先把国学推翻了。同时大家分头去做程颐所说的「一草一木都有理，皆须格」的工夫，才是正当的办法！

我们要知道西洋学者虽然代中国的学术起了一个混名，叫做「支那学，」但是事实上他们着手研究的时候总是取分工进行和分析研究的办法。德国的雷赫特和芬(Rechthofen)和美

国的威利斯(Willis)并不是中国的国学大家，但是他们以精于中国地文地理著名于全世界；这是什么缘故？比利时的多桑(D,Ohson)和英国的霍尔涯特(Horworth)并不是中国的国学大家，但是他们以精于中国元代史迹著名于全世界，这是什么缘故？英国的攸尔(Yule)和摩尔斯(Morse)并不是中国的国学大家，但是他们以精于中西交通史著名于全世界，这是什么缘故？美国的劳佛(Laufer)并不是中国的国学大家，但是他以研究西域植物传入中国考著名于全世界，这是什么缘故？

我们既自命为国学专家，为什么要让瑞典的安特生(Anderson)来代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的石器？为什么要让美国的卡德(Carter)来代我们研究中国印刷术的西传？为什么要让法国的伯希和(Pehiot)来考订敦煌石室的古籍？为什么要让法国的考狄厄(Cordier)来代我们编中国通史？为什么要让日本的桑原隲来藏来代我们研究蒲寿庚，来替秦始皇帝伸冤？我们研究国学的人为什么要等到西洋人赏识大唐西域记，才去研究慈恩法师？为什么要等到西洋人赏识诸番志，才去研究赵汝适？我们既然自己有国学，为什么要从荷兰出版的通报(Toung Pao)这类出版物中去翻译中国的史料？像这一类问题，真是可以无限的写下去，我们应该请求我国的国学家给我们解答。

我的意思以为这就是因为西洋人对于所谓支那学能够用分工的办法和分析的工夫来研究的缘故。我们中国人天天在那里提倡国学，却天天在那里翻译西洋学者研究支那学的作品！这种闭了大门打锣鼓的戏法，在现在世界上恐怕只有我们中国人才做得出来！

我因为想到上面所述的种种情形，所以我主张我们如果抱有整理本国学术的诚意，第一

个大前提就是：

「推翻国学！」

现在再让我提出几个问题向国内学术界请教：

我们研究史学的人，为什么不愿专心去研究中国的史学，而要研究国学？我们研究文学的人，为什么不愿专心去研究中国的文学，而要研究国学？我们研究哲学的人，为什么不愿专心去研究中国的哲学，而要研究国学？我们研究天算的人，为什么不愿专心去研究中国的天文和算学，而要究研国学？我们当现在分工制度和分析方法都极发达的时代，是否还想要做一个「大坛场」上的「万物皆备于我」的朱熹？中国的史学还不够我们的研究么？史学家我们不屑屈就么？中国的文学还不够我们的研究么？文学家我们不屑屈就么？中国的哲学还不够我们的研究么？哲学家我们不屑屈就么？中国的天文算学还不够我们的研究么？天文学家算学家我们不屑屈就么？

因为有上面的种种问题，所以我主张我们如果抱有整理本国学术的诚意，第二个大前提，就是：

「请国学家降尊纡贵来做中国学术上一小部分的彻底研究工夫！」

我已经把国学应该推翻，以及中国学术应该分工彻底去研究的理由，大致都说明了。现在再让我提出一点实际上进行的办法。

我的意思，我们对于中国学术的各流派如史学文学哲学科学等等，都应该各加以三大步研究的工夫：第一步先研究某一科的特质怎样，第二步再用现代科学的眼光去估定他的价

值，第三步再把他和世界学术中同一科作一个比较，来断定他对于世界的学术有何等程度的供献。例如我们研究中国的史学：就中国史书的体裁讲，我们有编年体，有纪传体，有由纪传体旁支侧出的史表，志书，和目录；有纪事本末体，有从司马迁到郑樵所主张的旧通史体，有章学诚所主张的新通史体。就史学原理的著作讲，我们有刘知几对于编年纪传两体下总批评的史通，有章学诚发挥他新史学主张的文史通义。再就自古至今的中国史籍讲，我们除四库全书中一部的书籍外，还有从误入经子集三部中的书，两共有这许多卷。我们假定这都是中国史学上的特质。我们再用现代新眼光来估定我国各种史籍体裁是否都宜于保存史料便利参考，应该全部继续维持；或者有几种太是陈腐不合用应该就此打倒；或者有几种义例很精，文章很富，保存材料很多，我们应该尽量保存他而且加以发挥。史通和文史通义中的史学原理，那几个是合于现代科学的精神？那几个是违反的？那几个是合于本国而不一定合于世界的史学？合科学的，我们应该提出来加以发挥；不合的就应该打倒。再就史籍的数量讲，我们中国的史籍是否较世界上无论那一国为多？是否多而且精，还是多而无用？于是我们再通盘把中国史学的价值估计一下，把他和西洋史学加以大体的比较。那末中国史学的长短利弊，和对己对人的供献，就大体可以明白了。我以为这种办法，虽不敢说是最正当的办法；但是至少总要比从前妄想站上「大坛场」和现在跟着西洋人走的支那学者来谈整理国学的那两个办法着实了一点。

我上面所举的不过是一例，而且一个范围较大的例；上面所说的，不过是进行步骤的大概，不是细目。但是我想我所主张的办法，大体可以略见一斑了。

我觉得近年来西洋学者在我们中国学术里面发见了不少的天才，平反了不少的冤狱。中国还没有灭亡，中国民族还没有灭种；但是中国学术界的天才要让西洋人来代我们发见！中国学术界中千古的沉冤要让西洋人来代我们平反！这真是中国学术的不幸，亦是中国民族的耻辱。我们从此以后应该服膺我们古代圣贤所说的「由博反约」的格言，取法南宋史学家「主敬」和「无我」的修养；用分析的工夫，打破了国界，放开了眼光，各人专心致志用第三者的客观态度分头去彻底研究各人性之所近的中国学术上一个小问题。换句话说就是让我们大家赶快把那「大坛场」的金字招牌收下来，让我们大家分头都藏到「壁角」里去，老老实实做一点文学的，史学的，哲学的，科学的，或者其他各种学术的小工作。让文学家，史学家，哲学家和科学家各人去研究出中国文学史学哲学和科学上的特质是什么？中国的文学史学哲学和科学等等本身有什么价值？衡以西洋科学的标准以后，是否还是有价值？把他们和世界全部的文学史学哲学和科学比较一下，他们在世界的学术上究竟有没有地位？假使有地位，他们的地位是否重要？我以为我们一定要这样办，我们才对得起我们自己，才对得起我国的学术，才对得起我国的先贤；亦一定要这样办：我们才对得起世界，对得起人类！不过我们要想办到这一层，第一步先得要：

「推翻乌烟瘴气的国学！」

蝴蝶的文学

一

春送了绿衣给田野，给树林，给花园，甚至于小小的墙隅屋角，小小的庭前阶下，也点缀着新绿。就是油碧色的湖水，被春风潾潾的吹动，山间的溪流也开始淙淙汩汩的流动了，于是黄的、白的、红的、紫的、蓝的、以及不能名色的花开了，于是黄的、白的、红的、黑的、以及不能名色的蝴蝶们，从蛹中苏醒了，舒展着美的耀人的双翼，栩栩的在花间，在园中飞了，便是小小的墙隅屋角，小小的庭前阶下，只要有新绿的花木在着的，只要有什么花舒放着的，蝴蝶们也都栩栩的来临了。

蝴蝶来了，偕来的是花的春天。

当我们在和暖宜人的阳光底下，走到一望无际的开放着金黄色的花的菜田间，或杂生着不可数的无名的野花的草地上时，大的小的蝴蝶们总在那里飞翔着。一刻飞向这朵花，一刻飞向那朵花，便是停下了，双翼也还在不息不住的扇动着。一群儿童们嬉笑着追逐在他们之后，见他们停下了，便悄悄的蹑足近走，等到他们走近时，蝴蝶却又态度闲暇的舒翼飞开了。

呵，蝴蝶！它便被追，也并不现出匆急的神气。

——日本的俳句我乐作

在这个时候，我们似乎感得全个宇宙都耀着微笑，都泛溢着快乐，每个生命都在生长，在向前或向上发展。

二

在东方，蝴蝶是我们最喜欢的东西之一，画家很高兴画蝶。甚至于在我们古式的帐眉上，常常是绘饰着很工细的百蝶图，——我家以前便有二幅帐眉是这样的。在文学里，蝴蝶也是他们所很喜欢取用的题材之一。歌咏蝴蝶的诗歌或赋，继续的产生了不少。梁时刘孝绰有咏素蝶一诗：

随蜂绕绿蕙，避雀隐青薇。映日忽争起，因风乍共归。出没花中见，参差叶际飞。
芳华幸勿谢，嘉树欲相依。

同时如简文帝（萧纲）诸人也作有同题的诗。于是明时有一个钱文荐的做了一篇蝴赋，便托言梁简文与刘孝绰同游后园，「见从风蝴蝶，双飞花上，」孝绰就作此赋以献简文。此后，李

商隐、郑谷、苏轼诸诗人并有咏蝶之作，而谢逸一人作了蝶诗三百首，最为著名，人称之为「谢蝴蝶。」

叶叶复翻翻，斜桥对侧门。芦花惟有白，柳絮可能温？西子寻遗殿，昭君觅故村。年年方物尽，来别败兰荪。

——李商隐作

寻艳复寻香，似闲还似忙。暖烟深蕙径，微雨宿花房。书幌轻随梦，歌楼误采妆。王孙深属意，绣入舞衣裳。

——郑谷作

双眉卷铁丝，雨翅晕金碧。初来花争妍，忽去鬼无迹。

——苏轼作

何处轻黄双小蝶，翩翩与我共徘徊。绿阴芳草佳风月，不是花时也解来。

——陆游作

桃红李白一番新，对舞花前亦可人。才过东来又西去，片时游遍满园春。

江南日暖午风细，频逐卖花人过桥。……

——谢逸作

像这一类的诗，如果集在一处，至少可以成一大册呢。然而好的实在是没有多少。

在日本的俳句里，蝴蝶也成了他们所喜咏的东西，小泉八云曾著有蝴蝶一文，中举咏蝶的日本俳句不少，现在转译十余首于下。

就在睡中吧，它还是梦着在游戏——呵，草的蝴蝶。

——护物作

醒来！醒来！——我要与你做朋友，你睡着的蝴蝶。

——芭蕉作

呀，那只笼鸟眼里的忧郁的表示呀；——它妒羡着蝴蝶！

——作者不明

当我看见落花又回到枝上时，——呵！它不过是一只蝴蝶！

——守武作

蝴蝶怎样的与落花争轻呀！

——春海作

看那只蝴蝶飞在那个女人的身旁，——在她前后飞翔着。

——素园作

哈！蝴蝶！——它跟随在偷花者之后呢！

——丁涛作

可怜的秋蝶呀！它现在没有一个朋友，却只跟在人的后边呀！

——可都里作

至于蝴蝶们呢，他们都只有十七八岁的姿态。

——三津人作

蝴蝶那样的游戏着，——一若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敌人似的！

——作者未明

呀，蝴蝶！——它游戏着，似乎在现在的生活里，没有一点别的希求。

——一茶作

在红花上的是一只白的蝴蝶：我不知是谁的魂。

——子规作

我若能常有追捉蝴蝶的心肠呀！

——杉长作

三

我们一讲起蝴蝶，第一便会联想到关于庄周的一段故事。庄子斋物论道「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为物化。」这一段简短的话，又合上了「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至乐篇）的一段话，后来便演变成了一个故事。这故事的大略是如此：庄周为李耳的弟子，尝画寝梦为蝴蝶，「栩栩然于园林花草之间，其意甚适。醒来时，尚觉臂膊如两翅飞动，心甚异之。以后不时有此梦。「他便将此梦诉之于师。李

耳对他指出夙世因缘。原来那庄生是混沌初分时一个白蝴蝶，因偷采蟠桃花蕊，为王母位下守花的青鸾啄死。其神不散，托生于世做了庄周。他被师点破前生，便把世情看做行云流水，一丝不挂。他娶妻田氏，二人共隐于南华山。一日，庄周出游山下，见一新坟封土未干，一少妇坐于塚旁，用扇向塚连扇不已，便问其故。少妇说，他丈夫与她相爱，死时遗言，如欲再嫁，须待坟土干了方可。因此举扇扇之。庄子便问她要过扇来，替她一扇，坟土立刻干了。少妇起身致谢，以扇酬他而去。庄子回来，慨叹不已。田氏闻知其事，大骂那少妇不已。庄子道：「生前个个说恩深，死后人人欲扇坟。」田氏大怒，向他立誓说，如他死了，她决不再嫁。不多几日，庄子得病而死。死后七日，有楚王孙来寻庄子，知他死了，便住于庄子家中，替他守丧百日。田氏见他生得美貌，对他很有情意。后来，二人竟恋爱了，结婚了。结婚时，王孙突然的心疼欲绝。王孙之仆说，欲得人的脑髓吞之才会好。田氏便去拿斧劈棺，欲取庄子之脑髓。不料棺盖劈裂时，庄子却叹了一口气从棺内坐起。田氏吓得心头乱跳，不得已将庄子从棺内扶出。这时，寻王孙时，他主仆二人早已不见了。庄子说她道：「甫得盖棺遭斧劈，如何等待扇干坟！」又用手向外指道：「我教你看两个人。」田氏回头一看，只见楚王孙及其仆踱了进来。她吃了一惊，转身时，不见了庄生，再回头时，连王孙主仆也不见了。「原来此皆庄生分身隐形之法。」田氏自觉羞辱不堪，便悬梁自缢而死。庄子将她尸身放入劈破棺木时，敲着瓦盆，依棺而歌。

这个故事，久已成了我们的民间传说之一。最初将庄子的两段话演为故事的在什么时代，我们已不能知道，然在宋金院本中，已有庄周梦的名目（见辉耕录。）其后元明人的杂剧

中，更有几种关于这个故事的：

鼓盆歌庄子叹骷髅　一本（李寿卿作）

老庄周一枕蝴蝶梦　一本（史九敬先作）

庄周半世蝴蝶梦　一本（明无名氏作）

这些剧本现在都已散逸，所可见到的只有今古奇观第二十回庄子休鼓盆成大道一篇东西。然诸院本杂剧所叙的故事，似可信其与今古奇观中所叙者无大区别。可知此故事的起源，必在南宋的时候，或更在其前。

四

韩凭妻的故事较庄周妻的故事更为严肃而悲惨。宋大夫韩凭，娶了一个妻子，生得十分

美貌。宋康王强将凭妻夺来。凭悲愤自杀。凭妻悄悄的把她的衣服弄腐烂了。康王同她登高台远眺。它投身于台下而死。侍臣们急握其衣，却着手化为蝴蝶。（见搜神记）

由这个故事更演变出一个略相类的故事。罗浮旧志说：「罗浮山有蝴蝶洞在云峰岩下，古木丛生，四时出采蝶，世传葛仙遗衣所化。」

我少时住在永嘉，每见彩色斑烂的大凤蝶，双双的飞过墙头时，同伴的儿童们都指着他们而唱道：「飞，飞！梁山伯，祝英台！」山堂肆考说：「俗传大蝶出必成双，乃梁山伯祝英台之魂，又韩凭夫妇之魂，皆不可晓。」梁祝的故事。与韩凭夫妻事是绝不相类的，是关于蝴蝶的最凄惨而又带有诗趣的一个恋爱的故事。这个故事的来源不可考至，现在则已成了最流传的民间传说。也许有人以为它是由韩凭夫妻的故事蜕化而出，然据我猜想，这个故事似与韩凭夫妻的故事没有什么关系。大约是也许有的地方流传着韩凭夫妻的故事，便以那飞的双凤蝶为韩凭夫妻。有的地方流传着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便以那双飞的凤蝶为梁山伯祝英台。

梁山伯是梁员外的独生子，他父亲早死了。十八岁时，别了母亲到杭州去读书。在路上遇见祝英台，祝英台是一个女子，假装为男子，也要到杭州去读书。二人结拜为兄弟，同到杭州一家书塾里攻学。同居了三年，山伯始终没有看出祝英台是女子。后来，英台告辞先生回家去了，临别时，悄悄的对师母说，她原是一个女子，并将她恋着山伯的情怀诉述出。山伯送英台走了一程，她屡以言挑探山伯，欲表明自己是女子，而山伯俱不悟。于是，她说道，她家中有一个妹妹，面貌与她一样，性情也与她一样，尚未定婚，叫他去求亲。二人就此相别。英台到了家中，时时恋念着山伯，怪他为什么好久不来求婚。后来，有一个马翰林来替他的儿子文

才向英台父母求婚，他们竟答应了他。英台得知这个消息，心中郁郁不乐。这时，山伯在杭州也时时恋念着英台——，是朋友的恋念。一天，师母见他忧郁不想读书的神情，知他是在想念着英台，便告诉他英台临别时所说的话，并述及英台之恋爱他。山伯大喜欲狂，立刻束装辞师，到英台住的地方来。不幸他来得太晚了，太晚了！英台已许与马家了！二人相见述及此事，俱十分的悲郁，山伯一回家便生了病，病中还一心恋念着英台。他母亲不得已，只得差人请英台来安慰他。英台来了，他的病觉得略好些。后来，英台回家了，他的病竟日益沉重而至于死。英台闻知他的死耗，心中悲抑如不欲生。然她的喜期也到了。他要求须先将喜轿至山伯墓上，然后至马家，他们只得允许了她这个要求。她到了坟上，哭得十分伤心，欲把头撞死在坟石上，亏得丫环把她扯住了。然山伯的魂灵终于被她感动了，坟盖突然的裂开了。英台一见，急忙攒入坟中。他们来扯时，坟石又已合缝，只见她的裙儿飘在外面而不见人。后来他们去掘坟。坟掘开了，不惟山伯的尸体不见，便连英台的尸体也没有了，只见两个大凤蝶由坟的破处飞到外面，飞上天去。他们知道二人是化蝶飞去了。

这个故事感动了不少民间的少年男女。看它的结束甚似华山畿的故事。古今乐录说：「华山畿者，宋少帝时懊恼一曲，亦变曲也。少帝时南徐一士子，从华山畿往云阳，见客舍有女子，年十八九。悦之无因，遂感心疾。母问其故，具以启母，母为至华山寻访，见女，具说，女闻感之，因脱蔽膝，令母密置其席下，卧之当已。少日果差。忽举席见蔽膝而抱持，遂吞食而死。气欲绝，谓母曰：「葬时，车载从华山度，」母从其意。比至女门，牛不肯前，打拍不动。女曰：「且待须臾。」装点沐浴既而出，歌曰：「华山畿，君既为侬死，独活为谁施！欢若见怜时，棺木

为侬开。」棺应声开。女遂入棺。家人扣打，无如之何，乃合葬，呼曰神女塚。」也许便是从华山畿的故事里演变而成为这个故事的。

五

梁山伯祝英台以及韩凭夫妻，在人间不能成就他们的终久的恋爱，到了死后，却化为蝶而双双的栩栩的飞在天空，终日的相伴着。同时又有一个故事，却是蝶化为女子而来与人相恋的。六朝录言，刘子卿住在庐山，有五彩双蝶，来游花上，其大如燕。夜间，有两个女子来见他，说，「感君爱花间之物，故来相谐，君子其有意乎？」子卿笑，「愿伸缱绻。」于是这二个女子便每日到子卿住处来一次，至于数年之久。

蝶之化为女子，其故事仅见于上面的一则，然蝶却被我东方人视为较近于女性的东西。所以女子的名字用「蝶」字的不少，在日本尤其多。（不过男子也有以蝶为名）现在的舞女尚多用蝶花蝶吉蝶之助等名。私人的名字，如「谷超，」（Kocho）或「超」（Cho）其意义即为蝴蝶。陆奥的地方，尚存称家中最幼之女为太郭娜（Tekona）之古俗，太郭娜即陆奥土语之蝴蝶。在古时，太郭娜这个字又为一个美丽的妇人的别名。

然在中国蝶却又为人所视为轻薄无信的男子的象征。粉蝶栩栩的在花间飞来飞去，一时停在这朵花上，隔一瞬，又停在那一朵花上，正如情爱不专一的男子一样。又在我们中国最通俗的小说如彭公案之类的书，常见有花蝴蝶之名，这个名字是给与那些喜爱任何女子的色情

狂的盗贼的。他们如蝴蝶之闻花的香气即飞去寻找一样，一见有什么好女子，便追踪于他们之后，而欲一逞。

在这个地方，所指的蝴蝶便与上文所举的不同，已变为一种慕逐女子的男性并非上文所举的女性的象征了。所以，蝴蝶在我们东方的文学里，原是具有异常复杂的意义的。

六

蝶在我们东方，又常被视为人的鬼魂的显化。梁祝及韩凭的二故事，似也有些受这个通俗的观念的感发。这种鬼魂显化的蝶，有时是男子显化的，有时是女子显化的。春渚纪闻说，「建安章国老之室宜兴潘氏，既归国老，不数岁而卒。其终之日，室中飞蝶散满，不知其数。闻其始生，亦复如此。即设灵席，每展遗像，则一蝶停立久之而去。后遇避讳之日，与曝像之次，必有一蝶随至，不论冬夏也。其家疑其为花月之神。」这个故事还未说蝶就是亡去少妇的魂。癸辛杂识所记的二事，仍直捷的以蝶为人的魂化。「杨昊字明之娶江氏少女，连岁得子。明之客死之明日，有蝴蝶大如掌，徊翔于江氏旁，竟日乃去。及闻讣，聚族而哭，其蝶复来，绕江氏，饮食起居不置也。盖明之未能割恋于少妻稚子，故化蝶以归尔。……杨大芳娶谢氏，亡未殓。有蝶大如扇，其色紫褐，翩翩自帐中徘徊飞集牕户间，终日乃去。」

日本的故事中，也有一则关于魂化为蝶的传说。东京郊外的某寺坟地之后。有一间孤零零立着的茅舍，是一个老人名为高滨(Takahama)的所住的房子。他很为邻居所爱，然同时人

又多目之为狂。他并不结婚，所以只有一个人。人家也没有看见他与什么女子有关系。他如此孤独的住着，不觉已有五十年了。某一年夏天，他得了一病，自知不起，便去叫了弟媳及她的一个三十岁的儿子来伴他。某一个晴明的下午，弟媳与她的儿子在床前看视他，他沉沉的睡着了。这时有一只白色大蝶飞进屋，停在病人的枕上。老人的侄用扇去逐她，但逐了又来。后来她飞出到花园中，侄也追出去，追到坟地上。她只在他面前飞，引他深入坟地。他见这蝶飞到一个妇人坟上，突然的不见了。他见坟石上刻着这妇人名明子(Akiko)死于十八岁。这坟显然已很久了，绿苔已长满了坟石上。然这坟收拾得干净，鲜花也放在坟前，可见还时时有人在看顾她。这少年回到屋内时，老人已于睡梦中死了，脸上现出笑容。这少年告诉母亲在坟地上所见的事，他母亲道：「明子！唉！唉！」少年问道：「母亲，谁是明子？」母亲答道：「当你伯父少年时，他曾与一个可爱的女郎名明子的定婚。在结婚前不久，她患肺病而死。他十分的悲切。她葬后，他便宣言此后永不娶妻，且筑了这座小屋在坟地旁，以便时时可以看望她的坟。这已是五十年前的事了。在这五十年中，你伯父不问寒暑，天天到她坟上祷哭，且以物祭之。但你伯父对人并不提起这事。所以，现在，明子知他将死，便来接他：那大白蝶就是她的魂呀。」

在日本又有一篇名为飞的蝶簪的通俗戏本，其故事似亦是从鬼魂化蝶的这个概念里演变出。蝴蝶是一个美丽的女子，因被诬犯罪及受虐待而自杀。欲为她报仇的人怎么设法也寻不出那个害她的人。但后来，这个死去妇人的发簪，化成了一只蝴蝶，飞翔于那个恶汉藏身的所在之上面，指导他们去捉他，因此得报了仇。

七

蝴蝶梦一剧是中国古代很流行的剧本之一，宋金院本中有蝴蝶梦的一个名目，元剧中有关汉卿的一本包待制三勘蝴蝶梦，又有萧德祥的一本同名的剧本。现在，关汉卿的一本尚存在于元曲选中。

这个戏剧的故事，也是关于蝴蝶的，与上面所举的几则却俱不同。大略是如此：王老生了三个儿子，都喜欢读书。一天，他上街替儿子们买些纸笔，走得乏了，在街上坐着歇息，不料因冲着马头，却被骑马的一个势豪名葛彪的打死了。三个儿子听见父亲为葛彪打死，便去寻他报仇，也把他打死了。他们都被捉进监狱。审判官恰是称为中国的苏罗门的包拯。当他大审此案之前，曾梦自己走进一座百花烂漫的花园，见一个亭子上结下个蛛网。花间飞来一个蝴蝶，在正打网中，却又来了一个大蝴蝶，把他救出。后来，又来第二个蝴蝶打在网中，也被大蝴蝶救了。最后来了一个小蝴蝶，打在网上，却没有人救，那大蝴蝶两次三番只在花丛上飞，却不去救。包拯便动了恻隐之心，把这小蝴蝶放走了。醒来时，却正要审问王大王二王三打死葛彪的案子。他们三个人都承认葛彪是自己打死的，不干兄或弟的事。包拯说，只要一个人抵命，其他二人可以释出。便问他们的母亲，要那一个去抵命。她说，要小的去。包拯道：「为什么？小的不是你养的么？」母亲悲哽的说道：「不是的，那两个，我是他们的继母，这一个是我的亲儿。」包拯为这个贤母的举动所感动，便想道：「梦见大蝴蝶救了两个小蝶，却不

去救第三个，倒是我去救了他。难道便应在这一件事上么？」于时他假判道，「王三留此偿命，」同时却悄悄的设法，把王三也放走了。

八

还有两则放蝶的故事，也可以在最后叙一下。

唐开元的末年，明皇每至春时，即旦暮宴于宫中，叫嫔妃们争插艳花。他自己去捉了粉蝶来，又放了去。看蝶飞止在那个嫔妃的上面，他便也去止宿于她的地方。后来因杨贵妃专宠，便不复为此戏。（见开元天宝遗事）

这一则故事，没有什么很深的意味，不过表现出一个淫佚的君王的佚事的一幕而已。底下的一则，事虽略觉滑稽，却很带着人道主义的精神。

「长山王进士蚪生为令时，每听讼，按律之轻重，罚令纳蝶自赎。堂上千百齐放，如风飘碎锦：王乃拍案大笑。一夜，梦一女子衣裳华好，从容而入曰：「遭君虐政，姊妹多物故，当使君先受风流之小谴耳。」言已，化为蝶，回翔而去。明日，方独酌署中，忽报直指使至，皇遽而去。闺中戏以素花簪冠上，忘除之。直指见之，以为不恭，大受斥骂而返。由是罚蝶令遂止。」（见聊斋志异卷十五）

插图之话

一 插图与饰图

插图是一种艺术，用图画来表现文字所已经表白的一部分的意思；插图作者的工作就在补足别的媒介物，如文字之类之表白。这因为艺术的情绪是可以联合的激动的；我们读了一首好诗，鲜不在心上引起一种图画或音乐的暗示的。譬如「人迹板桥霜」一首诗，立刻便可以使我们引起了一个冬天的寂寥的村道，一道清溪，一条架于溪上的板桥，那时，偶然有一个人经过这个板桥了，而他的足迹便清楚的印在铺满板桥的白霜上面。这是如何可爱的一幅图画呀！画家便从此受到了感动，从这几个文字中，实现出些平行的观念，仅能用他的媒介物，即图画，来传达，或传达得更好的。古人谓：「王摩诘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即是此意。音乐家亦是如此；「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这便可以使他弹奏出一节朦胧、幽静、浩莽而略略带些感伤的情绪的调子来。同样的，音乐或图画，



也可以暗示着诗歌。多少的音乐调子是富于诗意的，多少的图画是可以使我们在线与点及色彩间看出欲溢于纸或布外的诗意来的。从这个相互联络的情绪制御着各种艺术间，而插图便发生了。所以插图的成功在于一种观念从一个媒介到别一个媒介的本能的传运；愈自然，愈少于有意的做作便愈好。

饰图(Illumination)却与插图不同。插图的功力在于表现出文字的内部的情绪与精神，饰图则仅为用来装饰文字的外形而已。所谓饰图，便是用图画来饰美写的或印刷的书本的，或用颜色及金(偶然也用银)来作饰美文字的图案的。然而有的饰图，却亦为表现文字的一部分情绪与观念的插图所组成的；这使饰图有了更有趣的更深挚的意味。然其本意则仅在饰美书本而不在重现在文字里的情绪与观念。

有图的来源是极古远的。耶稣纪元前十五世纪所有的埃及死书之纸草纸的写卷上，已饰了很鲜明的颜色绘成的画来饰美它了。其后在中世纪，这种技术更为精进；教士们闭在僧院中，镇日无事；使用了全副精力来钞书，来绘了许多饰图在书的四周与文字中了。近代的书本，多趋重于插图，而有饰图者渐少；然有些贵重的书本却仍然有着很美丽的饰图的；有许多西方的书本，其每章的头一个字母，往往是特别的大，往往是用图案来装饰它，这便是饰图留在普通书本中唯一的痕迹了。

在中国饰图是极不发达的，只有插图，是我们很早的就有了的东西。

插图与饰图还有一个大分别；插图常时趋重用于实际工用，如博物书之插绘动植物形状，以及物理化学书之种种附图都是；饰图则绝无这个实用的观念，它的本意在于把文字及书本装饰得美丽可爱些，而它的结果也就在使文字及书本加上了一袭很美观很可爱的衣服，毫无实用的目的。

二　花纸与画片

插图是与图画的艺术同其古远的。初民社会的人已有了艺术的冲动；我们看西班牙所发见的壁画，其牛与鹿的姿态生动，并不下于近代的作家的作品，当时民众对于英雄有许多传说，对这宇宙诸现象及诸神，又有许多的神话，而这些英雄的传说与神话，便为最初的画家作图画的资料。这便是插图的最早者。其后，文明一天天的发达了，画家的取材，不复囿于传说与神话以及自然物，且进而从人类的真实历史的及文学的来源内取得他们的画材了。

不喜欢图画的人，可以说是绝无仅有。我们当孩童及少年时代，都要经过图画迷的一个长时期；三国志西游记的插图是我们所最爱悦的。有时，我们得到了一匣的水彩画颜料，于是我们便在这些插图上西涂东抹着。关云长的脸，我们把他画得红红的；孙行者的虎皮裙是染上了黄色。张飞与猪八戒的黑脸，却使我们踌躇了许久，无法去画，因为墨笔一抹上去，全部黑线构成的图象便要泯灭无形了。金钱豹哪吒一类的图象，却使我们有机会很用心的用各种

颜色把他们东一堆西一笔的涂上去。我们的心沉醉在这个工作里，仿佛我们便是一个大画家，在作着不朽的壁画或画卷。有时，我们得到上海流传来的花纸，那上面有一部电车在行驶着，几辆人力车在旁边拖着，还有一部马车追逐在电车之后，那新奇的车子，那显明的色彩，那复杂的人物，都使我们感到无穷的兴味，如入了另一个世界。到了纸烟匣中的画片一出来，那又把我们的全部精神吸引去了，那些绘画得极精致，色彩染得极复杂，还有华丽闪动的金色间杂在上面的三国志人物图，封神榜人物图，说岳全传的人物图，英烈传人物图以及说唐传人物图等等，比起木板或石印的小说中的插图来，那真不知胜过多少倍。他们的孙行者，那瘦颊尖嘴的脸，神气活现的，那虎皮直缀，虎皮裙，于黄色黑色之外，还用着金色画着圈圈，当作虎皮的斑文。白袍小将薛仁贵，全身的素静的银白色，手里使着银枪，使我俨然如见他的凛凛的威仪。英雄无比的岳云，使着两柄大锤，头插双雉尾的陆文龙使的是双枪。一个个英雄都是活泼泼的人似的出现于我们之前，那又是另一个美的幻想的世界了。于是我们天天都孜孜兀兀的在搜集这些纸烟匣里的画片，向会吃烟的亲戚长辈要，向同伴们用别的东西交换，向小店里去购买。那时，我们有了一百张两百张的这一类的画片，我们便如富翁似的可以向同伴们斗富了，如果他们有了一张两张我们所没有的画片，我们心里便异常的难过，总觉得是一种缺憾，要想了种种的方法去得到它。在没有得到它之前，我们的心里总是不安逸的，有如缺失了生命中最不可少的东西。

而这些画片使我们对于这些民众小说更感到趣味。这便是插图的大功能之一。

三　Botticelli 及其他

近代的插图差不多与印刷的发明是同时产生的。这些时代的插图是精于艺术的技巧而又是补足文字所不易传达之意的。公元十五世纪之末，委尼司(Venice)地方印出了欧洲的第一本插图的书，即 the Poliphili Hypneratomachia 鲍狄西里(Botticelli)所作大诗人但丁的神曲的插图，虽然不是成为书本式样的，在插图史上却极为重要。文艺复兴时代，金属雕刻与木板雕刻技能之突飞的进步，使许多文艺复兴的画家更高兴的去作插图。那些插图或为他们自己雕刻，或由他们绘成而经别的人雕刻。如波拉约洛(Pollajuolo)曼特那(Mantegn)米契朗琪罗(Michelangelo)诸人所作的插图在插图艺术上是有很高的地位的。公元十五世纪的德国派画家，更有力于插图的工作，许多这时的这派画家，到现在还闻名者，差不多完全由于他们留下来的雕刻于木板上或铜板上的插图。此后，著名的插图作者，时时有之。英国的诗人勃莱克(William Blake)亦以画家名，其约伯记的插图(Illustrations to the Book of Job)是很有声望的。公元一八五七年，英国的插图史又添了一个新纪录，那一年是莫克逊版(Moxoe)丁尼生集及委尔莫特(Wilmott)的十九世纪诗人(Poets of the Nineteen Century)二书出版之时。这二书里有了好些插图，那都是出于有名的作家，如罗赛底(Rossetii)，米拉士(Millais)白朗(F. N. Brown)诸人之手的。这些人就是所谓「Pre-Raphaelite」派是。杂志，即定期刊物之发达，使插画作者更有发展其才能之机会。这些作家中，尽有不少好的。狄乎

(Defoe)的伦敦大疫记(History of the Plague)的插图是谢尔特(F. Shields)作的；佐治·依里奥特(George Eliot)的大作罗摩拉(Romola)的插图是李夫登(Leighton)作的；这都是很可赞美的不朽之作。 大小说家莎克莱(Thackeray)曾为他自己的作品作插图，那更有一种可纪念的价值。照相术的发明与印刷的进步，使插图渐渐的舍弃了旧式的木雕或铜雕而改用新的工具，但最近，雕刻的插图似乎又有了复兴之势。 许多插图是舍弃很进步的照相与印刷的技术的应用而回到用木雕铜雕。 住于美国的有名的插图作者 Ruotolo 新近为 John Macy 的世界文学故事(Story of World's Literature)作插图，便是用木雕的。

四　黄金时代之中国

中国的插图艺术也起源得极早。相传屈原被放，彷徨山泽，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矞皇，及古贤圣怪物行事，于是画其壁，向而问之，作为天问；这故事虽不足信，而插图作者之在汉以前即已有之，则甚可信。 存于金石案中的惊人的汉武梁祠石象，便有许多是插图性质的。到了晋之时，有顾恺之者，善画像；今宋本列女传之插图，即相传是他画的。今复制一图于下；虽然刻工是很幼稚的，绘工似乎也很粗率，——这当然由于后人翻刻之结果，——然全图的气韵却很不坏。 唐时，李公麟以善于作图者。他的插图，传于今者还不少；九歌图即其一。 又仇十洲绘的飞燕外传图，相传便是仿李公麟之原作的。

宋时之插图，传于今者不多；书院派之画虽盛极一时，相传那时且从古诗中取出了一句，



叫他们去画，画得最合于诗的意境与神趣者便可以奖赏，然这些图成为书本的或插绘于印刷的书本中者则绝少见。

元时的插图也不多见，我曾见一部元刊本的三教搜神大全，那里面的插图很不少，差不多每一个神便有一个图像，刻工与绘工都很好。长沙叶氏刊丽楼丛书，曾重刻此书，收入其中。然经过一次翻刻，原图的神彩便走失不少了。底下是此书的一图紫姑神，今用锌版复做出来者，（系用叶氏翻刻本重做者，原刊本见到后即为他人所购去，今不知在何处。）

明之初叶，解缙等编纂永乐大典，其中有不少插图，不知是复模原来插图的，还是他们自己创绘出来的。今举其中忠传的插图之一以为一例。

明之中叶及末年是中国插图史上的黄金时代，今所能得到的好插图，当以这时代为最多，而这时代不仅绘图的艺术极为精工，即雕刻的艺术亦到了前莫与京，后莫与京之佳境，像富春堂所刻之诸传奇，其插图之刻工算是很粗率的，然气势却很不坏，底下是一幅昭君出塞图，见于富春堂刊的和戎记第三十九折中，那一行人蹙额含悲之状是写得很入神的。

仇英唐寅陈洪绶诸人是这时的大画家，他们所作的插图俱很不少，仇英的汪辑列女传插图，是有名之作。传谓王世贞辑的短篇小说集艳异





陳眉公評刋本玉簪記插圖之一　劉素明刋



永樂大典卷之四百八十六　一東

忠　忠傳二

文臣

溫嶠[illegible]表字太真。太原府人。有學問。明帝時王敦請溫嶠做左司馬。那時王敦聚兵謀反。溫嶠[illegible]好言勸王敦。王敦到了不聽。溫嶠使





编，卷首有十二幅插图亦为仇英所绘。近来发见金瓶梅插图二百幅（每回二图）绢本精绘，相传亦为他所作，因为是原绘的手稿，不曾经过刻工之手，所以更有精神，更细腻。

唐寅的西厢图是很使我们留恋的；文学大纲上曾复做一幅，写的是张生递一简给红娘叫他转致莺莺。那样活泼泼的神情是中国画上所不常见到的。

陈洪绶的插图更多；他的离骚图见于四库总目提要，今有与萧云从所绘的离骚图合为一部的石印本。他的西厢记图，附插于明刊西厢记之卷首的，尤为工细可爱，兼之雕刻师是有名的项南洲。相传他还作水浒图，但我未见。

此外作水浒图而有名者有杜堇亦此时左右人。文学大纲里亦曾采用入数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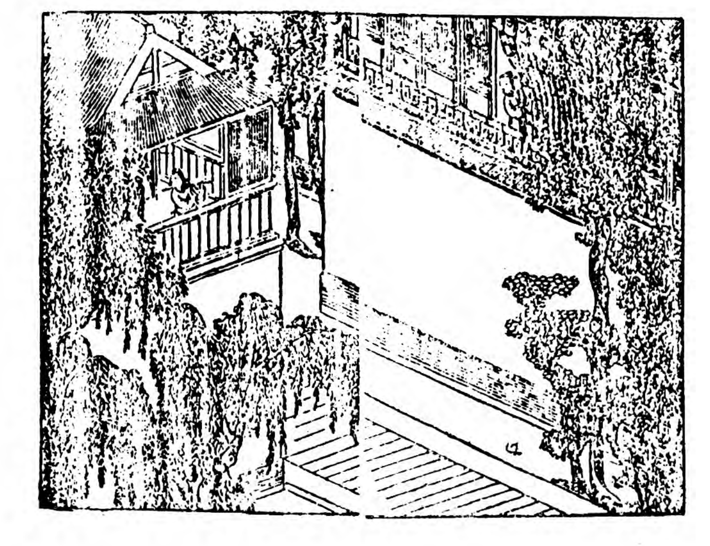
这时刻书之风极盛；杂剧传奇以及小说向来未有刻本或虽有刻本而不精者，在这时都有很好的刻本，并加以很优美很工致的插图，不幸这些作图者多为不知姓名之画家，刻工亦多未署名，不能使他们在中国美术史或绘画史上占一个很好的地位。

在其中，杂剧传奇的插图，最使我们满意。臧晋叔编选的元人百种曲每一曲都有插图二幅，全书共有二百幅图，每一幅都是很工致很有气势的，即在商务印书馆影印本里，也未失去原来的精神与面目。那里有好几幅关于三国故事的图；在连环计的一剧里，把貂蝉和吕布画得如何的好，貂蝉是柔媚的女性，吕布则为追逐于他的欲望之后的勇莽少年，那里有好几幅关于隋唐故事的图；在单鞭夺槊的，尉迟恭赤身骑着马，雄猛的提了单鞭追去救护秦王，而秦王却正在为敌人所追逐，危急万分之际；这幅画表现那时那么紧张的局势，是如何的有力，那里有好几篇水浒故事的插图，作者把梁山泊一群英雄，把李达，把燕青，一个鲁莽的男子，一

个精细的勇士，尤其写得好。这些都不是我们少时所见那些香烟匣子画片那样的仅以色彩之复杂见长的，也不是我们所见后来的坊刊本三国志演义诸插图那样的委靡无生气的。

沈泰所辑的盛明杂剧初二集，是研究明剧的人主要的研究资材；每集共三十个剧本，每剧亦有插图二幅；两集共有插图一百二十幅。这一幅一幅的插图，也并不是草率不费功力之作品。初集有武进董氏的翻刊本，见者较多；其中如木兰从军，如昭君出塞，如红线女，如昆仑奴诸剧，所表现的差不多没有一幅不好。二集因仅有原刊本，外间绝少见到。我曾在坊贾处见到一部不全本，把附在卷首的六十幅的插图，细细的看了一遍两遍，还不忍放下手来。这书武进董氏亦在翻刻，将来大家总有见到它的机会的。

邹式金继沈泰之后，辑选杂剧新编（一名新剧三编，）实即盛明杂剧之第三集，因在清初所辑，故不复仍用「盛明新剧」之名，其中选及尤



侗，吴伟业之杂剧。所选剧本亦三十种，每种亦有插图二幅。原书我未见，仅见残本一册，即卷首所附六十幅之插图，完全没有散失。真可谓眼福不浅。明人杂剧之另刊本，传于今者不多。我曾以高价获得一部梅鼎祚的昆仑奴杂剧，那是相传曾经徐渭所改削的，有袁中道之一序，与盛明杂剧初集所载者文句颇多不同。其中附有插图四大幅，一幅写崔生初至郭府，红绡妓捧绛桃一碗进，一幅写昆仑奴杀了狗，负崔生入第三院，更夫在院外酣睡，红绡妓在房内焦急的等待着。而昆仑奴与崔生已到了院内阶前。这一幅画得最好。再有两幅是很细腻的野外写景。一幅画昆仑奴侍随崔生与红绡同到野外游散，遇郭家人；一幅画昆仑奴辞别崔生而隐去，他们为他饯行。

汲古阁刊本六十种曲，可惜没有一幅插图。这是一个大缺憾。然如富春堂所刊目莲救母和戎记等等，插图却颇不少。其他如传为李卓吾评刊之浣纱记红梅记鸣凤记等等，陈眉公评刊之玉簪记绣襦记幽闺记等等，还有名为秦淮墨客校正，唐氏振吾刊行之双杯记葵花记等等，汪廷讷所著之环翠堂乐府数种，以及其他个人所著所刊的传奇，都附有不少的插图，都极精工可爱，使读者对于这些书增添了不少的兴趣。



传为李卓吾所评刊之传奇，我藏有五种，此外尚见有四种，其中有一种是重复的，所以至少有八种。这八种传奇的插图，比起富春堂所刊剧的插图来要精细些，而比之几部较好的刊本来则已远为不及。浣纱记是李评剧本中最有名者，其第二出所插之图，「范蠡初遇西施，」已刊入文学大纲中，可作为这一派插图的代表。

陈眉公评刊的剧本，我藏有三种，其中一种幽闺记，有暖红室的复刊本。然我想总数决不止这几种。今举玉簪记第十一出的插图作为一例。这些图刊得也很细。雕刻工曾于各幅图上署名，最多者为名为刘素明的一个，其他则以印本模糊，辨别不出其姓名了。

环翠堂乐府，我曾藏有义侠记一部，又曾见有投桃记一部。那画工与刻工都是臻于上等的。下面是投桃记第五出的插图，人物的神情，房屋树木的布置，都很可使我们赞赏。到了明朝以后之插图，刻工这样用心的工作，画家这样谐和的布置，便绝少看见了。

唐振吾所刊的剧本，在我的藏曲中，仅有双杯记一种，后又借到一种葵花记，插图都不少，也都不坏。刻者画者都未署名。今复制葵花记第三十二出的插图一幅于下。

我藏有明刊本任诞先的灵宝刀一剧，是万历间林于阁绘梓的，那插图真不是一言两语所可赞赏出其好处的；原图既是气韵高峻，而雕刻者亦甚精心从事。文学大纲曾复制其二图，颇可于此窥见其美好处之一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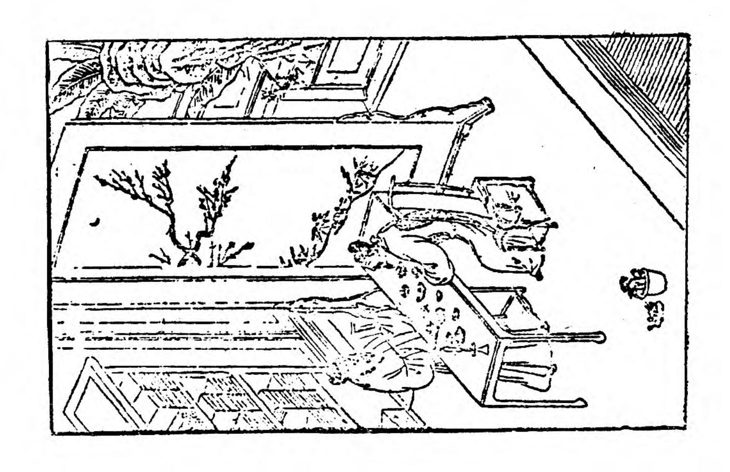
书林杨居寀刊的红梨花记，亦为我所藏的明本戏曲之一，其中插图很不少；背景的布局异常得宜，人物亦各有神情表现在脸上，不像中国向来之一千个美人都是一样的脸，一样的文雅而至于不动感情的脸的图画；第六出的插图，写两个人相争吵，一个立在门内指骂，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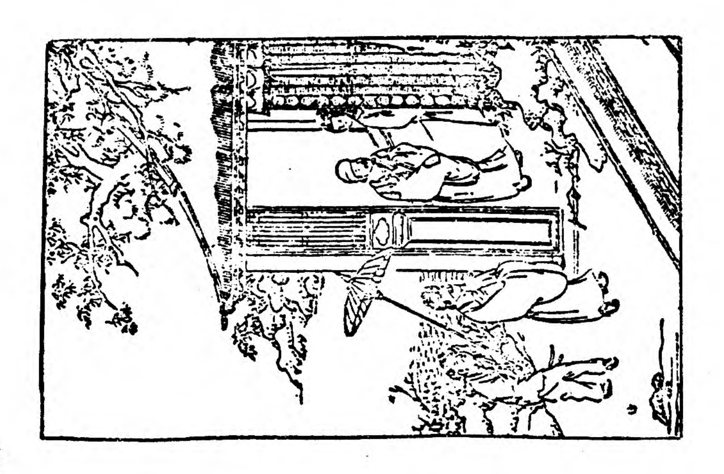
人在门外用左手掠起右手的袖口，气冲冲的彷佛就要扑过去打一样一个女子在拦阻着他，背后是几个闲人在鼓动，在助兴。这一幅尤为我所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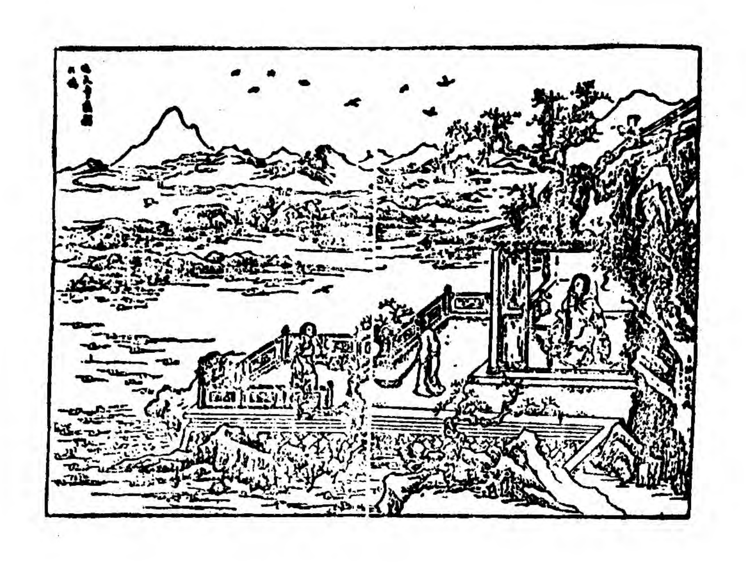
明刊的梁状元题塔记之插图，专在房屋内部的背景里，画他的人物，如题塔一出，画的是塔之内部，香殿有一半可以看见，一个文人立在左壁，提了笔在墙上题诗，一个文人仰了头立在旁边看着。这样的布局是不很容易的。

臧晋叔刊的「四梦」，是大为一般学曲者所不满意的。但如果他的擅改「四梦」之原文的刊本是不足道的，至少，他的刊本里所附的插图却是不朽的。我藏有「四梦」里的邯郸记一种；其插图背景都取得很大，因此，人物便显其小；每个人都只见脸部的轮廓，不见眉目，然神情却由全身的姿态上完全可以表白出这样的画法是与我所见其他的插图上的画法是不同的。虽然只用圆圆的一二笔，勾勒出人物的脸部，而放在繁缛或清远的大背景里，只觉得是调和可爱，并不见其粗率，正如漫画似的，虽然是寥寥的几笔而已足够了。在其中，我最爱的是两幅：一幅写的是卢生刚由李翁手中接到了枕头，坐在旅舍榻上，正要睡下去。他的马在旅舍外立着，旅舍的招旗在空中飘拂着。这是他将入梦之时。再一幅写的是他的马还依然的立着，旅舍的招旗还依然那样的在空中飘拂着，什么多是一样，只有卢生这时却正从梦中醒来，欠伸着，欲挣扎的坐起。那样的迷乱惊诧的神情呀，真欲流动在纸与木板之外了，虽然作者不过用了寥寥的几笔来写。

要将明刊传奇之插图一一举出是不可能的，上面不过就我个人所见的略略的说说而已。如能有藏曲家将他们所藏的这些明刊传奇一部部付印，则更可以宣传明人插图作者及雕刻









者之如何精工，如何高贵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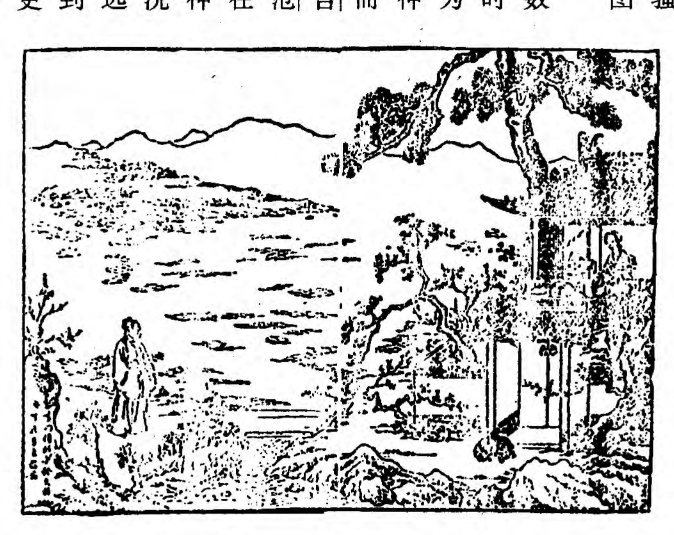
在明刊小说一方面，插图亦甚为他们所注意。一部小说往往是有大规模的好几十幅或好几百幅。一幅幅也都是一笔不苟的画工与一刀不苟的刻工所构成的。我曾见明刊的隋炀艳史，四十回中，每回都有两幅图，那些图，有的地方是很大胆的，如春画似的，有的地方则极绮丽荣华之致，写宫殿，曲折深奥，写人物，须眉毕现，写曲桥流水，则气韵高雅，写山色树影，则翠意欲流：差不多无往而不得其宜。有一幅插图，写杨素和杨广同坐池边钓鱼，映着日伞及池柳，风度益为潇洒。画上的杨素正将钓杆往上一拖，要看是否钓到了鱼，那种暇逸幽雅的神情是溢出了纸外。

金瓶梅的一个明刊本，也附着插图，每回二幅，共二百幅，真是很可观的繁伙，在那里，插图作者把当时中等以上的富豪阶级的家庭状况及享用，服御等等，都捉在图上了。我们可以在那里见到了四百余年前之人物衣冠，社会状态，起居饮食，房屋结构。其中也有着不少幅大胆之作。文学大纲曾复制其一幅刊载于中。大约明人对于一切享乐都是用全力去追求的，尤其对有性的一方面是很放纵的，所以这些大胆之作，在那里为最多，而几部著名的淫书也大都为那个时代的产品。

几部短篇小说集的插图也很可以一谈。原刊本的西湖二集，每篇有一幅插图，这些图都是很精雅的，图之后各有题辞。原刊本的石点头和醉醒石也都有插图，也是每篇一幅图；我藏的这几部短篇集，版本都不大好，然即在模糊的间有断烂的印本之中，原图的好处却仍未有完全失却。

不仅明刊的杂剧传奇及小说有许多插图，即明刊的戏曲选若怡春锦，若征歌集，散曲选若吴骚合编，乃至尺牍集若一扎三奇，亦俱有很好的插图附在里面。

怡春锦为冲和居士选，分礼、乐、射、御、书、数六集，每集选传奇十余出，每出大都有一图（有时为题字，无图。）这些插图的笔调颇一致，想是特为此书而作，并非由各种传奇原本选印的。人物的神情都很能表达得出。背景也很匀称，笔调则融和而清秀。试以所选浣纱记行春一出的插图与李卓吾评刊本浣纱记同出的插图比较观之，李图描写范蠡正在溪边闲步，突见对溪有一个绝世的佳人在浣纱，背景广大而辽远，人物较小而无可表白其神情。这书的插图则描写范蠡已与西施在交谈，已浣的纱放在地上篮内，溪水潾潾，溪边桃柳争春，远山近岩，互相衬托着，人物很大，可以在纸上见到其神情了。还有玉玦记的鸩喜一出插图，表现得更好。今复制一版，刊于下面。这里有四个人物，一



个是妓女，一个是由狎客而变而为小郎的男子，一个是新到的狎客，一个是新狎客的童仆，每个人都有不同样的表情。背景的布置也很好，决不是浪费的无谓的烘托；譬如屋角有一泓的江水显出，这并不是闲笔，乃因剧中鸨母以鸩酒杀了小郎之后，有「后边水阁，正近大江。等到更深，推下水去，」的几句话而写着的。

征歌集为向未为人所知，向未为编书目者所著录的戏曲选集。我所藏的这部书，只为卷一一册，（全书不知有几卷）共选载荆钗记三出，白兔记二出，幽闺记四出，草芦记一出，香囊记二出，金印记六出，每出有插图一幅，共十八幅。仅在此十八幅插图中，我们已经很为其精美的绘画与雕刻所惊奇了。如果能把全书都得到，则真可算是一部难得的奇书与美术书，仅插图一部分，已够使它不朽了。这十八幅插画，作者未署名。雕刻者亦未署名，然看其笔调之统一，可知其为一个人所作的；一个人所雕刻的。在金印记插图之一的「位高多金」一幅，父母喜容满面，兄嫂引咎自责，季子扬眉吐气，其妻亦骄态毕见，几乎每个人都有深刻的表情。

吴骚合编是一部抒情诗集，以抒情诗集而附有好些插图，那正如编者序上所说，是古今的创举。我看见过三部的吴骚合编，印本都没有我所藏的那一部好。我的一部，文字是一个一个的清晰异常，插图则一勾一勒，乃至美人之发，雕阑上之花纹，都一条一条的看得很清楚，毫没有模糊断裂的痕迹。点与线是那样的细，真是比蝇脚还小，比蚊翼还薄，我很惊奇不知雕刻的技能乃精美至此。最好的，还在于水与云的雕刻法。这两种东西都是流动的，不像雕栏砌柱，假山房屋之为静物，容易写得好，只要是精细，只要是工整。别的雕刻印版，对于水，总是千篇一律的鱼鳞形的水纹，重重叠叠的画着，毫无生动之意，这书里所刻的则为洄漩

宛曲而有活动之意的水波；别的地方刻着的云，也是死的，静立于天空上的，一痕一痕的如钢之坚，如竹杆之直，如规绳之曲，这书里所刻的，则欲断而还连，欲舒而还卷，绵绵的，流荡的，弥漫于山谷之间，意态万千。底下是「晓天啼散树头鸦」一幅画，汪成甫刊的，乃取之于这部书的卷二中。其中的云与水，颇可代表上面所说的话。这部书的画者不知何人，雕刻家则俱有署名——除了其中三四幅外——但不外下列的四个人：

一、项南洲　二、项仲华　三、汪成甫　四、洪国良

我很想多做几幅，恐怕太浪费了篇幅，只于此再复制项仲华雕的一幅「终宵锦被闲半床，」和大雕刻家项南洲所题的一幅「重门惯卧金铃犬，欲叩花房未敢前。」南洲作的一幅，水波亦作鱼鳞形，却甚有生动漩洄之意，小桥下之水，画得尤好；春涨盈盈，为和风所吹动而瀰

一札三奇　插圖之一

潾作皱纹，见之，俨如于春日立在小溪边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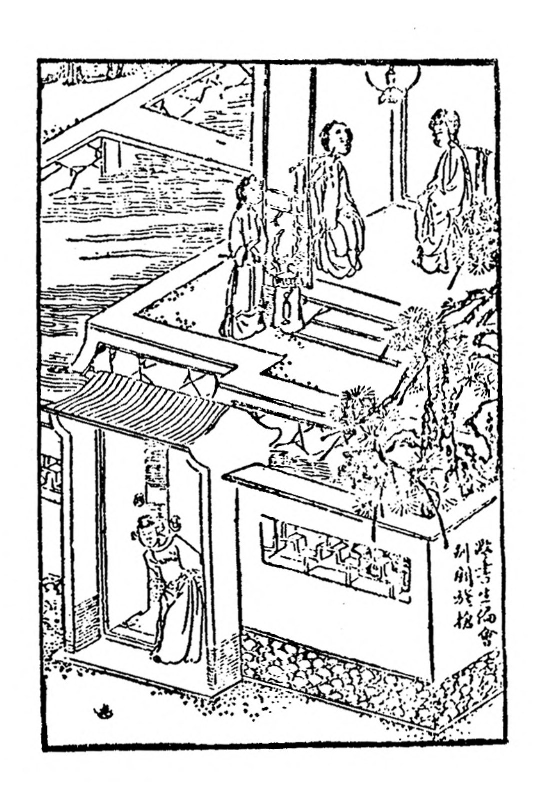
一札三奇凡四卷，每卷有一幅插图，我尤爱其「村社祈年」的一幅，今复制刊载于下；图里共有十个人，有的在煽火，有的在豁拳，有的在切肉，有的在阶下端菜上来，有的在举壶，有的醉而相戏。描写农村不常有的宴会，敬神之后的畅怀痛饮之宴会，甚为神似。

五　粗画与劣版

经了明末之流寇的大乱，继之以满洲人的入关，文化为之扫荡无遗，插图之黄金时代，遂成过去，不复再来。清人所刊之小说传奇，多半没有插图，即有之，亦愈益趋于简陋，几无一可观者。乾嘉以上，尚略有明人遗规，乾嘉以后，则几乎所作者，人不像人，兽不像兽，如玩童之涂墙，如初民之随意勒石之作；至于论及全画之神韵，全局之布置，人物之情态，描状之精工，则非所语于此时代。例如咸同间之袖珍本小说，那一幅插图是略略的有意思的？是略略的可以使我们不起一种恶感的？例如在这时刊的一本金瓶梅，其插图亦不少，且是翻刊明刊的，论理应该略略像样，而竟乃粗鄙万状，不堪寓目，所有人物，已俱辨不出其为人矣。又如西游记，其图亦为翻古版的，而也简率之极。不能成画；上面所附华光大败一幅，乃是其中之最好者，古作之笔势与格局，依稀犹在，而背景及人物之眉目手足，乃至点线勾勒，一切都不可追求了。当时所刊之传奇，如双忠庙，珊瑚玦诸作，其插图亦极不美观，几个人物，头颅往往比身躯还大！还有如补天石传奇八种，荆山民之红楼梦散套，亦俱有插图，而皆不见佳，画工雕



曰来者何人不得無理華光答曰某乃姓馬名勝將酒貪杯號作杯酒馬靈官是也祖師曰莫非昔日華光麼曰然祖師曰玉帝有何虧〻敢放大燒南天關華光曰你住北方我燒南方与你何干祖師曰某奉玉旨捉汝好好受縛便罷若言不肯頃刻間有口難言華光乃火性之人听罷亦不答話手持長鎗望祖師便刺祖師顯出神通頭頂三十三天脚踏五湖四海華光一見亦变出五頭十臂与師大戰祖師招動衆將四边殺進華光大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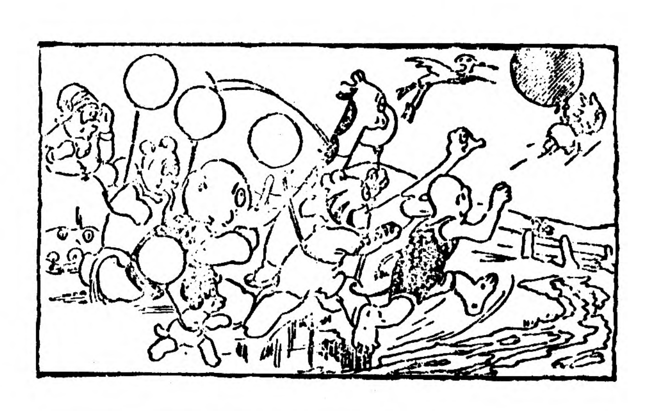
工，俱草率之至，还不如没有插图的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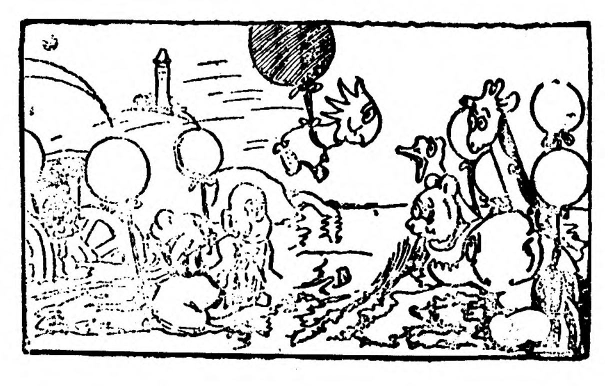
前面是广寒香传奇的一幅插图，在这时已算是很高明的，然较之明人所作，它是如何的陋拙呀！几个美人的头颈极细，身材很长，而头部乃特大，极不相称，我很疑心她们的身体不知能载得起如此重笨之头部否。在康熙中刊的一部西湖佳话，乃是原刊本，卷首附有十幅左右的彩色插图，这是我所见唯一的具有用彩色套版印的插图的小说。颜色的配置很不坏，平湖秋月一幅，用深浅二套黑色木版套印，颇可显出秋夜之凄明的月湖之景色来。但有一二幅，在山水之背景里，却画上了几个人物，那便是大大的失败了。有一幅，记得是苏堤春晓吧，背景极广漠，而在堤上，却有三个人席地而坐，举杯相酬酢，堤之大，几乎为三人之身体所占满，广大的背景中，又几乎为这一段堤占了三分之一。这是如何的不相配适呢！还有一幅，仿佛是断桥残雪吧，却更可笑了。背景画得很调和，很可爱，却不幸加上了两个人物，一个老人骑在驴背，一个童子跟在后边，驴小而人大，几乎要把驴背压折了，而二人与驴，与断桥比较起来，却又显得格外的伟大，老人和驴刚跨上桥，而已占满了全个桥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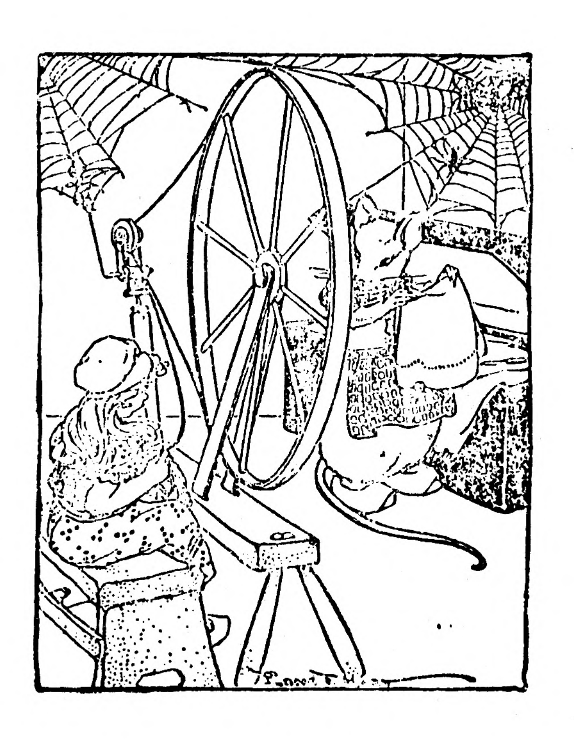
但即在此衰落的时代，也未尝全无光明可见。四雪草堂刊的隋唐演义，附有插图一百幅，每回一图，却没有一个图不好，据绪人获在凡例上说，乃是赵同文所绘，而由王祥宇郑予文二人所雕刻的。图像「意景雅秀，」而「镂刻精工，」是很不易得的。

冰丝馆刊印的还魂记，是很著名的一部书，记中所附的插图亦是很用心雕刻的，在清人所刊传奇中，这算是最精美的一种。

汪氏振绮堂刊的瓶笙馆吹萧谱所附的几幅插图，虽似简拙，而很有意致，亦为这时代不







易得见之作。

改琦，字七香，是这时的一个大画家，以善于作插图有名；其所作红楼梦人物图，精秀绝伦；写晴雯，写黛玉，尤为传神。又有任熊，字渭长，曾绘列女酒牌，剑侠传图，于越先贤传图等，亦为这时极有名之插图作者。这几部书的插图，其雕刻工夫亦俱不坏；红楼梦图尤刻得精细，每个人物的一丝一发，衣上之一襞一皱，俱很用心的刻出，是近代不易得之作品。

此外，再没有什么可注意的插图作者出现；雕刻者却早已被视为鄙下之工匠，更无署名于插图上之可能了。

直到了清之末叶，吴友如又起来而从事于插图之写作。他的时代，却为新印刷术初介绍入中国之时代，所以他的插画，除了我所见的一部附在三国志演义卷首之插图以外，其余的都是用石印来代替木版雕刻的。这一点是他与以前的作家绝异的。近人贵池刘世珩刊行暖红室所刊传奇数十种，其插图大都为翻刊旧本之所有的；有的很好，这可想见旧本之佳；有的很简陋草率，这又可见旧本之不很高明；还有，旧本未见有插图，而暖红室本有者，这可见乃是编者加上去的，这些图也俱很不雅秀。

六　幸与不幸

插图在儿童书中，是一种生命，也许较之文字更为重要。因为儿童是喜欢图画，比之文字更甚些，往往可以由图画而引诱起要看文字的需要。几个刚学会说话的儿童，往往把一本图

画书翻了又翻，看了又看，不忍释手。往往执了书到母亲跟前去，叫道：「妈！这是什么，讲给我听听。」有时，母亲不耐烦解说，便再三的撒骄作态，非要她说不可。比起他之要吃糖果，要索玩物的要求来，实有过之无不及。所以儿童书中的插图，是占极重要的地位的。无论那一国的儿童书，差不多没有无插图，那些插图差不多没有不是异常可爱的，不仅可以迷惑了少年和儿童，抑且可以迷惑了老年人。有一次，据说，一个父亲为他十岁的儿子买了一本我的杂志(My Magazine)来，正要交给他的儿子，偶然的翻翻书本来看看，却为其中的有趣味而可爱的插图和文字所迷惑住了，看了好久好久，还不忍放开去。这居然使他很高兴的消磨了半个黄昏，且使他得到了久未有过的新鲜的趣味。他想不到这戋戋一册的儿童书会有如此的魔力。下面是从一部给英美儿童看的杂志里选出的两幅插图，我们的儿童世界曾介绍进来过。我们看第一幅是儿童们——熊夫人幼稚园里的儿童们——在水里游泳，恐怕沉下水去，所以各个孩子身上都系一个轻气球，但是鸡儿的身体太轻了，反被轻气球吊在空中，孩子们都很惊恐。第二幅是孩子们去追鸡儿。你们看，一个个的孩子是多末神气活现，象儿，虎儿，猴儿，猪儿，麒麟儿等等，又是多末有趣的人物。难怪儿童们得到了这一部东西便要争着看了。底下再有一幅图，是一部美国版的安徒生童话集的插画，本文的题目是姆指林娜；这幅画写的是姆指林娜陷在鼠穴中，有一个鼠正在游说她，要她嫁给一个有钱的鼹鼠为妻。这幅画，你们看，是多末可迷人呀。假使我们完全不懂得这个故事，我们只看见图上是：一个小女孩坐在那里纺纱，一个神情活现的鼠从箱中取出一件件的衣服，向她夸扬着，诱引着，说道：「当你做了鼹鼠的妻子，你将要没有一样缺乏。」那时，我们要不要引动了要看这故事的心？

我们要不要被迷惑于这幅画的可爱的新鲜与趣味？

底下是一幅中国儿童书中的插图；一个孩子对他母亲说着一件故事，他母亲是坐在一张椅上听着，手里做着绒线活计；他所讲的故事仿佛是有关于海与山的，也许竟是一件冒险故事吧。在全图上看来，其结构真是坏极；在画着两个人的一幅图中，忽于图角画着一个圆圈，圈内有山有海；这将取如何的联络呢？如果我刚才不说是孩子对他母亲说着山与海的故事，则大家将永不能猜得到这圆圈内的山与海，会与这大图有关的。也许将有人怀疑，这是做图者的偶不小心，竟把绝不同的两个图断混在一处了。再讲到人物之姿势，那真太可笑了。母亲坐着的姿势，一无是处，里边的一只脚，臃肿不堪，两只手也画得太不成样子，最妙的是，她的眼和嘴，竟是那样的丑呀。打绒衫的铁针，也长得太可怕了；椅子也不像一张椅子，椅背是不成形的，看是藤椅，那椅背的藤条，已经七歪八倒了。孩子更可笑，站着不像一个活动的人，两只手，一只太大，一只太小，手掌伸张开来的一只手，太大得可怕，与全身完全不能相称。再者母亲的眼似审视着对面的一个什么东西，孩子的眼光则高抬着，似在注视着墙上的一幅什么名画，全不像是在讲着故事。像这样的不成样子的画，也居然能刊之书本中，未免有些太轻蔑我们的孩子的不懂好歹了。

底下再是一幅，也是中国某一部儿童书中的插图，背景似是一家大住宅的门口；门口有一个巡捕，手执着步枪在站岗，一个狗贩子要走近门，正对一只犬在说话；那巡捕伸手作势，也似乎在张口说些什么话，又似乎在禁止那狗贩的向前走。那墙和门的布置都不大合宜。巡捕执枪的手和伸出的手都不成其为人的手，全身也是死的，毫无活气，狗贩更可怕，双手也

太大；那只犬则更为画得荒唐之至。你看它，似猪，又似羊；我不说出是犬，谁也不会猜得着是犬的。其尾巴细得尤为可怜，其蹲坐则全无姿势。此外小学教科书中也都是这样的插图！唉，这样的插图呀！试取来一较之欧美日本的儿童书的插图，我们将有如何的感触！不幸呀，不幸呀，我国儿童的眼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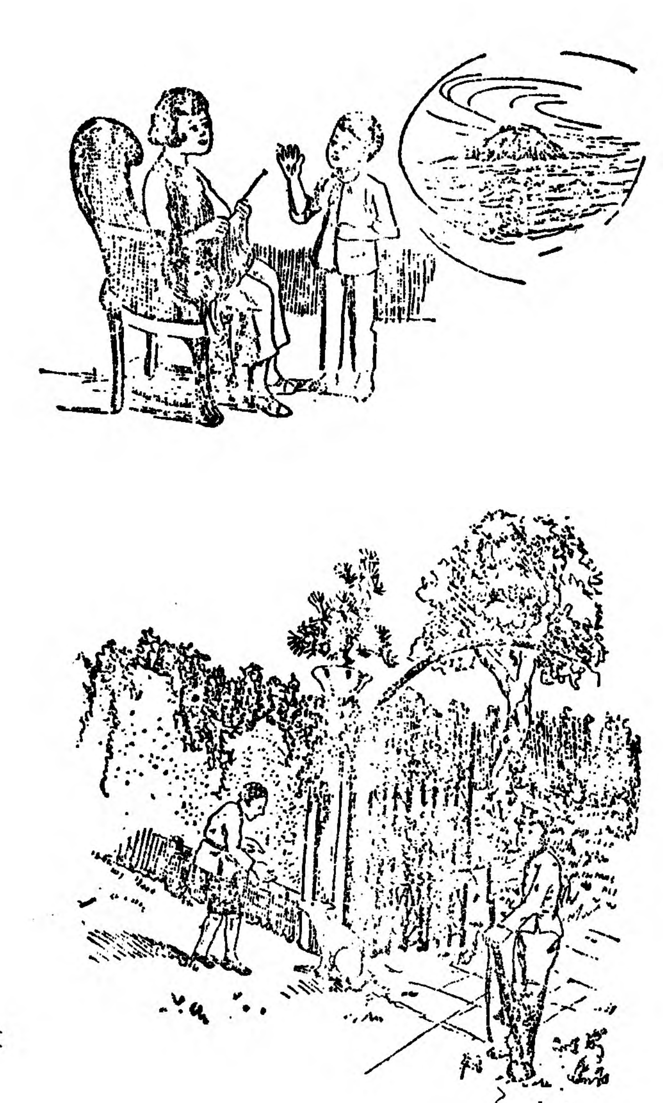
这原因半在于出版家之好贪「小便宜，」好雇用工价廉低的初出山的画家，让他们在乱画乱涂；只要有人形，有物形画出，就可以算是一张画了；其他一半，则在于画家的本身；较好的画家都似乎不屑从事插图的工作，尤其不屑从事于儿童书的插图。不知古来有名的画家有多少是善于作插图者，更不知近来有多少画家是以画儿童画著名的。

救救孩子吧，诸位知道中国孩子们看惯了这种恶劣不成形的画后，其影响将如何的坏？孩子们是容易骗得过的——也许他们竟如诸君所料，是不知好歹的——他们即知道了也不会提出抗议的，即有口头或书面的抗议，也不会给诸君所知，即知亦不会为诸君所采纳的。然而我们却忍不住不来说几句话！

救救孩子吧！儿童的教育并不是一件小事！

七　约克房屋中的抽水机

插图在自然科学的书中，尤为重要；有许多动植物，有许多器械工具，任用多少文字都说不大清楚的，只要用一幅图，两幅图，便完全可以使学者豁然贯通了。这种偏于实用方面的插



图，本文不便多说。但我们也要有一个小贡献，就是理科书的插图也不妨画得有趣味些；死板板的以像真，以准确为这类插图之极致，已非现在教育界之所赞许。近来英美出版的几部史地书，其插图是如何的饶有趣味呀！例如房龙(Von Loon)的人类的故事，其中的插图便没有一幅不好，然而他们却俱不是从前史书中同样之插画，而另有一种生动活泼之意趣在着。又如从前的我的杂志中，有好几幅关于生理学的插图，专用比譬来讲演人体内的各器官的作用，讲得又明了，又有趣。

我们当然不敢希望中国立刻就有这一类的好插图出现，然而姑且在此提一提，也许会有几个大画家能注意到这种事，而暂放他的画不朽之画的画笔，以从事于这种事业也难说。

〔附注一〕上文所说中国黄金时代及其后的戏曲小说的插图，除本篇所附刊者外，多见于文学大纲及正在编辑之中国戏曲选中，这两部书都是本文著者所编。

〔附注二〕上文所举房龙的人类的故事，已有沈性仁女士的译本，商务印书馆出版。又我的杂志之汇刊本，名「Book of Knowledge」者，商务亦有中译本，易名少年百科全书。

编辑者发刊词

在这个急骤变动着的大时代里，我们的责任是不很轻微的。我们既醒悟了以前一切的错误，我们要策划着我们将来的正当的轨辙。

拿笔杆的人们，即向来被称为「士大夫」的一个阶级，在过去的无数年代里，确是一个特殊的阶级，享用着一般平民所未曾享受过的政治与经济上的特权。一般民众都只有义务而无权利。而腆然自居于「四民」之首的士，却只有权利而无义务，他们一旦穿上了「蓝衫，」即一旦由农工商中被选拔出来之后，立即成了一个特殊的阶级。他们不纳税，不服工役。他们是统治阶级的候补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在朝为官，居乡为绅。这样的一个阶级，在更远的时代，是贵族，而在二千年来便是「士。」

四民之首的「士」不仅握捉住政治经济上的特权，更还独占着人间的知识与学问。自诗人到经师，自医士到幕客，自治河到救荒，又无不是「士」的事业。「士」在享用了政权之外，还永占着社会上的宾与师的地位。

但一个大转变的时代终于到了。这个大转变的时代的到来，使「士大夫」的地位急骤的下降。他们整个的阶级逐渐的崩坏了；他们的种种特权逐渐的被剥削了；他们的独占的一切东西也一一的被强让出去了。他们由一个具有特权的统治阶级，一变而成为与一般民众无殊的「民众」之一部分；他们由崇高的宾师之位，跌落到成为普通的被雇用者与自由职业者。他们

由傲然自命的社会的柱石，一变而成为大社会中随波逐浪的平凡份子。

时代的推进，即使拿笔杆的人们失去了他们固有的崇高的地位，而同时因了新兴资本势力的一而再再而三的高压，更使他们于失去了传统的傲慢之外，发生了新的自觉。拿笔杆的人们开始明白，笔杆与算盘、犁耙、斧尺等等是同一的谋生的工具，并不比他们更高尚或更能干。

他们明白传统地位与特权的失去，不仅不足以惋惜，还更能使他们认识了真实的社会的地位，确定了人类的生存的意义，与乎共同努力的方向与轨辙。他们是由二千年来可羞耻的地位解放出来了。由了这个解放，他们才回复了「人」的正常生活。

这当然应该感谢我们的这个大时代。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又开始摆放在他们面前来。新兴的资本势力的压迫，使拿笔杆的人们又遇到一个厄运。这个厄运如今正在开始，要变什么式样，我们实难预料。但有一点，我们是可以明白的，这种新的压迫，只能增加了他们向前奋斗的勇气，与更清楚的认识了自己的真实的力量与责任，并不能丝毫摇撼到他们的自信与生存。

老实说，拿笔杆的人们，实在并不曾忘却他们的力量与责任。他们相信，人类社会之需要知慧也正和他们之需要食粮一样的迫切；特别在今日文化落伍，知识未开的中国，拿笔杆的人们的责任，似乎比一切都更重要。一切科学知识，都未彻底的移殖进来，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还有待于将来的出现；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不识字的民众，正嗷嗷待哺的有待于最原始的启蒙运动的进展。这都使拿笔杆的人们不能不日夕的感到「不足，」与发生要担负了这些启蒙

运动与移殖事业的雄心的。为了人类，为了中国他们都是不能放弃了这些明显的摆放在他们面前的责任的。

「编辑者们」只是拿笔杆的人们里的很微小的一部分人，但为力虽微我们却也并不愿放弃了那些重要的责任，更不敢忽视了自己所担负的职务与力量。

我们，一部分的编辑者们，是在全国最大的一个出版机关里的。我们明白这个出版机关，由他的伟巨的印刷机上所播散出去的东西，是具有不能自知的伟巨的影响的。他可以发生了很大的良好的影响，也可以产出无限量的有毒的丑类。在过去的许多时代，他是战战兢兢谨慎小心的。他的动作虽并不很快，但却是时时都不愿意最小量的有毒之物传播给社会的。这是可自信的一件事实。

现在，在迫切的知识的需要情形之下，我们更要使他充分的发展其可能的力量，以传播移殖重要的科学，文化的出版物与乎启蒙运动的书籍图表。我们更要就我们力之所能及，督促监视着他，不使其为了「利令智昏，」而印刷任何有毒害的东西，我们要使他充分的善用其力。为了这，我们或许要不客气的批评当事者的举措——但却始终是站在我们的善意的督责的地位上的。

若有任何无理的新的压迫，凭藉了资本势力而加到我们的身上，则我们更将不惜任何牺牲与之周旋，决不退却，决不反顾。而本刊便是我们的力量之一。但我们始终是要站在和平的立场上，低头的做着我们所应该做的工作的。

在这个急骤变动着的大时代里，我们的责任是不很轻微的。

评上海各日报的编辑法

一

在文学周报第八卷第八号上，有东生君的一篇封建势力在报纸上，他已将上海的许多日报的真相完全露布出来了——自编辑先生以至派报公会。但我还有几句话要说的，我不怕触恼这一班依附在封建势力之下生存着的编辑先生们，我只要说出我所最刺目痛心的几条事实来。「忠言逆耳，」几位明达的老板们或编辑先生们或将因此而思有所改革吧。那真不止是我一个人所希望着的！

二

上海各日报大致皆分为第一张，第二张，第三张及第四张，每张各有一个编辑。第一张最重要，是专电及要闻；这一张也有扩充至二张以上的，如新闻报，申报，第二张是各省各埠的新闻，第三张是本埠新闻，也有扩充至二张以上或另加「本埠增刊」的： 第四张是「附张，」一名为「报屁股，」也有另立名目，如学灯，青光，学海，快活林，自由谈之类的。这四位编辑，各尽其责，不相为谋；每夜，编附张的总先编好，先印，先走；编各省及本埠新闻的继之；最重要的

专电要闻的编辑是最后，他们总要等到最后的一批专电的来到；有时还要负看「大样」的责任。所以，他们动身回家 或就睡时，大约总已要东方微明了。

这种分工的办法，乃是「最原始最幼稚的编辑法，」如东生君所评的。最可笑的是，「一则杭州的新闻，可以同时见于三张报纸，杭州的访员，发一个专电，这是应该列入专电栏的，在第一张；倘若同时，那访员写了一篇通信，那便是国内新闻，在第二张，又如本埠关于此新闻事件，有了行动或消息，那末应该例入第三张本埠新闻栏。」我们要知道一件事实的详细情形，非翻遍了三张报纸不可。又如，安徽屯溪的被匪洗劫事，专电中，间或有之；各省各埠新闻中也是有的，而本埠新闻中却更满载着屯溪同乡的许多消息及他们筹谋救济的情形。我们如果对于此事关心一点，便非仔仔细细的从专电的第一个字看到本埠新闻的第末一个字的不可。不然，便准保你要失去很重要的消息。读者的时间真是太不值得看重的了！第四张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其中原是不大有时间性的东西，或带学术性质，或给读者消遣之用，其另外排列为一张是在于情理之中的。

所以我们要请求老板们或编辑先生们，将这种地方主义的编辑法，根本的改革一下；重要的事件，不分本外埠都要列于第三张，登不下时，可以续见于第二张，第三张，如大陆报他们的办法，从前时事新报仿佛曾这样的办过一时，不知后来为什么忽然的又变更了。时报只有两张，本埠一张，专电及各省要闻一张，在本埠的一张，又有全报的总标题，比较得算是最醒目些。

三

本埠新闻的着重，是一个很好的消息；仅在这个地方，我们乃能看出近一二年来的日报与从前的日报不同的编辑方法来。无论如何，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至于有人诟病他们之中充满了奸盗杀人以及自杀的新闻，那并不是他们的过失，乃是这个可诟病的社会供给他们以这许多事实，而使他们不能不照实的登出的。任何这种事件，假定有一件在伦敦或纽约诸大都市发生时，怕不各家报馆都发一个第一张的全幅，例如绑票，或在闹市上因钞把子，与强盗开火，而枪杀了几个平民之类！但不知如何，我见了这些新闻，总觉得有些痛心。这种痛心却不在于事实上，而在新闻记者的叙述态度上。桌上有十八年四月十二日的几份日报，且随手举一个例吧：时报本埠新闻栏里，有一个标题是「救火忙，五步处报警；」一个「忙」字用得如何的俏刻可恶！又，时事新报的第三张，有一个标题是，「嘒彼小星，悔已无及，」内容叙的是：「妇人陶周氏诉其夫将伊遗弃，不愿赡养。原告于前年年底，嫁与被告。据被告说，并无妻室，不料过门后，得悉被告已有大妇。然木已成舟，悔之无及，只得退居妾媵之列」云云，这样的一件可以引起一个社会问题的案件，编辑者却轻薄的加上了「嘒彼小星，悔已无及，」八个大字，真是不知其是何心肝！这些，还不算是什么呢；甚至有自杀的，还说他死得好，有决斗得头破血出的，还说他们有运气，不曾被杀，被汽车撞伤或死了，还说他自不小心，从绑票匪窟中逃出来，还说这是绑票的损失；遇强盗劫去了衣服金钱，还贺他不曾受伤。像这样的可痛心的新闻，一天总有一二件，读者且自己留神去看看吧！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有血与情的

人！隔岸看火，呐喊称快，群观杀人，拍掌欢呼，难道我们的民族真是这样的一个不可救药的民族么？我不能相信，也不忍相信！

四

这种轻薄的以他们的死伤不幸，当作自己的说笑资料的态度，尤充分的发挥于所谓「报屁股」的附张之下。无论什么严重的问题，一到了他们的手上，口中，便都成了嬉笑怒骂的或竟漠然无所动心的说风凉话的卖钱文章的题材。试举几个可以令人发指的例子，第一例见于十八年四月十日的新闻报，快活林：

外交上的今昔

独鹤

济案解决了。崔士杰等到济南。坐着花车。挂着青天白日旗。当地各团体。都来欢迎。日本人也来欢迎。这种情形。不但当局者觉得神旺气壮。便是我们新闻记者纪着这段事。也似乎觉得笔底下很有些儿气概。

可是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另外一则消息。便是蔡公时的夫人。正在那里请求恤款。抚育遗孤。蔡夫人在这个时候。有斯请求。不知大家对于此举。又将发生何等感触。

同一交涉员。同一山东交涉员。有的悲惨。有的风光。这件事就外交论。虽非胜

利。总算有相当的成绩。然而就个人论。也只能说是有幸有不幸。总之彼一时。此一时。蔡公时只是不得其时。因此大倒厥霉。

在大家很高兴的时候定要提起败兴之事。似乎觉得无趣。但中国人有一个毛病很不好。便是太健忘。往往偶然得着些儿高兴。就要忘记了，以前的败兴。其实高兴之事。不可没有。败兴之事。也不可过于善忘。再进一步说。须要不忘败兴之事。才可以永远保得住这个高兴。形势是时时变迁的。问题也是刻刻要提防的。前事不忘。事后之师。从正面说。是亡羊亟须补牢。从反面说。却是事后关门。门也要关得愈紧愈好。（原文）

「当地各团体都来欢迎，日本人也来欢迎。这种情形，不但当局者觉得神旺气壮，我们新闻记者记着这段事，也似乎觉得笔底下很有些儿气概。」呜呼！济案的结束，乃结束于这样的一种有「气概」的文章，结束于这样的「神旺气壮」的情形之下乎？我不忍读下去，我也不忍多说下去！

第二例见于十八年四月九日的新闻报，快活林：

隽语　　珊

毛雨楼因婚姻不自由。愤而自杀。各报社会新闻。均载其事。照他的姓名。可以成一诗句云。「小楼一夜毛毛雨。」只可惜「毛毛雨」之后。未接唱「妹妹我爱你。」便

因此牺牲了一条性命。

以此等自杀的惨闻作为「隽语」已极可讶的了！乃还以自杀者的姓名为游戏而称之曰：「小楼一夜毛毛雨。」作者岂是一位有心肝的人？编者又岂是一位有心肝的人？我不敢相信，我国的人，特别是新闻记者，乃竟无同情心至此！至于梁死了之后，附张的插图作者，乃画一个鬼门关，几个已死的鬼，向梁启超招手曰：欢迎，欢迎！这已是习见不怪的事了！

附张编辑者的缺乏常识，也是至可诧怪的事。怪胎闹鬼之事，时见记载；最无根据的剑客侠士的消息，也常有详尽的报告。此外，中医的神效，西人的怪事，以及五六十年前笔记中所常有的神怪记载，也无不应有尽有。例如，〔这个例又是从快活林中来的，（四月二十三日）不是别的报上没有这类消息，乃是快活林中这类消息特别的多。〕

广东新会发现田鱼宝

谭观成

新会为粤中五大名县之一。亦山明水秀之乡。所产甜橙。著名遐迩。顷接该地友人来书言。县城之沙堤桥河中。于四月八日发现田鱼宝一颗。缘是地向为渔夫捕鱼区域。有渔夫名钟濂者。亦属老顾客。是日钟于垂网时。忽见千万鱼虾。群集一处。钟入水兜捕之。鱼虾纷纷远窜。俄顷又聚。钟甚以为异。乃搜捞其地。得一石。重可十斤。涤去泥汙。石色淡青。鳞甲斑斑。绝类金鱼。即怀之归。越日。为某骨董家以二十五元易去。事为县教育局得悉。断定是石为宝物。应归公家保

存。现正在交涉中。稽考县志。载沙堤桥。某名士曾题之曰紫水渔舟。引为新会八景之一。相传河桥底恒有石像鱼名「田鱼宝」者出现。嗣遭渔夫识破盗去。鱼虾遂渐减少云云。则是石殆为田鱼宝无疑矣。亟录之。以待识者考证。

稍有常识的人便知道这种消息是无意义的，不足登载的，然而快活林的记者却居然将它登载了，「还要亟录之以待识者考证！」

在附张上又常常看见一班酒囊饭袋记者们的聚餐消息及被请赴宴的消息。这种消息，记载的是他们这一批东西的琐屑的谐谑与其无意识的举动（例如「一亲芳泽」之类！）真是极形极状的写，也顾不得读者在鄙夷，在发呕。这一批酒囊饭袋的记者们，大约除了仆仆出征去尽他们的酒囊饭袋的任务之外，也便别无所有，别无所能的了。酒囊饭袋不去，新闻界的新光是决不会出现的！洁身自好，有意于抬高或实现新闻记者的责任的人（无论他已是或将是新闻记者）将如何联合起来以打倒他们呢？

五

附张的罪状，言之不尽，还是掉转头来再去说说正张的事吧。一翻开报纸来，我们便常看见编次的不得法，大事小事的不分，或竟大小颠倒，将大事作为小事，含糊过去。试举最小的一件实证：每天或隔几天的日报上不是都有所谓「第〇次中央常会」的消息么？这个消息所

重要的在什么地方呢，到底是在出席列席的人呢？还是在他们所讨论，所议决的事呢？读者请先仔细想想，然后再去看报，报上所载的原来是着重在出席列席的人，而不着重在所讨论所议决的事的。无论如何重要议决案，记者一律以五号字登出，而对于出席的胡汉民，孙科，陈果夫……列席的刘纪文，古应芬——却一律以三号大字登出！这不是大小事颠倒是什么！这不是不明事理是什么！

其他文章叙述之如何千篇一律，毫无生意，评论短作之如何架空取巧，不痛不痒，都是大家所已十分明白了的，这里也不必多说。总之，「老枪记者」的雅号是不仅仅要送给天天写些「双宿双飞，俨若夫妇」或「男女均属无耻」的可怜的本埠访员的！又，上海的报纸至今还没有应用标点符号，也还不用国语文，这也是值得慎重的向总经理们总编辑们提起的事。

封建势力在报纸上(附录)

一

在欧美或日本，大概一天明，报纸就已到读者的手中，所以一般人看报的时间，多在床上起身的顷刻，或者在饮早茶的时候，或者在到办公室和学校的路上。因为过了七八时，便是办事的时间，没有读报的余裕。若夫公事既毕，下午五六时回转家中，则有晚报，日报的消息到了此时，已过时了。

但是，在中国，即如就新闻事业中心的上海来说，报纸由派报人送到读者的手中，普通多在九时至十时左右。要上学校或者至办公室去的，在这时候，早就忙碌的在治事了，所以看报的时间，不得不移至午饭后或晚间回家时。老实的说一句，上海的报纸，虽然是每天早晨出版，其性质却等于午报或晚报。然而这也只限于中文报纸，外国报纸却不如此，是很早很早就到读者手中的，使读者于每天的早晨即知道本地及国内外的新闻，以后得安心的去治事上课。

这是什么缘故呢？著者曾在内地办过报，内地的 印刷不及上海的优良，工人也不及上海的技巧，所以日报成为晚报，照例须下午二三时始能到读者手中。本来，在清晨四五时上机印刷，到七八时，有一二千份出来也可以分给本地的读者，但是因为有派报工会，报纸不能由

报馆自己分送，须待全部印好交给工会，由工会汇齐各报的报纸，分送给小贩与派报人。报纸的分派是垄断在工会当中，所以每天遂非至二三时不能出版了。

上海的情形也如这样，各报的报纸虽然是很早就出版，当六七时的时候，已有人在马路上零星售卖，但是因为须经过独占的派报人的分配，常年定阅的读者却非至九十时看不到报纸。这还是读者自己向派报人定阅，倘若直接向报馆去定，那末由邮局寄交，简直非至下午不可，有时还要看隔日报。自然，这完全是派报工会垄断报纸的分派所致，而我们读者因报馆当局不知设法改革，遂不得不忍受此种种的不便。

派报工会，由其字面看，这是资本主义发达后的团结，然而就其性质与组织言，却完全是封建社会的一种基尔特。这借着工会的名义，代表封建势力，阻止报纸的自由发展。所以新闻事业如欲图谋发展，第一应当打倒此封建势力的组织，由各报馆自己雇人或设立派报所分派报纸。这样，日报才配称是日报！

三

上海虽说是我国新闻事业的中心，但是上海的报纸，老实说，我却没有一种满意，第一因为派报工会的垄断，每天须到九十时始能到手，就给我一个极深的恶感。所以我为早一点知道新闻起见，宁定外国报，像字林西报上海日日新闻似的英日帝国主义的报纸。但是有许多新闻，到底是外报所不载的，所以我仍旧定了一份申报和时报。

上海大报大概不下六七种，我的定阅申报和时报，并不是因为申报和时报比别的报好。上海的报纸，我敢大胆的说一句，都是在水准以下的东西。我定申报，目的还是为看广告。时报，或者有人以其图画为他报所无，这是时报的特色，但我却决不是为的时报的特色而定时报，反之，像那些结婚照片和死尸的摄影，还是使我觉得肉麻难受，质言之，我是因为向来定阅时报，以因袭的关系，所以仍旧继续下来的。

申报时报以外的报纸，有几种是官报与半官报，我根本不相信这官字除了造谣欺人阴谋捣乱以外，有别种意义，所以无论其价值怎样便宜，标语说得怎样好，我却不愿化这冤枉钱。除此，还有一种是新闻报，就印刷言，不及申报，但是就新闻题，则申报有时似不及新闻报。两者实是同样的糟糕，惟新闻报偏重于商业方面，且旧势力亦更为浓厚，所以我卒弃新闻报而取申报。然而若遂谓申报优于新闻报，却未必然。质言之，这都不外是封建势力的巢穴，是同样与时代思潮相反背的。何以见之？最明白的便是新文化运动已许多年，这新文化运动是表示文字从封建的古文形式中的解放，是工商阶级对封建势力的束缚的一种反抗，但是到现在，有几家报纸采用那最形式的表面的改革，——新式标点符号？至于此外，更不消说全是封建势力的表现了。

三

第一先说编辑方面。各报的编辑，便是为封建观念所支配，充满着地方主义的，这是最原

始的幼稚的编辑法。而上海的一般新闻记者以此自夸的。

譬如就申报说罢，一则杭州的新闻，可以同时见于三张报纸，杭州的记员发一个专电，这是应该列入专电栏的，在第一张；倘若同时，那访员写了一篇通信，那便是国内新闻，而第二张，又如本埠关于此新闻事件有了行动或消息，那么应该列入第三张本埠新闻时报馆的编辑，只图自己省事，却不知道读者因为如此要化多少时间！倘若这样以地方观念一分类，便可以算是编辑，这样的编辑，我想排字工人亦优为之，然而上海的报纸却请的是这样编辑先生！——没有思想，没有常识，不知道事情的大小重要，什么事到了手，就是这样一分类。

然而最不通的是所谓社会新闻。上海的小报，因为专记载私人的隐事，或者造谣以敲竹杠，是给人认为下流无耻者之所为的。近年以来，因为我们的国民政府，检查新闻的本领，比军阀时代还高明，于是大报噤若寒蝉，而小报则反盛销。大报的编辑，知道迎合社会的丑恶心理，有这样的效果，于是自时事新报作俑于前，其他报纸，亦俱先后抽出奸杀恋爱绑票的事件，利用动人的标题，名曰社会新闻。像新闻报竟用二号字特标其名，我真不知道其与本埠新闻之所载有什么不同，难道一定要属于社会黑暗方面的才配说是社会新闻？报馆编辑之无常识于此可见。

但是这种小报化的现象，一般报馆的编辑，方自以为革新，那里知道这是报纸的堕落！

再就记载方面来说，报馆编辑的心目中，也完全是封建的观念，他们只知道个人，不知道社会，更不知道有所谓民众。所以这样的报纸，即使办得很好，充乎其极不过是为个人捧场的东西，况且还说不到一好字！

四

我们试打开报纸来看罢，可说差不多全是为一般政治职业者作起居注的。譬如某某出外行猎，得一鹿，这值得什么希罕，报馆的访事却拍专电报告，编辑先生也不知翦裁，照样用三号字登出。又如一般政治职业者之往来沪宁，在他们不过因为南京生活苦，反正火车有民脂民膏供给，用不着化钱，乐得到上海租界，托洋大人的福来舒服一下，然而报馆的编辑却特辟要人行踪一栏，我真不知道除了捧场以外，还有怎样重大的新闻价值！

在从前军阀时代，各地通信对于政治情形——如社会经济，在报馆编辑向来是不知道有其存在的——尚有相当的论述因果关系的记载，然而近来这种通信也没有了，现在是报纸已等于从前北京政府的公报。这种现象的造成，我要说是封建势力的露骨的表现。

本来报纸的出现，是资本主义发展时的现象，在封建时代根本没有报纸。封建时代，一切权力都在君主贵族手中，人民没有自由，当然不敢肆其批评，当然也就没有主持舆论的报纸，那时所有的只是记载君主贵族的行动的政府公报。迨至资产阶级势力张大，于是乃有所谓德谟克拉西的政治，有党派的区分，执政的党借报纸来宣传其主张，在野的党则利用民众的不满，攻击执政者，批评执政者，以张其党的声势。这样，报纸乃成为代表舆论的机关。然而现

在的报纸怎样呢？不但没有分析政治关系的记载，简直连评论也没有，现在是比军阀时代更退步了一世纪！

五

中国报纸最可怜的现象是国际新闻一栏。因为中国自己没有国际的通信社，国际新闻，全恃路透，东方，电通，联合，合同这几家的供给。——苏俄曾有一家通信社，现在大概以反俄的缘故不用了，——加以一般报馆的编辑，又不知剪裁，于是凡在篇幅所许的范围以内，通信社送多少，报纸便登多少，通信社若不送这新闻，报纸也就没有，上海的报纸，这样遂成为外国通信社的喉舌是给英美日诸帝国主义宣传德意的机关。

譬如，就英皇生病的消息来说罢，这消息虽重要，但是我觉得记载其因病不能亲政事，于是成立摄政会议，这样，已尽够了，何必天天照着路透社登今天有无转机，今天脉膊若干等等无聊新闻。须知新闻的价值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在他们英人，英皇病讯成为非常重要，但是我们中国人民，在没有做英人的奴隶以前，却是不相关的新闻——即使做了英人的奴隶，我想英皇病讯，无论如何，怕比他们英人不重要一点罢。

不过这也要原谅我们的报馆编辑，他们所知道的是按地方区域分类，是有消息便尽篇幅登载出去，要和他们谈新闻的编辑，请慢一慢，等一世纪后再说！

六

封建势力最浓厚的部分，怕要算上海报纸的附张了。如申报的「自由谈」与新闻报的「快活林，」便是其代表类型。

报纸的主旨，因为要主持公论，宣传主张，于是有评论，因为要沟通社会，于是有新闻消息的记载，同时，更为与人以智识，使人得有优良的消遣与娱乐起见，乃有附张。即附张的编辑是有两种目的，灌输智识与消遣时光。上海报纸的灌输智识的学术性质的附张，当新文化运动时，曾盛极一时，现在时事新报的「学灯，」是油尽烛干，暗淡无生气，民国日报的「觉悟，」大概因为觉了已好几年，有点睡眼惺忪，陷于沉迷状态。此外，除申报曾出过星期增刊以外，根本不曾有学术性质的附刊。——至如申报的「常识，」则我实不知其学术性质何在，其程度正与我不懂那位常识的编辑先生的「人生」观一样。

但是除了时报，上海报纸却没有种不有一专资消遣的附刊。其中所载的是什么东西呢？红男绿女才子佳人的小说，约居八分之一，此外便是捧伶人，捧电影明星的文字，还有则为那种不值识者一笑的谈相说命，扶乩占卦，以及记载鬼怪的东西，质言之，完全是封建思想的结晶！不但此也，这与小报同其性质，以迎合社会的丑恶心理为唯一目的。

于此，还有一张附刊要说的，那便是申报的广告补白——「艺术界。」这附刊的篇幅，完全以广告地位为伸缩，广告多时，「艺术界」便没有地位，这现象本已少见，然而更可怪的，这附刊，并只限于本埠定报的读者，外埠的人在申报老板想来大概都是不懂此补白艺术的了。

七

记得什么人曾说，国民常识的总量，有十分之八是从报章杂志得来。故以这样重要的传播文化的利器，乃操于一般满是封建思想，没有常识没有眼光的编辑者之手，其影响于国民生活当然是非常之大的。革命既不是单纯的打倒军阀的政治革命，当然还有别的意义。倘若只是单纯的打倒军阀，那末其性质，实无异于历代的易姓革命，完全系一种统治阶级内部的争夺战，与一般人民无关。但是这样的革命，在二十世纪的今日，已为时势所不许。为免除再蹈军阀混战的覆辙起见，现在是应当深入，对整个的封建势力作战。报纸，在这时候，便是在思想上扫荡封建的观念的，这负着一种文化革命的使命。所以，为彻底的完成革命起见，打破封建报阀所把持的宣传机关，实是非常的必要。

然而要使报纸真能完成扫荡封建势力，建设民主政治的文化上思想上的使命，言论出版的自由也是非常必要，因为以报纸的记载，不但可使各地的意见能够沟通，打破封建时代的地域观念，并且以人人都有其表示所见的自由，乃能形成坚强的舆论，以实行民主的政治。欧美现在的民主政治——虽然是布尔热华的德谟克拉西——便是从封建的君主贵族的势力下，标榜着自由的口号奋斗来的。

现在，扫荡封建势力，建设民主政治的工作是横在我们面前，我们怎样呢？则第一步著者要大胆的说，应当摧毁此封建势力所凭依的报纸！

我们在ATHOS上

——一篇小小的序文——

阿托士Athos这个名字，凡读过大仲马的名著侠隐记(即三个火枪手)的，大约都会记住他，而现在这个名字却应用在我们的船上。还有波托士，达达南呢，他们也都是这个M. M.公司的邮船。这船是阿托士第二，还有阿托士第一是不幸于一九一七年五月在地中海沉没了。我们的餐厅的壁上还树著一块铜牌，写著那次牺牲者的姓名。

阿托士第二，新造不久，载重二万四千吨，在大海中驶著，据我们这几天的经历，并不怎么颠簸，大约与我们坐长江船时所受的颠簸差不多。我们船上的生活很安适，没有一个曾感到旅行的苦。有一个餐厅，可以供我们当书房用，每人独据一张餐桌，便如独据了一张书桌。

我们是五个人。

船已到了大海，夜色灰暗了，墨黑了，天上阴沉沉的不见一粒星光。海涛微微的抚拍著船旁，微微的作响，如母亲之摇著她儿子的摇篮，低唱著催眠歌，小浪沫时时在舱洞所射出的圆光中跳跃著。远远的地方，有几座灯塔，间隔的发出光明，如在互相答语。大家默默的躺在甲

板上放著的藤椅上。

我们是在 Athos 上。

天是五月的夜天，地是东海之中央。

「你们写些东西不好么？」学昭记起了春台和她说的这一句话，把它重说著。

写些东西！那是我们所时常最愿意做的工作。我们如顽童似的往往东涂西抹著。如今在此很可写作些东西的情境中，还会不写么？

学昭首先提了笔去写，中道在画著，元度在踌躇著，预备捉住一个最好的题材，兆淇在他的日记中写了一段，又扯去。我在很忙的写著信，还未想到写些什么好。

后天早晨可以到达香港。

我们要把我们所写的东西，在香港第一次寄回给亲爱的国人和亲友。第二次也许在西贡，也许更远些。

我们离开了中国，我们的心愈萦念著中国。我们在可以允许我们写些东西的环境中写作著，告诉我们的亲爱的亲友和读者以我们在 Athos 上所感到的，所想到的，所见闻到的。我们什么都写。

这是第一次。以后还有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

我们是五个人，五个人写的画的想的东西还不会集成一本薄薄的册子么？

离别

一

别了，我爱的中国，我全心爱著的中国，当我倚在高高的船栏上，见著船渐渐的离岸了，船与岸间的水面渐渐的阔了，见著许多亲友挥著白巾，挥著帽子，挥著手，说著 Adieu Adieu！听著鞭礮劈劈拍拍的响著，水兵们高呼著向岸上的同伴告别时，我的眼眶是润湿了，我自知我的泪点已经滴在眼镜面了，镜面是模糊了，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

船慢慢的向前驶著，沿途见了停著的好几只灰色的白色的军舰。不，那不是悬著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的，他们的旗帜是「红日，」是「蓝白红，」是红蓝条交叉著的联合旗，是有星点红条的旗！

两岸是黄土和青草，再过去是两条的青痕，再过去是地平上的几座小岛山，海水满盈盈的照在夕阳之下，浪涛如顽皮的小童似的跳跃不定。水面上现出一片的金光。

别了，我爱的中国，我全心爱著的中国！

我不忍离了中国而去，更不忍在这大时代中放弃每人应做的工作而去，抛弃了许多亲爱

的勇士们在后面，他们是正用他们的血建造著新的中国，正在以纯挚的热诚，争斗著，奋击著。我这样不负责任的离开了中国，我真是一个罪人！

然而我终将在这大时代中工作著的，我终将为中国而努力，而呈献了我的身，我的心；我别了中国，为的是求更好的经验，求更好的奋斗的工具。暂别了，暂别了，在各方面争斗著的勇士们，我不久即将以更勇猛的力量加入你们当中了。

当我归来时，我希望这些悬著「红日」的，「蓝白红」的，「有星点红条」的，「红蓝条交叉著」的一切旗帜的白色灰色的军舰都已不见了，代替他们的是我们的可喜爱的悬著我们的旗帜的伟大舰队。

如果他们那时还没有退去中国海，还没有为我们所消灭，那末，来，勇士们，我将加入你们的队中，以更勇猛的力量，去压迫他们，去毁灭他们！

这是我的誓言！

别了，我爱的中国，我全心爱著的中国！

二

别了，我最爱的祖母、母亲、妹妹以及一切亲友们！我没有想到我动身得那末匆促。我决定动身，是在行期前的七天，跑去告诉祖母和许多亲友们，是在行期前的五天。我想我们的别离至多不过是两年，三年，然而我心里总有一种离愁堆积著。两三年的时光，在上海住著是如

燕子疾飞似的匆匆滑过去了，然而在孤身栖止于海外的游子看来，是如何漫长的一个时间呀！在倚闾而望游子归来的祖母母亲们和数年来终日聚首的爱友们看来，又是如何漫长的一个时期呀！祖母在半年来，身体又渐渐的回复康健了，精神也很好，所以我敢于安心远游。要在半年前，我真的不忍与她相别呢！然而当她听见我要远别的消息时，她口里不说什么，还很高兴的鼓励著我，要我保重自己的身体，在外不像在家，没有人细心照顾了，饮食要小心，被服要盖得好些，落在床下是不会有人来拾起了；又再三叮嘱著我，能够早回，便早些回来。她这些话是安舒的慈爱的说著的，然而在她慢缓的语声中，在她微蹙的眉尖上，我已看出她是满孕著难告的苦闷与别意。不忍与她的孩子离别，而又不忍阻挡他的前进，这其间是如何的踌躇苦恼，不安！人非铁石，谁不觉此！第二天，第三天，她的筋痛的旧病，便又微微的发作了。这是谁的罪过：行期前一天的晚上，我去向她告别；勉强装出高兴的样子，要逗引开她的忧怀别绪，她也勉强装著并不难过的样子，这还不是她也怕我伤心么？在强装的笑容间，我看出万难遮盖的伤别的阴影。她强忍著呢！以全力忍著呢！母亲也是如此，假定她们是哭了，我一定要弃了我离国的决心！一定的！这夜临别时，我告诉她们说，第二天还要来一次。但是，不，第二天，我决不敢再去向她们告别了。我真怕摇动了我的离国的决心！我宁愿负一次说谎的罪，我宁愿负一次不去拜别的罪！

岳父是真希望我有所成就的，他对于我的离国，用全力来赞助。他老人家仆仆的在路上跑，为了我的事，不知有几次了！托人，找人帮忙，换钱，……都是他在忙著。我不知将如何说感谢的话好！然而临别时，他也不免有戚意。我看他扶著箴，在太阳光中，忙乱的码头上站

著，挥著手，我真的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许多朋友，亲戚……他们都给我以在我预想以上之帮忙与亲切的感觉，这使我更不忍于离别了！

果然如此的轻于言离别，而又在外游荡著，一无所成，将如何的伤了祖母，母亲，岳父以及一切亲友的心呢！

别了，我最爱的祖母以及一切亲友们！

三

当我与岳父同车到商务去时，我首先告诉他我将于二十一日动身了。归家时，我将这话第二次告诉给箴，她还以为我是与她开开玩笑的。

「那里的话！真的要这么快动身么？」

「那一个骗你，自然是真的，因为有同伴。」

她还不信，摇摇头道：「等爸爸回来问他看。你的话不能信。」

岳父回家，她真的去问了。

「那里会假的，振铎一定要动身了，只有六七天工夫。快去预备行装！」他微笑的说著。

箴有些愕然了，「爸爸也骗我！」

「并没有骗你，是一点不假的事。」他正经的说道。

她不响了，显然的心上罩了一层殷浓的苦闷。

「铎，你为什么这样快动身？再等几时，八月间再走不好么？」箴的话声有些生涩，不如刚才的轻快了。

一天天的过去，我们俩除同出去置办行装外，相聚的时候很少。我每天还去办公，因为有许多事要结束。

每个黄昏，每个清晨，她都以同一的凄声向我说道：「铎不要走了吧！」

「等到八月间再走不好么？」

我踌躇著，我不能下一个决心，我真的时时刻刻想不走。去年我们俩一天的相离，已经不可忍受了，何况如今是两三年的相别呢？

我真的不想走！

「泪眼相见，觉无语幽咽，」在别前的三四天已经是如此了。每天的早餐，我都咽不下去，心上似有千百重的铅块压著，说不出的难过。当护照没有签字好时，箴暗暗的希望著英法领事拒绝签字，于是我可以不走了。我也竟是如此的暗暗的希望著。

当许多朋友请我们饯别宴上，我曾笑对他们说道：「假定我不走呢，吃了这一顿饭要不要奉还？」这不是一句笑话，我是真的这样想呢。即在整理行装时，我还时时的这样暗念著：「姑且整理整理，也许去不成。」

然而护照终于签了字，终于要于第二天动身了。

只有动身的那一天早晨，我们俩是始终的聚首著。我们同倚在沙发上。有千万语要说，

却一句也都说不出，只是默默的相对。

箴呜咽的哭了，我眼眶中也装满了热泪。谁能吃得下午饭呢！

码头上，握了手后，我便上船了，船上催送客者回去的铃声已经丁丁的摇著了。我倚在船栏上，她站在岳父身边，暗暗的在拭泪。中间隔的是几丈的空间，竟不能再一握手，再一谈话。此情此景，将何以堪！最后，岳父怕她太伤心了，便领了她先走。那临别的一瞬，她已经不能再有所表示了，连手也不能挥送，只慢慢的走出码头，她的手握著白巾，在眼眶边不停的拭著。我看著她的黄色衣服，她的背影，渐渐的远了，消失在过道中了！

「黯然魂消者惟别而已矣！」

Adieu！Adieu！

希望几个月之后——不敢望几天或几十天，在国外再有一次「不速之客」的经历。

「别离」那真不是容易说的！

海燕

乌黑的一身羽毛，光滑漂亮，积伶积俐，加上一双剪刀似的尾巴，一对劲俊轻快的翅膀，凑成了那样可爱的活泼的一只小燕子。当春间二三月，轻飔微微的吹拂着，如毛的细雨无因的由天上洒落着，千条万条的柔柳，齐舒了他们的黄绿的眼，红的白的黄的花，绿的草，绿的树叶，皆如赶赴市集者似的奔聚而来，形成了烂漫无比的春天时，那些小燕子，那末伶俐可爱的小燕子，便也由南方飞来，加入了这个隽妙无比的春景的图画中，为春光平添了许多的生趣。小燕子带了他的双剪似的尾，在微风细雨中，或在阳光满地时，斜飞于旷亮无比的天空之上，唧的一声，已由这里稻田上，飞到了那边的高柳之下了。再几只却隽逸的在潾潾如谷纹的湖面横掠着，小燕子的剪尾或翼尖，偶沾了水面一下，那小圆晕便一圈一圈的荡漾了开去。那边还有飞倦了的几对，闲散的憩息于纤细的电线上，——嫩蓝的春天，几支木杆，几痕细线连于杆与杆间，线上是停着几个粗而有致的小黑点，那便是燕子，是多末有趣的一幅图画呀！还有一家家的快乐家庭，他们还特为我们的小燕子备了一个两个小巢，放在厅梁的最高处，假如这家有了一个匾额，那匾后便是小燕子最好的安巢之所。第一年，小燕子来住了，第二年，我们的小燕子，就是去年的一对，他们还要来住。

「燕子归来寻旧垒。」

还是去年的主，还是去年的宾，他们宾主间是如何的融融泄泄呀！偶然的有几家，小燕子却不来光顾，那便很使主人忧戚，他们邀召不到那末隽逸的嘉宾，每以为自己运命的蹇劣呢。

这便是我们故乡的小燕子，可爱的活泼的小燕子，曾使几多的孩子们欢呼着，注意着，沉醉着，曾使几多的农人们市民们忧戚着，或舒怀的指点着，且曾平添了几多的春色，几多的生趣于我们的春天的小燕子！

如今，离家是几千里，离国是几千里，托身于浮宅之上，奔驰于万顷海涛之间，不料却见着我们的小燕子。

这小燕子，便是我们故乡的那一对，两对么？便是我们今春在故乡所见的那一对，两对么？

见了他们，游子们能不引起了，至少是轻烟似的，一缕两缕的乡愁么？

海水是皎洁无比的蔚蓝色，海波是平稳得如春晨的西湖一样，偶有微风，只吹起了绝细绝细的千万个粼粼的小绉纹，这更使照晒于初夏之太阳光之下的、金光烂灿的水面显得温秀可喜。我没有见过那末美的海！天上也是皎洁无比的蔚蓝色，只有几片薄纱似的轻云，平贴于空中，就如一个女郎，穿了绝美的蓝色夏衣，而颈间却围绕了一段绝细绝轻的白纱巾。我没有见过那末美的天空！我们倚在青色的船栏上，默默的望着这绝美的海天；我们一点杂念也没有，我们是被沉醉了，我们是被带入晶天中了。

就在这时，我们的小燕子，二只，三只，四只，在海上出现了。他们仍是隽逸的从容的在海面上斜掠着，如在小湖面上一样，海水被他的似剪的尾与翼尖一打，也仍是连漾了好几圈圆晕。小小的燕子，浩莽的大海，飞着飞着，不会觉得倦么？不会遇着暴风疾雨么？我们真替他们担心呢！

小燕子却从容的憩着了。他们展开了双翼，身子一落，落在海面上了，双翼如浮圈似的支持着体重，活是一只乌黑的小水禽，在随波上下的浮着，又安闲，又舒适。海是他们那末安好的家，我们真是想不到。

在故乡，我们还会想像得到我们的小燕子是这样的一个海上英雄么？

海水仍是平贴无波，许多绝小绝小的海鱼，为我们的船所惊动，群向远处窜去；随了他们飞窜着，水面起了一条条的长痕，正如我们当孩子时之用瓦片打水镖在水面所划起的长痕。这小鱼是我们小燕子的粮食么？

小燕子在海面上斜掠着，浮憩着。他们果是我们故乡的小燕子么？

啊，乡愁呀，如轻烟似的乡愁呀！

「A LA MER！」

海水渐渐的由淡蓝而转成绿色了，茫茫的水天相接的圆形，渐渐的也有了几个孤岛砥立在天与水之间了。对面，远处，有一座龟形的山。「新嘉坡快到了！」一位同舟的华侨说，「过了这两座龟山，便是新嘉坡了，你没有看见么，这边是一座，那面还有一座山呢。」他是生长在新嘉坡的，对于这边情形极熟悉。我们的Athos，速率渐渐的减少了，几乎是停在龟山之口了。淡绿色的海水，温和的躺在船的四周，小浪时时轻拍着船边。远远的，在小轮舟与山岩之间，水面上突然的浮出几片的如小孩玩的小木船或纸船的一类东西来。我们很惊奇，不知这些东西是那里飘泊来的，大海上怎么会有这样的玩具飘流着？这几片小艇，却渐渐的，渐渐的，近了，近了，更近了。上面还载着一个人呢？他们用了一支小桨，向Athos的方向驶来。你们有听见过「瓜皮小艇」这句话么？我想，一定是有的。你们有见过所谓「瓜皮小艇」么？我想，一定没有的，至少是不多。这些小舟，才可算是真真的瓜皮小艇呢。他们用极薄极轻的木料造成，其宽度只可以容得下一个人坐，其长度不到八尺，在海上飘着飘着，似乎一阵小浪沫，便可以把他们吞没下去了。时时有海水拥挤或溅流到艇里去，驾艇者便极伶俐的用双足把水泼出艇外了。他们到Athos的船边，都停住了，许多人倚在船栏上望着。我不知他们是

为什么来的。「A la mer！」「A la mer！」他们这样的叫道。有几个人便抛下一二银角子在海中。立刻，有一个驾艇者一翻身便扑没入水中了。你们有见过青蛙为人足音所惊时的噗咚一声跳入池中么？你们有见过青灰色的老鹳，缩颈的立在渔船头上，渔夫一声号令，便咚咚的都落到河中去捕鱼的样子么？你们有在河岸边偶然的见过一只两只黑色的水獭，由岸洞中极迅速的潜进水里么？如果你们见过的，那末，你们便可想像出这些驾艇者扑入水中时的身段的灵敏与漂亮了！如一条鱼，如一个海鸥似的，一眨眼间，水花儿一阵泼搅着，他们便又钻出水面了。一只手揩去头上的水，一只手举出所掠得的银角给我们看。随即伶俐的攀上了小艇，在水上掠得了他的小桨，将银角向艇头一抛便又向我们仰首高叫道「A la mer！」「A la mer！」

我曾在船上卖得一打的途中风景速写画，其中有一幅是画着几个黑炭色的孩子立在船栏上向下跳入水中，上面标着「A la mer！」几个字，我们知道这是他们求乞的一法，「A la mer！」乃是到海中去的意思，是求人把钱抛到海中由他们拾去。但画上写的是「Djebont」不料我们很早的在新嘉坡便见到这个景象了。

这些驾艇者都是马来人，有的穿着红绿衣服，有的赤裸着。有几个水手把铜元抛下去，但他们摇摇头并不肯下水去拾。这铜元便等于废物的听其自然的沉到海底了。我们大家都以为这是很新奇的情景，抛了不少钱下水去。他们差不多不能拾掠起是一种例外，每次都是拾掠得起的。有一次，一个小银角抛下水中好一会儿了，一位马来人方才从容的翻身入海。我们以为他一定是捡不到了。不料，隔了一会，水花一溅，他上来了，手中执的却是那个角子！

没有多久，大家抛角子的兴致减少了，而马来人驾了小艇而来者更多。他们高叫道：Madame，「A la mer！」而无论madame，mousieur，却都默默的望着他们；仅只偶然的有一二银角向水中落下。于是同时便有好几个人翻身下水去捡拾他。捡拾着的，意气扬扬；他，捡拾不着的，懊丧不已。这不是小的「名利场」么？

下午，我们上岸走了一会。归来时，他们还有许多在那里叫着：「A la mer！」大多数还是早晨的那几个。他们见好久没有人把钱抛下，便很无聊的用小桨打着小皮球，往来抛掷着。听说，有的时候，小艇多时，往往列成了两排，在打着球。可惜这次只有两个人打着。其余的人，有带了一个小孩子，真真的小，看来还不到三四岁呢，他也会跳下海去，也会检拾银角。然而并没有人因为这小孩的缘故而多抛下几个钱去。还有一只小艇上，船头蹲着一只小猴。别一只小艇上的人，故意把水花溅到它身上，它便摇摇身体，把水珠泼去了。

夕阳映着水面红红的，东方的云彩，奇幻得可爱。我们的船已吹了气笛，将开行了。这些小艇，才渐渐的，一只只的，如疾箭似的，向岸驶去，消失在夕阳的金光中。

大佛寺

祝福那些自由思想者！

挂了黄布袋去朝山，瘦弱的老妇，娇嫩的少女，诚朴的村农，一个个都虔诚的一步一挨的，甚至于一步一拜的，登上了山；口里不息的念着佛，见蒲团就跪下去磕头，见佛便点香点烛。自由思想者站在那里看着笑着，「呵，呵，那一班愚笨的迷信者，」一个蓝布衣衫，拖着长辫的农人，一进门便猛拜下去，几乎是朝了他拜着，这使他吓了一跳，便打断了他的思想。

几个教徒，立在小教堂门外唱着赞美诗，唱完后便有一个在宣讲「道理，」四周围上了许多人听着，大多数是好事的小孩子们，自由思想者经过了那里，不禁嗤了一声，连站也不一站的走过了。

几个教徒陪他进了一座大礼拜堂。礼拜堂门口放了两大石盆，盛着圣水，教徒们用手蘸了些圣水，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便走进了。大殿的四周都是一方一方的小方格，立着圣像，各有一张奇形的椅子，预备牧师们听忏悔者自白时用的。那里是很庄严的。然而自由思想者是漠然淡然的置之。

祝福那些自由思想者！

然而自由思想者果真漠然淡然么？

他嗤笑那些专诚的朝山者，传道者，烧香者，忏悔者；真的是！然而他果真漠然淡然么？

不，不！

黄色的围墙，庄严的庙门，四个极大的金刚神分站左右。一二人合抱不来的好多根大柱，支持着高难见顶的大殿；香烟缭绕着；红烛熊熊的点在三尊金色的大佛之前，签筒的嗒的嗒的作响，时有几声低微的宣扬佛号之声飘过你的耳边。你是被围抱在神秘的伟大的空气中了。你将觉得你自己的空虚，你自己的渺小，你自己的无能力；在那里你是与不可知的运命，大自然，宇宙相见了。你将茫然自失，你将不再嗤笑了。

尖耸天空的高大建筑，华丽而整洁的窗户，地板，雄伟的大殿，十字架上是又苦楚，又慈悲的耶稣，一对对的纯洁无比的白烛燃着。殿前是一个空棺，披罩着绣着白十字的黑布，许多教徒的尸体是将移停于此的。静悄悄的一点声响也没有；连苍蝇展翼飞过之声也会使你听见。假使你有意的高喊一声，那你将见你的呼声凄楚的自灭于空虚中。这里，你又被围抱在别一个伟大的神秘的空气中了。你受到一种不可知的由无限之中而来的压迫。你又觉得你自己是空虚，渺小，无能力。你将茫然自失，你将不再嗤笑了。

便连几缕随风飘荡的星期日的由礼拜堂传出的风琴声，赞歌声以及几声断续的由寺观传到湖上的薄暮的钟声，鼓声，也将使你感到一种压迫，一种神秘，一种空虚。

那些信仰者是有福了。

呵，我们那些无信仰者，终将如浪子似的，如秋叶似的萎落在飘流在外面么？

我不敢想，我不愿想。

我再也不敢嗤笑那些专诚的信仰者。

我怎敢踏进那些「庄严的佛地」呢？然而，好奇心使我们战胜了这些空想，而去访问科仑布的大佛寺。

无涯的天，无涯的海，同样的甲板，餐厅，卧房，同样的人物，同样的起，餐，散步，谈话，睡，真使我们厌倦了，我们渴欲变换一下沉闷空气。于是我们要求新奇的可激动的事物。

到了科仑布，我们便去访问那久已闻名的大佛寺。我们预备着领受那由无限的主者，由庄严的佛地送来的压迫。压迫，究之是比平淡无奇好些的。

呵，呵，我们预备着怎样的心情去瞻仰这古佛，这伟佛，这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到了！一所半西式的殿宇，灰白色的墙，并不庄严的立在南方的晚霞中。到了！我有些不信。那不是我们所想像的「佛地，」没有黄墙，没有高殿，没有一切一切，一进门是一所小园，迎面便是大卧佛所在的地方。我们很不满意，如预备去看一场大决斗的人，只见得了平淡的和解之结局一样的不满意。我们直闯进殿门。刚要揭开那白色嵌花的门帘时，一个穿黄色的和尚来阻止了。「不，」他说，「请先脱了鞋子。」于是我们都坐到长凳上脱下了皮鞋，用袜走进光滑可鉴的石板上。微微的由足底沁进阴凉的感触。大佛就在面前了。他慈和的倚卧着，高可一二丈，长可四五丈，似是新塑造的，油漆光亮亮的。四周有许多小佛，高鼻大脸，与中国所塑的罗汉之类面貌很不相同。「那都是新的呢，」同行的魏君说。殿的四周都是壁画，也似乎是新画上去的。佛前有好些大理石的供桌，桌上写着某人献上，也显然是新的。

那不是我们所想像的大佛寺里的大卧佛！

不必说了，我们是错走入一个新的佛寺里来了！

然而，光洁无比的供桌，堆着许多许多「佛花，」神秘的花香，一阵阵扑到鼻上来时；有几个土人，带了几朵花来，放在桌上合掌向佛，低微的念念有词；风吹动门帘，那帘上所系的小铜铃，便叮令作响。我呆呆的立住，不忍立时走开。即此小小的殿宇，也给我以所预想的满足。

我并不懊悔；那便是大佛寺，那便是那古旧的大卧佛！

出门临上车时，车夫指着庭中一个大围栏说，「那是一株圣树。」圣树枝叶披离，已是很古老了。树下是一个佛龛，龛前一个黑衣妇人，伏在地上默默的祷告着。

呵，怕吃辣的人，尝到一点辣味已经足够了。

阿剌伯人

阿剌伯人曾给世界——至少是欧洲——的人类以强大的战栗过；那些骑士，跨着阿剌伯种的壮马，执着长枪，出现于无边无际的平原高原上，野风刚劲的吹拂着，黄草垂倒了他们的头，而这些壮士们凛然的向着朝阳立着，威美而且庄严，便连那映在朝阳下的黑影子也显得坚定而且勇毅。啊，那些阿剌伯人，那些人类之鹰的阿剌伯人！

据说，如今长枪虽然换了火枪，他们的国土虽然被掠夺于他人之手，然而他们却还不减于前的勇鸷，尤其是关于劫盗的事；沙漠上如飙风似的来掠劫了旅客的宝物，又如飙风似的隐去的，是阿剌伯人；沿口岸做着偷盗欺诈的种种不规则的事的，又是阿剌伯人。据说，阿剌伯人是那末可怕，你身边只要带了一百个佛郎，他便可以看上了你，把这些钱夺了去，还把你的衣服剥了一个光。又据说，由上海到马赛的一道长程的海行，就等于我们国内的长江旅行，一路上都要异常的谨慎，一不小心，便要使你失去了那旅行费，使你如鱼失了水一样的狼狈异常，不仅惊惶的至于脸变了色。不用说，那又是阿剌伯人干的把戏。

啊，好不可怕的阿剌伯人！虽然这「惧怕」不大等于那中古时代人类所感到的战栗。

船由东而西，快要转折而北了，停泊的地方是亚丁。啊，亚丁，那是阿剌伯人的大本营

呀！一路上，托天的福，总算一点没有损失什么，如今却不能不更为注意了。

上船来的是卖杂物的黑人，那细细的黑发，紧紧的拳曲在头上，那皮肤黑得如漆，显得那牙齿更为可怕的白。夹杂在这些黑人之中的是阿刺伯人，有的瘦而微黑，有的肥胖若猪，头上戴的是红毡的高帽子；他们是不异于印度人的，是不异于我们故乡的人的，是不异于日本人的；他们并不可怕。他们将那掮着的毛布，驼鸟毛扇子等等，陈列在我们之前，笑嘻嘻的在邀致生意。

那还是执长枪，跨壮马，驰骤于战场之下的阿刺伯人么？

我想起来了，那天在新加坡，为我们赶马车的和慈老头子，他并不断断争价，多给了半个银角，便笑嘻嘻的道谢的，也正是这个样子的人，也正是一个阿刺伯人呀！

啊，好和善可亲的阿刺伯人！

我们上了岸，亚丁却给我们以一个恐怖。太阳如一个绝大的火球，投射下无限的热气在我们身上。地上是一片的黄土，绝无一株绿草可见，与香港，西贡，新加坡，科仑布的情形绝不相同，那黄色的地土，也反射出无限的热气；在这上下交迫之间，我们步行不到十几步，便浑身是汗了。汗衫是湿透了，而额上的汗水尽由帽缘溜出，流得满脸都是。要用手去揩，而手背已是津津的若刚由水中伸出似的湿了。前面是一片小公园，很有布置的植种了许多树木；那树木是可怜的瘦小，那树木的枝叶是可怜的憔悴。左面是一带商店，店后便是奇形可怪的山岩，只草片苔不生的山岩，而店的隙处，便是一条通过山中而至「城内」的道路。那道路是那末峻峭芜诡，不禁的使同行者连声叫道：

「不要走过这条路去，当心那阿刺伯人要剥我们衣服去！」真的，在这样的山路里，剥去了一二个由万里来的过客的衣服，算得了什么一会事！我们的「恐惧」便再伸出它的头来。

然而我们在寂寂悄悄的海滨大道上走着，除了洒水运货的骆驼车，除了骑在小驴子上的小阿刺伯人，除了兜揽生意的汽车夫之外，一点也没遇到什么。我们匆匆的归来，能在「阿托士」离开亚丁之前，赶得上船，还亏得是他们的指导。

那些阿刺伯人，那些和善的阿刺伯人，他们勇鸷之心，威壮之气，难道已随了时光之飞逝而消磨净尽么？

第二天清晨，「阿托士」又停泊在耶婆地了。照样的上来许多戴红毡帽的阿刺伯人，以及头发拳曲的黑人，照样的笑嘻嘻的在招揽生意。有好几个阿刺伯人，捐了笨大的布包，黑的白的驼鸟毛扇子，由三层楼的头等舱甲板，下到我们的甲板上来，梯口已用一个短铁栏阻住了。一位「侍者」坐在梯后。他见这一队阿刺伯商人下梯来，便立起来，用破椅上拆下的木条，猛敲他们几下。有几下是敲在梯级上了，有几下是敲在他们的腿上。他们一个个见了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便惶急得惊慌得不得了。一个个都匆急的跨过短栏去。看那惶恐的样子呀，唉，我真有些不忍！然而最猛重的一下却敲在一位瘦长的老头子手指上。他痛得只是把手来摇抖，而捐的货物又笨大，一时不易跨过短栏。他心愈惶急，而愈不易跨过。在这时，他身上又着了一二下木条子。我把头回转了不忍看，我望着柔绿的海水，几只海鸥正呱呱若泣的啼着飞过去。我再回头时，他已经立在我们的甲板上，不住的抚摩着那一只被猛敲的手，还用口来吻润着。

而他的脸上眼中，还依样的和善，一点也看不出恨怒的凶光。

我不知怎样的，心上突感着一种难名的苦楚和悲戚。

我面前现出一队的骑士，跨着阿剌伯种的壮马，执着长枪，出现于无边无际的平原高原上，野风刚劲的吹拂着，黄草垂倒了他们的头，而这些壮士们凛然的向着朝阳立着，威美而且庄严，便连那映在朝阳下的黑影子也显得坚定而且勇毅。

啊，啊，这些阿剌伯的商贩们便是他们的苗裔么？

我不能相信，我不忍相信！

同舟者

今天午餐刚毕，便有人叫道：「快来看火山，看火山！」我们知道是经过意大利了，经过那风景秀丽的意大利了；来不及把最后的一口咖啡喝完，便飞快的跑上了甲板。

船在意大利的南端驶过，明显的看得见山上的树木，山旁的房屋。转过了一个湾，便又看见西西利岛的北部了；这个山峡，水是镜般平。有几只小舟驶过，那舟上的摇橹者也可明显的数得出是几个人。到了下午二时，方才过尽了这个山峡。

啊，我们是已经过意大利了，我们是将到马赛了；许多人都欣欣的喜色溢于眉宇，而我们是离家远了，更远了！

啊，我们是将与一月来相依为命的「阿托士」告别了，将与许多我们所喜的所憎的许多同舟者告别了。这个小小的离愁也将使我们难过。真的是，如今船中已是充满了别意了；一个军官走过来说：

「明天可以把椅子抛在海上了。」

一个葡萄牙水兵操着同我们说的一般不纯熟的法语道：

「后天，早上，再会，再会！」有的人在互抄着各人的通信地址，有的人在写着要报关的货物及衣服单，有的人在忙着收拾行装。

别了，别了，我们将与这一月来所托命的「阿托士」别了！

在这将离别的当儿，我们很想恰如其真的将我们的几个同舟者写一写；他们有的是曾给我们以许多帮忙，有的是曾使我们起了很激烈的恶感的。然而，谢上帝，我是自知自己的错误了，在我们所最厌恶者之中，竟有好几个是使我们后来改变了厌恶的态度的。愿上帝祝福他们！我是如何的自惭呀！我觉得没有一个人是压根儿的坏的。我们应该爱人类，爱一切的人类！

第一个使我们想起的是一位葡萄牙太太和她的公子。她是一位真胖的女子，终日喋喋多言。自从香港上船后，一班军官便立刻和她熟悉了，有说有笑的，态度很不稳重。许多正人君子，便很看不起她。在甲板上，在餐厅中，她立刻是一个众目所注的中心人物了。然而，后来我们知道她并不是十分坏的人。在印度洋大风浪中的几天，她都躺在房中没出来。也没人去理会她——饭厅中又已有了一个更可注目的人物了，谁还理会到她。这个后来的人物，我下文也要一写——据说，她晕船了，然而在头晕脚软之际，还勉强的挣扎着为她儿子洗衣服。刚洗不到一半，便又软软的躺在床上轻叹了一口气。她同我们很好。在晕船那几天，每天旁晚，都借了我的藤椅，躺在甲板上休息着。那几天，刚好魏也有病，他的椅子空着，我自然是很乐意的把自己所不必用的椅子借给她。她坐惯了我的椅子，每天都自动的来坐。她坐在那里，

说着他的丈夫，说着她的跳舞，「别看我身子胖，许多人和我跳舞过的，都很惊诧于我的『身轻如燕』呢，」还说着她女儿时代的事，说着她剖了肚皮把孩子取出的事，说着她儿子的不听话而深为叹息。她还轻声的唱着，唱着。听见三层楼客厅里的隐约的音乐声，便双脚在甲板上轻蹬着，随了那隐约的乐声。船过了亚丁，是风平浪静了，许多倒在床上的人都又立起来活动着。魏的病也好了。我于每日午晚二餐后，便有无椅可坐之感，然而我却是不能久立的。于是，踌躇又踌躇，有一天黄昏，只得向她开口了：

「夫人，我坐一会椅子可以不可以。」

她立刻站起来了，说道：「拿去，拿去！」

「十分的对不起！」

「不要紧，不要紧。」

我把我的椅子移到西边坐着，我们的几个人都在一处。隔了不久，她又立在我们附近的船栏旁了。且久立着不走。我非常难过，很想站起来让她，然怕自此又成了例，只得踌躇着，踌躇着，这些时候是我在船上所从没有遇到的难过的心境。然而她终于走开了。自此，她有一二天不上甲板。还有一顿饭是房里吃的。后来，即上了甲板，也永远不再坐着我们的椅子。

我一见她的面，我便难过，我只想躲避了她。

她的儿子 Jim 最初也使我们不喜欢。一脸的玩皮相，我们互相说道：「这孩子，我们别惹他吧。」真的，我们一个人也不曾理他。他只同些军官们闹闹。隔了好几天，他也并不见怎么爱闹。我开始见出我的错误。到西贡后，船上又来了二个较小的孩子。Jim 带领了他们玩，也

不大欺负他们。我们看不出他的坏处。在他的十岁生日时，我还为他和他母亲照了一个相。然而他母亲却终于在这日没有一点举动，也没有买一点礼物给他。在这一路上，没有见他吃过一点零食，没有见他哭过一声；对母亲也还顺和。别人上岸去，带了一包一包东西回来，他从来没有闹着要；许多卖杂物的人上船来，他也从不向他母亲要一个两个钱来卖。这样的孩子还算是坏么？我颇难过自己最初对他之有了厌恶心。学昭女士还说——她本是与他们同一个房间的——每天早晨起来时，或每晚就寝时，这个孩子，一定要做一回祷告；这个小小的人儿，穿着睡衣，赤着足儿，跪在地上箱上，或板上，低声合掌的念念有词；念完了，便睁开眼望着他母亲叫了声「妈！」这幅画够多末动人！

一位白发萧萧的老头儿，在西贡方才上船来；他的饭厅上的座位，恰好可以给我们看得见。我不晓得他已有了多少年纪，只看他向下垂挂着的白须，迎着由窗口吹进来的风儿，一根根的微飘着；那样的银须呀，至少增加他以十分的庄严，十二分的美貌。他没有一个朋友，镇日坐着走着，精神仿佛很好。过了好几天，他忽然对我们这几个人很留意。他最先送了一个礼物来，那是由他亲手做成的，一个用线和硬纸板剪缀成的人形，把线一拉手足便会活动着。纸上还用钢笔画了许多眉目口鼻之类。老实说，这人形并不漂亮，然而这老人的皱纹重重的手中做出的礼物，我们却不能不慎重的领受着，慎重的保存着。他很好事，常常到我们桌子上来探探问问。什么在他都是新奇的；照相机也要看看，饼干也要问这是中国的或别国的；还很诧异的看着我们写字；我写着横行的字，这使他更奇怪：「是中国字么？中国是直行向下写的。」直到了我们告诉他这是新式的写法，他方才无话；然而「诧异」似还挂在他的眉宇间。有

一天，他看见一位穿着牧师的黑衣的西班牙教士来探望我们，他一直注目不已。这位教士刚走出饭厅门口，他便跑来殷殷的查问了：「是中国人么？是天主教牧师么？」人家说，老人是像孩子的。这句话真不错。他简直是一位孩子。听说——因为我没有看见——那几天他执了翦刀，硬纸板，针和线，做了不少这些活动的人形分给同饭厅的孩子们。然而没有一个孩子和他亲热。军官们，少年们，太太们，没有一个人理会他。这几天，他是由房里取出一个袋子来，独自坐在椅上，把袋子里的绒线长针都搬出，在那里一针一针的编织着绒线衣衫。他织得真不坏！这绒线衫是做了给谁的呢？我猜不出，我也不想猜。然而我每见了这位白发萧萧而带着童心的孤独的老人，我便不禁有一种无名的感动。

一位瘦瘦的男人，和一位瘦瘦的他的妻，最惹我们讨厌。第一天上船，他们的一个小孩子便啼哭不止，几乎是整夜的哭。徐袁魏三位的房门恰对着他的房门。他们谈话的声音略高，那瘦丈夫便跑来干涉，说是怕扰了孩子的睡眠。他们门窗没有放下，那瘦丈夫又跑来说，有女太太在对门不方便。这使他们非常的气愤。那样瘦得只剩皮和骷髅的脸，唇边两劈乌浓的黑胡子，一见面便使人讨厌。后来，他们终于迁居了一个房间。仿佛孩子也从此不哭了。他们夫妻俩似乎也很沉默，不大和人说话，我们也不大理会他。他们那两个孩子可真有趣。大的女孩不过五岁，已经能够做事了，当她母亲晕船的那几天，她每顿饭总要跑好几趟路，又是面包，冷水，又是菜。我见了那小小的人儿，小小的手儿，慎重其事的把大盆子大水杯子棒着，走过我的面前，我几乎要脱口的说道：「小小的朋友，让我替你拿去了吧。」当然，这不过是一瞬间的幻想，并没有真的替她拿过。他们的小女孩子，那是更小了，须有人领着，才会在甲板上

终夜啼哭过的孩子。

再有，上文说起过的那位胖女人，她也是由西贡上船来的。我不是说过了么，有了她一上船，那位葡萄牙太太便失了为军官们所注意的中心人物么？她胖得真可笑，身重至少比那位葡萄牙的胖太太要加重二分之一。她终日的笑声不绝，和那些军官玩笑得更为下流。我们不由得不疑心她是一个妓女。那些和她开玩笑的军官，都是存心要逗她玩玩的，只要看他们那样的和同伴们挤小眼儿便可见。然而她似乎一点也没有觉到这些。她是真心真意的说著，笑著，唱著，闹着，快乐着，不惜以她自己为全甲板，全饭厅的人的笑料。没有一个人见了她不摇摇头。她常不穿袜子，裸着半个上身，半个下身，拖着一双睡鞋，就这样的入饭厅，上甲板。啊，那肥胖到褶挂下来的黄色肌肉，走一步颤抖一下的，使我见了几乎要发呕。我躺在藤椅上，一见她走过便连忙闭了眼不敢望她一下。没有一个同舟的人比之她使我更厌恶的。有一次，她忽然和一位兔脸儿的军官，大开玩笑。她收集了好几瓶的未吃的红酒，由这桌到那桌的收集着，尽往兔脸军官那儿送去。兔脸军官立了起来，满怀抱都是酒瓶。他做的那副神情真使人发笑。于是全饭厅的人都拍了掌。从这一天起，她便每天由这桌到那桌的收集了红酒往兔脸军官那儿送去。只有我们这个桌子，她没有来光顾过，她往往望着我们的酒瓶，我们的酒瓶早已空了。有一天，隔壁桌儿上的军官，故意的把水装满了一瓶放在我们桌上。她来取了，倒还机伶，先倒来一试，说道，「水，」又还给我们了。总算我们的桌上，她是始终没有光顾过。后来，船到了波赛，不知什么时候她已上岸了。她的座位上换了一个讨厌新闻记者，而饭厅里不复

闻有笑声。

讲起兔脸军官来，我也觉得了自己的错误，有一天，他在 Lavatory 门口对我说了一声「Bon Jour」我勉强的还了一声。然而他除了和胖女人斗趣外，并无别的讨厌的事。在甲板上，他常常带领了几个孩子们玩耍，细心而且体贴。Jim 连连的捏了他的红鼻子，他并不生气，只是笑嬉嬉的，还替两个孩子造了两个小车，放在满甲板上跑。他总是嬉嬉笑的，对了我总是点头。

啊，在这里，人是没有讨厌的，我是自知自己的错误了。

然而那瘦脸的新闻记者，那因偷钱而被贬入四等舱而常到三等舱来的魔术家，我却是始终讨厌他们的。

不，上帝原谅我，我没有和他们深交，作兴他们也有可爱之处而为我们所不知道呢！

还有，许许多多的军官，同伴，帮忙我们不少的，早有别的人写了，我且不重复，姑止于此。

我在此，得了一个大教训，是：人都是好的。

宴之趣

虽然是冬天，天气却并不怎么冷，雨点淅淅沥沥的滴个不已，灰色云是弥漫着；火炉的火是熄下了，在这样的秋天似的天气中，生了火炉未免是过于燠暖了。家里一个人也没有，他们都出外「应酬」去了。独自在这样的房里坐着，读书的兴趣也引不起，偶然的把早晨的日报翻着，翻着，看看它的广告，忽然想起去看 Merry Widow 吧。于是独自的上了电车，到派克路跳下了。

在黑漆的影戏院中，乐队悠扬的奏着乐，白幕上的黑影，坐着，立着，追着，哭着，笑着，愁着，怒着，恋着，失望着，决斗着，那还不是那一套，他们写了又写，演了又演的那一套故事。

但至少，我是把一句话记住在心上了：

「有多少次，我是饿着肚子从晚餐席上跑开了。」

这是一句隽妙无比的名句，借来形容我们宴会无虚日的交际社会，真是很确切的。

每一个商人，每一个官僚，每一个略略交际广了些的人，差不多他们的每一个黄昏，都是消磨在酒楼菜馆之中的。有的时候，一个黄昏要赶着去赴三四处的宴会。这些忙碌的交际者真是妓女一样，在这里坐一坐，就走开了，又赶到别一个地方去了，在那一个地方又只略坐一

坐，又赶到再一个地方去了。他们的肚子定是不会饱的，我想。有几个这样的交际者，当酒阑灯灺，应酬完毕之后，定是回到家中，叫底下人烧了稀饭来堆补空肠的。

我们在广漠繁华的上海，简直是一个村气十足的「乡下人，」我们住的是乡下，到「上海」去一趟是不容易的，我们过的是乡间的生活，一月中难得有几个黄昏是在「应酬」场中度过的。有许多人也许要说我们是「孤介，」那是很清高的一个名辞。似我们实在不是如此，我们不过是不惯征逐于酒肉之场，始终保持着不大见世面的「乡下人」的色彩而已。

偶然的有几次，承一二个朋友的好意，邀请我们去赴宴。在座的至多只有三四个熟人，那一半生客，还要主人介绍或自己去请教尊姓大名，或交换名片，把应有的初见面的应酬的话讷讷的说完了之后，便默默的相对无言了。说的话都不是有着落，都不是从心里发出的；泛泛的，是几个音声，由喉咙头溜到口外的而已。过后自己想起那样的敷衍的对话，未免要为之失笑。如此的，说是一个黄昏在繁灯絮语之宴席上度过了，然而那是如何没有生趣的一个黄昏呀！

有几次，席上的生客太多了，除了主人之外没有一个是认识的；请教了姓名之后，也随即忘记了。除了和主人说几句话之外，简直的无从和他们谈起。不晓得他们是什么行业，不晓得他们是什么性质的人，有话在口头也不敢随意的高谈起来。那一席宴，真是如坐针毡；精美的羹菜，一碗碗的捧上来，也不知是什么味儿。终于忍不住了，只好向主人撒一个谎，说身体不大好过，或是说还有应酬，一定要去的。——如果在谣言很多的这几天当然是更好托辞了，说我怕戒严提早，要被留在华界之外——虽然这是无礼貌的，不大应该的，虽然主人是照

例的殷勤的留着，然而我却不顾一切的不得不走了。这个黄昏实在是太难挨得过去了！回到家里以后，买了一碗稀饭，即使只有一小盏萝卜乾下稀饭，反而觉得舒畅，有意味。

如果有什么友人做喜事，或寿事，在某某花园，某某旅社的大厅里，大张旗鼓的宴客，不幸我们是被邀请了，更不幸我们是太熟的友人，不能不到，也不能道完了喜或拜完了寿，立刻就托辞溜走的，于是这又是一个可怕的黄昏。常常的张大了两眼，在寻找熟人。好容易找到了，一定要紧紧的和他们挤在一处，不敢失散。到了坐席时，便至少有两三人在一块儿可以谈谈了，不至于一个人独自的偪促在一群生面孔的人当中，惶恐而且空虚。当我们两三人在津津的谈着自己伺的事时，偶然抬起眼来看着对面的一个坐客，他是凄然无侣的坐着；大家酒杯举了，他也举着，菜来了，一个人说：「请，请，」同时把牙箸伸到盘边，他也说「请，请，」也同样的把牙箸伸出。除了吃菜之外，他没有目的，菜完了，他便偪促的独坐着。我们见了他，总要代他难过，然而他终于能够终了席方才起身离座。

宴会之趣味如果仅是这样的，那末，我们将咒诅那第一个发明请客的人；嗑酒的趣味如果仅是这样的，那末，我们也将打倒杜康与狄奥尼修士了。

然而又有的宴会却幸而并不是这样的；我们也还有别的可以引起嗑酒的趣味的环境。

独酌，据说，那是很有意思的。我少时，常见祖父一个人执了一把锡的酒壶，把黄色的酒倒在白磁小杯里，举了杯独酌着，喝了一小口，真正一小口，便放下了，又拿起筷子来夹菜。因此，他食得很慢，大家的饭碗和筷子都已放下了，且已离坐了，而他却还在举着酒杯，不匆不忙的嗑着。他的吃饭，尚在再一个半点钟之后呢。而他嗑着酒，颜微酡着，常常叫道：「孩子，

来，」而我们便到了他的跟前。他夹了一块只有他独享着的菜蔬放在我们口中，问道：「好吃么？」我们往往以点点头答之。在孙男与孙女中，他特别的喜欢我，叫我前去的时候尤多。常常的，他把有了短髭的嘴吻着我的面颊，微微有些刺痛，而他的酒气从他的口鼻中直喷出来。这是使我很难受的。

这样的，他消磨过了一个中午和一个黄昏。天天都是如此。我没有享受过这样的乐趣，然而回想起来，似乎他那时是非常的高兴，他是陶醉着，为快乐的雾所围着，似乎他的沉重的忧郁都从心上移开了，这里便是他的全个世界，而全个世界也便是他的。

别一个宴之趣，是我们近几年所常常领略到的，那就是集合了好几个无所不谈的朋友，全座没有一个生面孔，在随意的嗑着酒，吃着菜，上天下地的谈着。有时说着很轻妙的话，说着很可发笑的话，有时是如火如剑的激动的话，有时是深切的论学谈艺的话，有时是随意的取笑着，有时是面红耳热的争辩着，有时是高妙的理想在我们的谈锋上触着，有时是恋爱的遇合与家庭的与个人的身世使我们谈个不休。每个人都把他的心胸赤裸裸的袒开了，每个人都把他的向来不肯给人看的面孔显露出来了；每个人都谈着，谈着，谈着，只有更兴奋的谈着，毫不觉得「疲倦」是怎么一个样子。酒是喝得干了，菜是已经没有了，而他们却还是谈着，谈着，谈着。那个地方，即使是很喧闹的，很湫狭的，向来所不愿意多坐的，而这时大家却都忘记了这些事，只是谈着，谈着，谈着，没有一个人愿意先说起告别的话。要不是为了戒严或家庭的命令，竟不会有人想走开的。虽然这些闲谈都是琐屑之至的，都是无意味的，而我们却已在其间得到宴之趣了；——其实在这些闲谈中，我们是时时可发现许多珠宝的；大家都互相

的受着影响，大家都更进一步了解他的同伴，大家都可以从那里得到些教训与利益。

「再喝一杯，只要一杯，一杯。」

「不，不能喝了，实在的。」

不会嗑酒的人每每这样的被强迫着而喝了过量的酒。面部红红的，映在灯光之下，是向来所未有的壮美的丰采。

「圣陶，干一杯，干一杯，」我往往的举起杯来对着他说，我是很喜欢一口一杯的喝酒的。「慢慢的，不要这样快，喝酒的趣味，在于一小口一小口的嗑，不在于一杯干，」圣陶反抗似的说，然而终于他是一口干了。一杯又是一杯。

连不会喝酒的愈之，雁冰，有时，竟也被我们强迫的乾了一杯。于是大家烘然的大笑，是发出于心之绝底的笑。

再有，佳年好节，合家团团的坐在一桌上，放了十几双的红漆筷子，连不在家中的人也都放着一双筷子，都排着一个坐位。小孩子笑孜孜的闹着吵着，母亲和祖母温和的笑着，妻子忙碌着，指挥着厨房中厅堂中仆人们的做菜，端菜，那也是特有一种融融泄泄的乐趣，为孤独者所妒羡不置的，虽然并没有和同伴们同在时那样的宴之趣。

还有，一对恋人独自在酒店的密室中晚餐，还有，从戏院中偕了妻子出来，同登酒楼喝一二杯酒，还有，伴着祖母或母亲在熊熊的炉火旁边，放了几盏小菜，闲吃着宵夜的酒，那都是使身临其境的人心醉神怡的。

宴之趣是如此的不同呀！

黄昏的观前街

我刚从某一个大都市归来。那一个大都市，说得漂亮些，是乡村的气息较多于城市的。它比城市多了些乡野的荒凉况味，比乡村却又少了些质朴自然的风趣。疏疏的几簇住宅，到处是绿油油的菜圃，是蓬蒿没膝的废园，是池塘半绕的空场，是已生了荒草的瓦砾堆。晚间更是凄凉。太阳刚刚西下，街上的行人便已「寥若晨星。」在街灯如豆的黄光之下，踽踽的独行着，瘦影显得更长了，足音也格外的寂寥。远处野犬，如豹的狂吠着。黑衣的警察，幽灵似的扶枪立着。在前面的重要区域里，仿佛有「站住！」「口号！」的呼叱声。我假如是喜欢都市生活的话，我真不会喜欢到这个地方；我假如是喜欢乡间生活的话，我也不会喜欢到这个所在。我的天！还是趁早走了吧。（不仅是「浩然，」简直是「凛然有归志」了！）

归程经过苏州，想要下去，终于因为舍不得抛弃了车票上的未用尽的一段路资，蹉跎的被火车带过去了。归后不到三天，长个子的樊与矮而美髯的孙，却又拖了我逛苏州去。早知道有这一趟走，还不中途而下，来得便利么？

我的太太是最厌恶苏州的，她说舒舒服服的坐在车上，走不了几步，却又要下车过桥了。我也未见得十分喜欢苏州；一来是，走了几趟都买不到什么好书，二来是，住在阊门外，太像

上海，而又没有上海的繁华，但这一次，我因为要换换花样，却拖他们住到城里去。不料竟因此而得到了一次永远不曾领略到的苏州景色。

我们跑了几家书铺，天色已经渐渐的黑下来了，樊说，「我们找一个地方吃饭吧。」饭馆里是那末样的拥挤，走了两三家，才得到了一张空桌。街上已上了灯。楼窗的外面，行人也是那末样的拥挤。没有一盏灯光不照到几堆子人的，影子也不落在地上，而落在人的身上。我不禁想起了某一个大城市的荒凉情景，说道，「这才可算是一个都市！」

这条街是苏州城繁华的中心的观前街。玄妙观是到过苏州的人没有一个不熟悉的，那末粗俗的一个所在，未必有胜于北平的隆福寺，南京的夫子庙，扬州的教场。观前街也是一条到过苏州的人没有一个不曾经过的，那末狭小的一道街，三个人并列走着，便可以不让旁的人走，再加之以没头苍蝇似的乱攒而前的人力车，或箩或桶的一担担的水与蔬菜，混合成了一个道地的中国式的小城市的拥挤与纷乱无秩序的情形。

然而，这一个黄昏时候的观前街，却与白昼大殊。我们在这条街上舒适的散着步，男人，女人，小孩子，老年人，摩肩接踵而过，却不喧哗，也不推拥。我所得的苏州印象，这一次可说是最好。——从前不曾于黄昏时候在观前街散步过。半里多长的一条古式的石板街道，半部车子也没有，你可以安安稳稳的在街心踱方步。灯光耀耀煌煌的，铜的，布的，黑漆金字的市招，密簇簇的排列在你的头上，一举手便可触到了几块。茶食店里的玻璃匣，亮晶晶的在繁灯之下发光，照得匣内的茶食通明的映入行人眼里，似欲伸手招致他们去买几色苏制的糖食带回去。野味店的山鸡野兔，已烹制的，或尚带着皮毛的，都一串一挂的悬在你的眼前——就在

你的眼前，那香味直扑到你的鼻上。你在那里，走着，走着。你如走在一所游艺园中。你如在暮春三月，迎神赛会的当儿，挤在人群里，跟着他们跑，兴奋而感到浓趣。你如在你的少小时，大人们在做寿，或娶亲，地上铺着花毯，天上张着锦幔，长随打杂老妈丫头，客人的孩子们，全都穿戴着崭新的衣帽，穿梭似的进进出出，而你在其间，随意的玩耍，随意的奔跑。你白天觉得这条街狭小，在这时，你，才觉这条街狭小得妙。她将你紧压住了，如夜间将自己的手放在心头，做了很刺激的梦；她将你紧紧的拥抱住了，如一个爱人身体的热情的拥抱；她将所有的宝藏，所有的繁华，所有的可引动人的东西，都陈列在你的面前，即在你的眼下，相去不到三尺左右，而别用一种黄昏的灯纱笼罩了起来，使他们更显得隐约而动情，如一位对窗里面的美人，如一位躲于绿帘后的少女。她假如也像别的都市的街道那样的开朗阔大，那末，你便将永远感不到这种亲切的繁华的况味，你便将永远受不到这种紧紧的拖压于你的全身，你的全心的燠暖而温馥的情趣了。你平常觉得这条街闲人太多，过于拥挤，在这时却正显得人多的好处。你看人，人也看你；你的左边是一位时装的小姐，你的右边是几位随了丈夫父亲上城的乡姑，你的前面是一二位步履维艰的道地的苏州老，一二位尖帽薄履的苏式少年，你偶然回过头来，你的眼光却正碰在一位容光射人，衣饰过丽的少奶奶的身上。你的团团转转都是人，都是无关系的无关心的最驯良的人；你可以舒舒适适的踱着方步，一点也不用担心什么。这里没有乘机的偷盗，没有诱人入魔窟的「指导者，」也没有什么电掣风驰，左冲右撞的一切车子。每一个人都是那末安闲的散步着，散步着，川流不息的在走，肩磨踵接的在走，他们永不会猛撞着你身上而过。他们是走得那末安闲，那末小心。你假如偶然过于大意的撞了人，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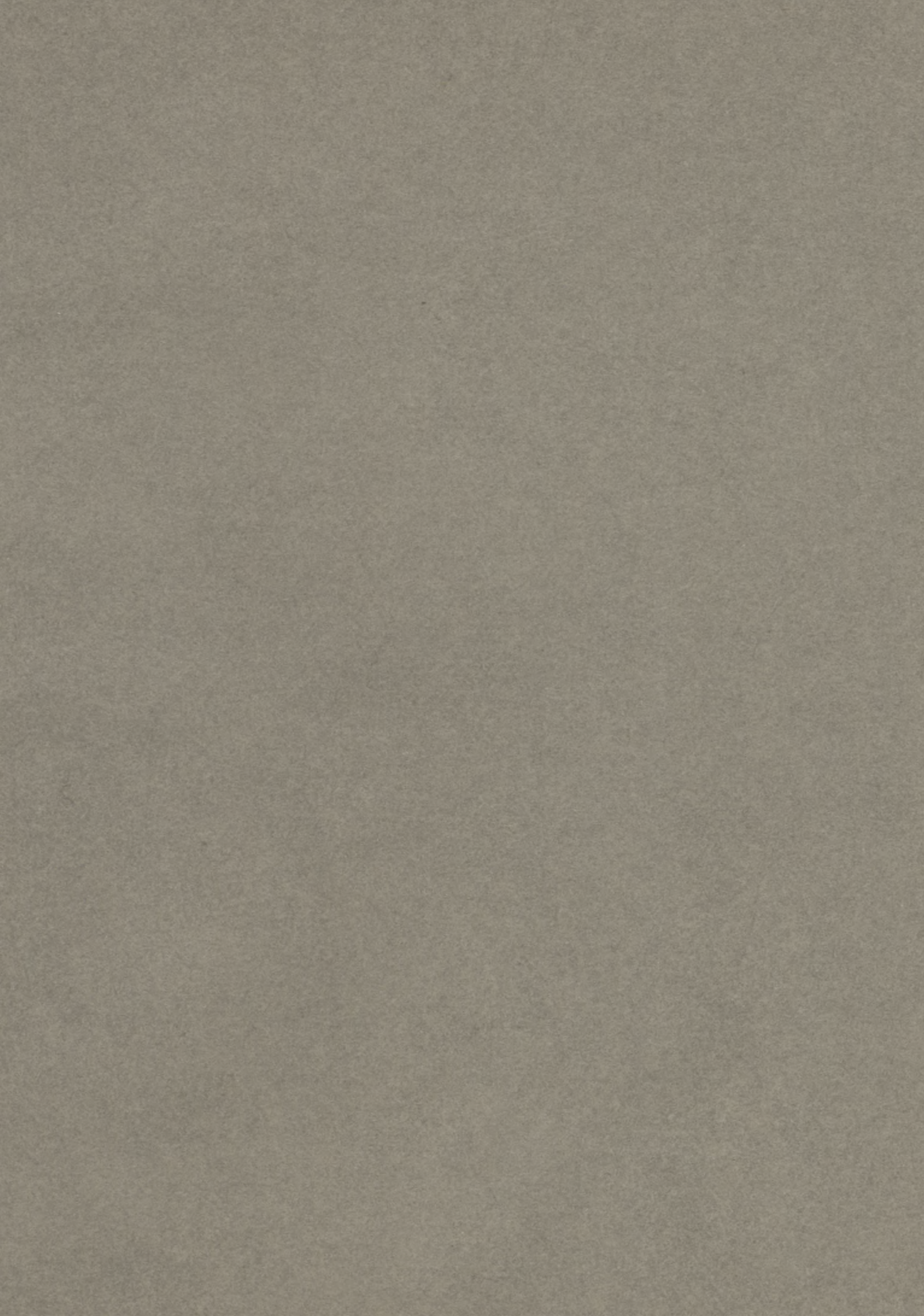
踏了人的足——那是极不经见的事！他们抬眼望了望你，你对他们点点头，表示歉意，也就算了。大家都感到一种的亲切，一种的无损害，一种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大家都似躲在一个乐园中，在明月之下，绿林之间，优闲的微步着，忘记了园外的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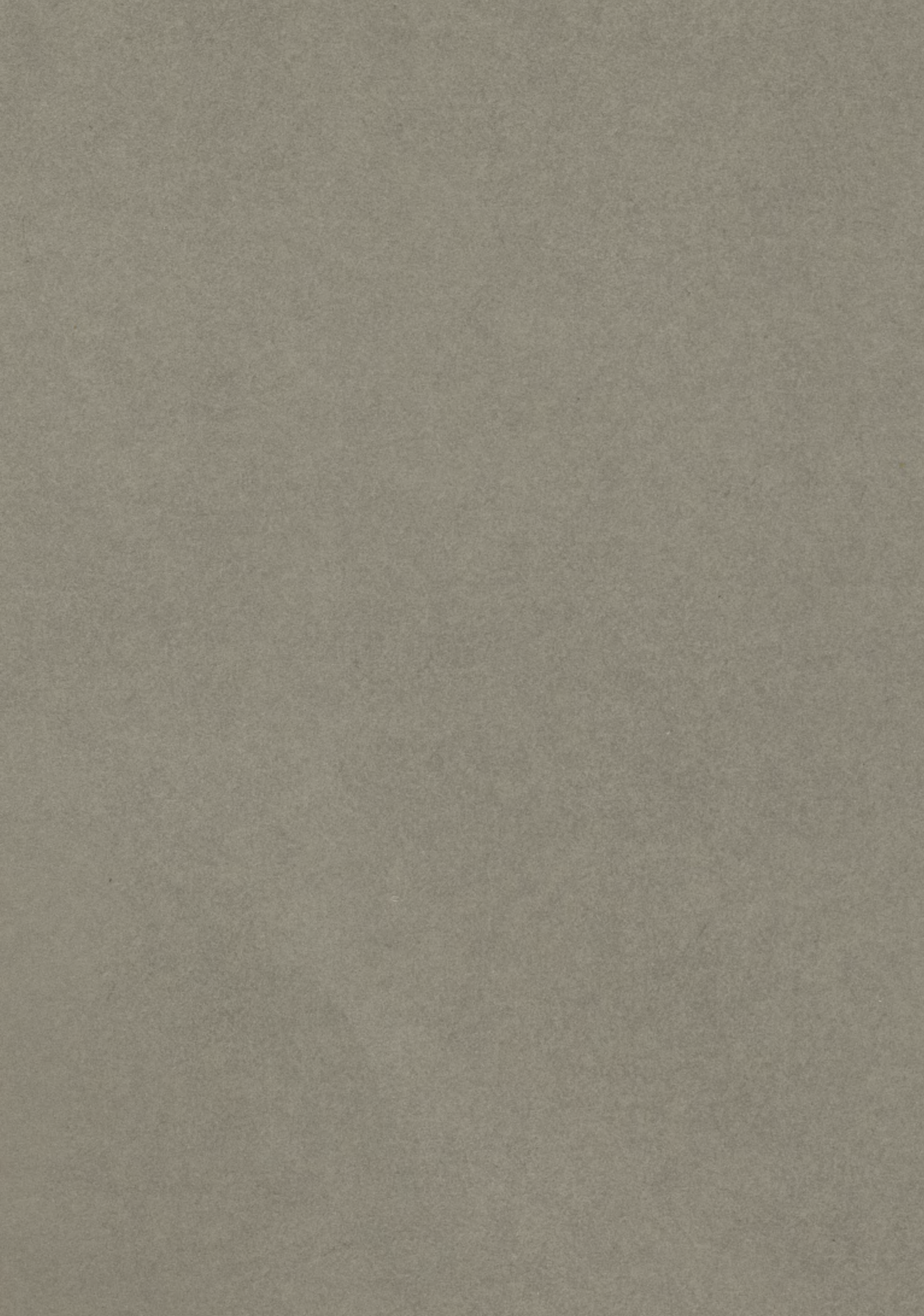
那末鳞鳞比比的店房，那末密密接接的市招，那末耀耀煌煌的灯光，那末狭狭小小的街道，竟使你抬起头来，看不见明月，看不见星光，看不见一丝一毫的黑暗的夜天。她使你不知道黑暗，她使你忘记了这是夜间。啊，这样的一个「不夜之城！」

「不夜之城」的巴黎，「不夜之城」的伦敦，你如果要看，你且去歌剧院左近走着。你且去辟加德莱圈散步，准保你不会有一刻半秒的安逸；你得时时刻刻的担心，时时刻刻的提防着，大都市的灾害，是那末多。每个人都是匆匆的走马灯似的向前走，你也得匆匆的走；每个人都是紧张着矜持着，你也自然得会紧张着，矜持着。你假如走惯了黄昏时候的观前街，你在那里准得要吃大苦头，除非你已将老癖气改得一干二净。你假如为店铺的窗中的陈列品所迷住了，譬如说，你要站住了仔仔细细的看一下，你准得要和后面的人猛碰一下，他必定要诧异的望了望你，虽然嘴里说的是「对不起。」你也得说，「对不起，」然而你也饱受了他，以至他们的眼光的奚落。你如走到了歌剧院的阶前，你如走到了那尔逊的像下，你将见斗大的一个个市招或广告牌，闪闪在放光；一片的灯火，映射得半个天空红红的。然而那里却是如此的开朗敞阔，建筑物又是那末的宏伟，人虽拥挤，却是那样的藐小可怜，Taxi 和 Buss 也如小甲虫似的，如红蚁似的在一连串的走着。大半个天空是黑漆漆的，几颗星在冷冷的睐着眼看人。大都市的荣华终敌不住黑夜的侵袭。你在那里，立了一会，只要一会，你便将完全的领受到夜的

凄凉了。像观前街那样的燠暖温馥之感，你是永远得不到的。你在那里是孤零的，是寂寞的，算不定会有什么飞灾横祸光咋到你身上，假如你要一个不小心。像在观前街的那末舒适无虑的亲切的感觉，你也是永远不会得到的。

有观前街的燠暖温馥与亲切之感的大都市，我只见到了一个委尼司；即在委尼司的 St. Mark 方场的左近。那里也是充满了闲人，充满了紧压在你身上的燠暖的情趣的；街道了是那末狭小，也许更要狭，行人也是那末拥挤，也许更要拥挤，灯光也是那末辉辉煌煌的，也许更要辉煌。有人口口声声的称呼苏州为东方的委尼司；另的地方，我看不出，另的时候，我看不出，在黄昏时候的观前街，我却深切的感到了。——虽然观前少了那末弘丽的 Piazza of St. Mark，少了那末轻妙的此奏彼息的乐队。





丛书选编＼王　彬

责任编辑＼奚跃华

总体设计＼王　堃

封面设计＼原　野　蔚　明